

東菴宗匠人評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東教宗北館
八節自聖

光緒壬辰夷則初三日

俄國東教宗北館

獻祭於主，按天主聖律，當以長子獻主，故聖母懷虔誠敬畏心，抱伊伊穌斯屈膝於天主前，獻之曰：此乃爾無始父之子，爾以救贖普世，遣伊降生受人體，孕於吾腹，斯爲爾子，至爾之生，不惟無始，且亦不父而生，因爾善意，後令我生之，乃無父，彼爲我首生子，因聖神所感，而孕於我腹，由我童貞所生，乃莫能名言之妙，惟爾自知，由我爲有始，在爾乃無始，彼之偕爾永在，係無源始者，因從無原始，首生於爾獨一者，彼自降生，亦未失其本性之位，爾以爾之始，偕同創造普世，及日月諸光，以天主言，受人體於我，仍與爾造天地萬物，使水匯歸於一區，受孕於我，我

現抱至，爲獻於爾，任爾意施爲，抱至此者，因彼受孕於我，爾以其體血，爲救贖普世，言畢，遂將至愛之子，付於主教手中，若獻於天主然，如上所言諸禮節，遂給錫克利五，似預知主將來遇

難，受傷五處之兆，以此五處傷痕，救贖普世之意，有數聖神師曾云，先知襍哈喇亞，卽前驅伊鄂按之父，聖母及伊伊穌斯合

喇斯托斯入堂，爲得潔淨時，伊將聖母入於童貞之位而立，不立於有夫之婦，及犯罪不潔之婦中，然女伍中，溷婦人，似不雅觀，故有多發喇些乙教黨及學士等，見而紛論，襍哈喇亞辯曰：因彼生子後，仍未失童貞耳，伊等豈不知，夫人之性，必須順造

萬物之意緣伊乃無所不能者創造萬物故克使童女孕生子仍不失童貞是以吾使乃母同立於女伍之中因彼係真童貞耳其時伊抱其子循天主例至聖堂時有聖神師卽虔誠老聖錫咩汶導之伊因噫主所言待咩錫阿至慰伊伊喇伊勸民之語今料咩錫阿屈至因依先知太祖亞闊烏曾至伊屋達之後裔無爲君者將生合喇斯托斯矣之語今旣伊囉德爲君合喇斯托斯必將至以便經綸普世又先知達尼伊預言救主至期係從伊之時再待七十以七乘之年救主乃至今算其年數恰逢其會矣聖神曾許伊不見合喇斯托斯不死彼現見聖母

等捧持之子有天主光寵環衛之卽知係咩錫阿至矣遂至前以敬畏喜樂心手捧而言曰吾主據爾言今果允我爾僕安然逝世矣夫我度日毫無平安惟俟爾來安之曩者憂爾不至現旣睹爾至獲安自天主父憂亦遯矣我自此處衆人中上登聖師等處因我有極欣忭之新聞欲告之卽爾亦入世吾將語於鼻祖阿達木太祖阿烏喇阿木及摩乙些乙達微德伊薩伊亞并諸聖先知成德聖神師等可解伊等之至憂易爲極喜祈使我速離此衆而至彼衆爲作速釋伊等之重憂易爲鴻喜昔余爲爾之功不鮮祈置我於阿烏喇阿木之懷因我日親瞻爾之

救贖，卽爲衆降者，因我已見爲照萬民光，及散翳暗者，以爲訓
化啓示已之奧妙，我所見之光，乃爲榮福爾伊斯喇伊之民，
此榮福乃爾曾許藉先知伊薩伊亞云，我於錫汶施救，伊斯喇
伊泐民必榮福我云，聖伊鄂錫福及聖母，聞老聖之論子，心竊
異之，因聖錫汶之言，異乎言人，如與天主言者，卽係彼論其
子，如論至天主，掌生死之權，克令錫汶生沒斯世，後聖錫汶
汝降福與伊等，並讚美至潔無玷之聖母，因彼誕生有人性之
天主，及誠福之義父聖伊鄂錫福，得與真寔之奧秘有分，彼言
此，非指伊，乃指聖母而言，因知聖母無夫淨孕也，又曰，伊斯喇

伊泐多人，因爲降生以後有振興者，有墜落者，有不信乎其言，
而將沉淪者，有篤信其言，而將得救者，至彼惡瞽之發喇些學
士等，將淪喪，其陷落愚罔之漁者，反得救，以示羞辱彼智者，因
此伊烏疊亞古教法律統緒遏止，日時施聖寵之新教會盛興，
之時衆民紛論，有言其善者，有言其惑人者，按先知耶喇密亞
預言云，人將升舉於木十字架，以釘釘之，彼時爾極憂，衷心如
被刺痛，卽見爾子被釘十字架時也，婉生之時，雖無疾痛，彼出
此世時，爾將憂愁痛哭，於彼仍有女先知按納乃發誓伊泐之
女，阿錫兒之支派，居孀淑節，現年八旬有四，與夫偕居祇七載，

失偶後，卽居聖堂而不離，度日爲天主所悅，如晝夜盡心齋禱，奉事天主，遂亦說有許多預言曰：此乃耶魯薩利^木中諸人所望之咩錫阿，發喇些^乙及學士等，目睹耳聞諸景況，心幾欲裂，甚怒襍哈喇亞之所爲，卽係置彼與女同列，猶怒錫咩汶及女先知按納，因彼二人指其係衆所望之咩錫阿，後將此事之景況，悉述於伊囉^德君，隨下旨訪拏，欲斃之，未獲，因天主遣天神，於夢中示伊鄂錫^福，率子遯耶吉撒^突矣，聖伊鄂錫^福及至潔聖母，於堂畢諸天主規禮，未回往微^福列耶^木，乃往噶利列阿去，至其本鄉納襍喇^時，復自此往耶吉撒^突，居嬰漸長，精神強

健，智慧充實，主聖寵安撫之，慶賀此禮之期，始自伊屋^{斯提尼}阿^納爲君，因昔未行此瞻禮，此時遂爲週年十二次瞻禮中之一，其故緣伊屋^{斯提尼}阿^納爲君時，有極大之饑饉，於微桑提亞及其比鄰，約三月之久，由十月間，一日之中，有五千人死，繼復死至一萬，富者死，甚至乏人昇輦殮埋，人死之多可見矣，在安提鄂吸亞處，天主施罰，不惟似此之罰，仍有一罰，卽因人之罪，而地震狼猛，甚至樓亭殿閣室宇牆垣傾圯大半，器具物件多被傷損，且因塌房倒垣，被壓斃者甚多，安提鄂吸亞主教名耶^{烏福}喇錫^乙，因堂圯亦被壓斃，密錫亞之與坡^瑪撒鄂泊^利

城均有地震，且有震陷處，震成隙處，多人被隕，有聖人示之，時有聖人令城中人，守此日爲瞻禮，至二月二日卽是，乃爲大禮期，至是日捧持十字等，出堂慶賀，由是地止震，饑饉消，實緣哀憫人民之聖母，所禱之功力耳，由是觀之，其諸尊榮叩拜，歸美於自天降，受人體之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於無窮世阿民，

二月三日

記憶捧主義德聖錫咩汶之行述

按福音經之據，老義德士錫咩汶，其人虔誠且義，素仰慕撫恤伊斯喇伊泐民者，且有聖神庇廕之，天主告之以咩錫阿將欲

降世，因何得知，緣古史記耶吉撒

突君

破

托羅枚令譯摩乙些

乙法律，並先知預言諸書，由耶

烏喇乙文

譯成希臘文，譯者七

十人，皆伊斯喇伊泐之學問優長，智慧充足之士，聖錫咩汶亦

在其內，因彼熟諳於聖書，且穎慧過人，因譯至先知伊薩伊亞

預言，將有童女孕，生聖子之語，彼時心竊疑之，因思孤陰何克

育，疑繕寫有誤，欲改正，斯時天神攔其手曰，必使爾親見預言

之驗，不見時，爾不死，因此信先知，並天神之言，遂敬待天主降

世，其備迎際，度日虔誠謹慎，恒於堂中所禱天主，憐憫世界，不

爲魔誘，迨伊伊穌

斯合利

斯

托

斯

降

生

後

已

四

十

日

依

例

携

子

至堂斯時聖錫畔汶家居聖神迫之使入聖堂既至見母持其子卽知係救世主其母係聖童貞女至此先知伊薩伊亞之言果驗矣時聖人見聖母週身有天主榮光環衛心中懼喜交集遂捧持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揚言曰吾主據爾言今果允我爾僕安然逝世因我目親瞻爾於衆民前所備之救贖謂照萬民光並爾伊斯喇伊勸民之榮福云遂預言曰彼爲救贖人死於十字架之苦難又爲聖母預言曰其母衷心見主舉十字架憂愁有若刃刺等語言訖聖人年邁叩拜主前而逝世享年三百六十歲因主允許見救世主故然也

或曰當伊捧持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時降福於聖母及主之義父以其爲司祭如襍哈喇亞捧持聖母然聖大阿發納錫乙在天主父與聖子爲一體之書中亦曾記載又耶嚕薩利木聖乞喇泐在論捧主亦曾題及又聖耶批發尼乙於舊約中論聖師亦載伊爲司祭或人曰彼非司祭因福音經未載然吾等約畧如此耳故不載其曾否爲司祭

此日又記憶聖先知阿納伊曾載於福音經中者伊與捧主聖錫畔汶見主進堂遂曰此乃伊斯喇伊勸人所矚望之畔錫阿並言諸他語

又聖致命烏喇錫乙係喀葩鐸乞亞楷薩喇亞之人，彼爲牧時，受極殘酷刑，亦未背合喇斯托斯教，後遂致命於總領，受難際，是時伊禱畢，天主遂接引其靈於掌握，隨見其首上有光，鴿止翔逝後，又將其聖軀置於聖臺，聖臺者，乃神父等所立之地也，其所持之杖，自伊故擲之於地，後漸漸萌芽，生出枝葉，竟成樹形，而蔭庇聖臺焉。

二月四日

記憶我等義德父伊錫鐸兒號批魯錫亞之人，

聖義德父伊錫鐸兒生於耶吉撒特地方，其親被主寵愛，尊且

貴，興阿列克桑德喇亞城之主教斐鄂肥泐之後人，乞喇泐係屬親誼，斐鄂鐸錫乙君號釋幼者時，聖人學業及格，物已成，後深悟聖書縕奧妙諦，視舉世之名利爲塵垢，避居批魯錫亞山，爲修士焉，然於神品中，彼乃極有聲譽，因彼之德行學問素著，真善度日可敬，耶烏噶喇乙在聖史中，曾紀當斐鄂鐸錫乙爲君時，伊錫鐸兒備極榮耀，緣彼之名譽已播於遠方，遐邇盡知，伊平昔居儉，體極軟弱，咸目之如天神，其恒居默念天主，克盡修士之職，如予人表式，使人有所取法，非獨躬範，著多頗多，用以垂訓，另有諸德行之據，如聖尼乞縛兒之史紀，曾載彼以身

率教等語，屬主之伊錫鐸兒自幼時，卽諳練修士之功行，因於勤勞而體弱，因玩索聖書得奧理，其靈神誠熱，人見其度日，恒依福音經之道，遂爲聖教有靈之抵柱，篤實者之懿範，乃聖教第一之師表也。聖人所遺書札甚繁，其札中論人之生命、天主之權力、無微不至，信札約共有萬封，講新舊二約及革除風俗異同之說，雖其行實無人書載，然以所遺之信件而觀，亦可概見矣。雖無全書，披閱其簡文中諸德善功，亦足以啓發後世。聖金口伊鄂按，由教會被擯革時，聖伊錫鐸兒竭力挽護，曾致函於阿列克桑德德喇亞城大主教斐鄂肥勛并君阿兒喀底乙勸

伊等不必傷害金口聖伊鄂按，雖其函毫無裨益，而將伊等之惡與無道，藉以止住。金口伊鄂按逝後，嗣斐鄂肥勛之位者，乃阿列克桑德德喇亞城聖乞喇勛聖人復勸乞喇勛將伊鄂按名請註於代已亡之人祈禱之冊，蓋以爲誠敬歸主，善良公義之聖人，每爲義受多苦難，終被衆害，亦曾致函於斐鄂鐸乙君，勸其善視教衆，行事不可乖舛，並使其准於第三次主教等公會聚議於耶斐斯爲革除異端，緣伊迫君方然，聖人熱心虔敬，責斥力攻異端，爲聖教置生死苦難於腹外，嘗致函於毀謗者，名肥喇錫乙日，因何謗辱我儕，爲何嚴詢我衆，設君命爾立守

城上敵至掘城欲入爾豈不持械拒之乎非特爲保身護城殆亦爲盡忠以圖君知爾循良也若我等奉教者乃天主軍民異端人阿喇乙者欲攻克陷害豈不與之較乎彼居心定欲與天主軍爭強非特此爾猶有多人被其陷害因吾爲天主之軍卒吾當盡心於其事故毫無忌憚言此者悉本虔敬熱衷之感若其他之德披閱其書者便見焉其尤注意頌獎貞潔較勝於他德如勉獎太后淑貞爲百官所敬之渠嬪然依理相配亦不爲自卑與氏按托尼乙者云日可爲貞潔之比無玷之鰥夫如月依禮而配爲星此三者雖異然至天各獲其償如宗徒葩章

云日有日之榮月有月之榮星有星之榮聖人伊錫鐸見勸人讀書不止明理惜德且當躬行之較勝於言之有修士名葩特喇木聖人致之函云吾聞爾博學鴻儒極爲敏悟口才文藝俱優然吾有所囑切記日以神靈爲務如度日循分安常如此則心中無所畏懼較勝於善辯者若爾欲獲無朽之償當寡於言而敏於行云云伊曾致信於主教阿坡羅尼乙云天主造人於世予以自主之權然亦有違拗而不虔敬訓良者難以強勸惟有爾須以淳風善俗度日循規蹈矩良善者主悅見之三者循之誘之又聖人教人曰人若行德善切毋自矜謙可獲益人有善

功德業可獲榮冠。若盛德之人，有善舉儀行，其口謙謹，爲分所當行者，其所獲榮冠尤大。吾更再囑之，如人德愈大，而愈謙者，其榮福無比。若無自謙之心，喪德滅行，將由自高而降爲卑，欲爲大德之人，須不計其德，方克成德果。聖伊錫鐸兒非徒以口訓誡，更身先行之，以爲表率。聖人有貞潔謙卑之心，顯於耶利諾波利之主教葩喇底乙曰：與婦女相談，須存戒心，因於聖書云：惡談能壞淳俗。然吾以爲與良婦談善言，亦能心壞。蓋因身雖未行，靈已玷辱。主教葩喇底乙曰：吾雖常與婦女交談，祇論有益神靈之語，衷心毫無異念。聖人猶誠之以相疏焉。爾等有

神品之識者，尤須清潔以度日。較隱士之行倍謹，因有神品之職，非獨修己之身心，兼可修治他人。至於隱士，祇修己耳。神品者，以身爲衆表，毋使人觀有絲毫過失者也。隱士則不然，避世棄俗，止自修，攻其身靈諸疾，盡克己諸功以度日，獲天主救贖之榮耀。爾若與婦女相見，當以目色爲戒。談畢，卽退。若言時久，致使疲累身心，婦女之尊敬，神品之當有，須知彼心以爾品位爲尊。方然，大凡婦女之性，遇寵愛由性，煖語獎言，卽起驕傲。若慢待之，卽自不知何若。曰：汝若如此言，雖與婦女言談，別無疵害，則我再告知之。石質雖堅，滴水可滲；溪中之石，被水磨盪，久

而形削爾忖度之堅如石柔若水水石相交不可爲也蓋久則易被衝移更其本性死物自然之性體雖難改遇久變猶更况人隨機應變之性耶此乃聖伊錫鐸兒予主教葩刺底乙之儀範訓誥不特予彼一人兼予我儕奉教者使我衆交婦女際常存戒慎恐懼心中毫無渣滓聖義德士平昔以多言訓人更以書札教人獲其益者豈鮮淺哉彼乃堪稱上主心者其後至老終以天年豈非崇奉天主日持德行之報哉

此日記憶我等義德父尼闊賴行實伊乃誠識主之修士首斯圖底亞道院者

我等義德父生於克利特島乞鐸尼亞村與致命瓦錫利德同村而生伊乃克利特島致命十人其中之一也彼十人皆係島中受難者內中止有誠福之尼闊賴雙親係奉教者是以幼時卽教以諸般聖書至十歲漸通其親卽令往匡斯唐廷諾波利省城其舅修士斐鄂芳因而卽於斯圖底亞道院居止焉其舅款待頗青目携伊往司祭首斐鄂鐸兒處時司祭首見之揣伊將爲主之僕役卽令於道院外學中同他童課讀由是司祭首察看聖尼闊賴之爲人見其品行端謹性謙質藹和柔至成人時命入修道院爲修士數年間品德優長擢升司祭彼於道院時

其兄提特至，哭訴曰：有弗信天主之薩喇欽人，攻取克喇特將親攜赴彼處等語。聖尼閣賴聞之，心中焦灼，強慰其兄曰：不必過憂，有主旨在，若無主命，卽一髮亦不能落。因天主知所當得者，故不必憂。吾親自有天主眷顧，我儕但當自顧己身，不必爲情所馳，而隕於傷感。兢兢自凜，自能脫離彼無形敵之虜於翳暗之中。以此言勸其兄，其兄聞言遂感悟，亦爲修士矣。適當善牧士司理教會，衆人咸以乂安。不料天主倏使列烏號阿兒吡尼亞之人者，生禁拜聖像之異端，於是教亂起禍生矣。虔敬密哈伊喇號喇納喀烏者爲君時，列烏乃內閣某官之子，仕於其

時，以陰謀圖篡密哈伊喇位。值希臘國及波喇噶喇國交戰，密哈伊喇君亦與焉。列烏爲將軍，揮親軍左哨。因君不知其詭計，謀篡而然。適二國交鋒鏖戰際，波喇噶喇之軍敗績，將軍列烏先已金帛賄噶同僚之人，至此共約率隊陰僞爲敗而逃者。波喇噶喇國人見該國軍兵忽然反奔潰，而不敢追襲，恐爲暗算。及見該國軍兵遠颺不反，遂膽壯威生，督兵襲之。密哈伊喇君反敗北而歸。波喇噶喇國遂凱旋矣。列烏將軍逃遺者，蓋爲使庶民歸怨於君。密哈伊喇君不善附循，膽怯資敵，藉此詭譎，以圖其位。乘便措手，冀如其願。密哈伊喇君敗歸入宮禁，列烏率

隊駐於微斐尼阿爲護戍邊圉之狀，曩者胸中惡謀，全形畢露矣。彼遂傳令於國民曰：彼國之勝我邦也，因君膽怯，不善指揮故爾。我邦蒙辱，黎民無榮，屢以此言激軍民，軍民遂生解心，咸懷棄故主，推伊爲君之意，並以榮華歸之。斯信漸傳至宮，彼時多人爲君畫策，阻其篡謀。密哈伊勛却曰：因我一身而流奉教之血，吾不忍爲也。寧願國亡家破，不願累及庶民，遂畀之以冠冕袞服，遣人送至列烏處。曰：吾將舉國讓予爾，可前來入宮爲君。莫懷恐懼，無他志也。君同太后皇后退居別所，皆以修士之職自居矣。列烏入宮，極有威榮，坐於寶座，下旨將其故主密哈

伊勛遷於海島，將君二子斐鄂肥刺

克特及伊格納提乙均闍

之，彼卽背叛

合喇斯托斯

教會，邀違背教諸人會議，禁止供拜

聖像，將聖堂諸像撤去，聖總主教尼乞縛

兒

虔敬大神父及諸

神品，衆師等悉抗拒不遵其禁，衆皆諫勸，不可禁敬拜聖像，及

行諸般擾亂無理之事，彼反將衆諫者禁於各牢中。時斐鄂鐸

兒號斯圖底

特

及其徒尼闊賴，因竭力抗拒之故，牢禁沿阿坡

羅尼阿達湖岸之畔作葩城，二人牢禁約一年之久。君聞斐鄂

鐸兒

卽係斯圖底特

等勸人叩拜聖像，遂趨逐伊等於東方，名

鄂尼他之處，錮禁於獄，冀免與人談道論教，雖則，却能寫諸書

札勸誠教衆其書信之力有如巨角吹陷耶喇豁納邑克使異教寢衰堅奉教之信心君知之盛怒命一殘忍之管獄官名阿納斯他錫乙入監嚴加杖責先杖斐鄂鐸兒次答其徒義德士尼闊賴錘打致肌膚綻裂後仍復監禁并用封條將監門固封不予之飲食如是日一餐尙不得果腹也三年之久加以捶楚痛苦難堪逾三五日祇藉來視者從牖以予微食些水斯時之憂愁煩悶饑餓孰能知悉其尤甚至有被人面加責飭辱罵者聖尼闊賴遵斐鄂鐸兒囑曾致書於一正教會列烏君知之卽遣一管獄官赴監以此信示而問之聖尼闊賴卽對以聖斐鄂

鐸兒囑我所書不諱該官聞之遂去聖尼闊賴衣使伏地撻之

既久欲絕置之又至聖斐鄂鐸兒撻亦如之重至傷骨幾乎瀕

死復往尼闊賴處以媚言使從其令聖人曰虔敬不渝者焉肯

從耶該官甚怒復撻聖尼闊賴背腹極重夜間天寒褫其衣令

立於外適值二月天氣寒甚聖人遂忍之毫無怨言反謝天主

嗣後將二聖鍵於獄已覆命於君焉我儕義德父等受此極重

之痛楚甚至膚開肉綻傷筋損骨禁卒等見受此奇刑心悉惻

憫乃以油與溫水持海絨敷其傷處斷其懸膚二聖遂漸次痊

愈於彼計養九旬之傷痕仍未大痊虐君復自斯密兒納邊界

遣人至監，加以桎梏，刑以笞杖，鍵之於獄。又二十月之久，受盡諸般苦楚。天主監二聖之苦，遂憫之，卽罰列鳥君速亡。一日入堂，果爲衆兵卒擊死。繼希臘君位者密哈伊訥號及刺鄂斯君，伊爲外教人，然並未窘迫奉教，任從衆奉。所有教案被禁者，悉赦之歸。故聖尼閣賴與聖斐鄂鐸兒被釋，卽往哈刺乞鐸納城，謁總主教尼乞縛兒。迨二聖旣見總主教尼乞縛兒，伊甚歡喜，並見二聖身體均重傷之痕，以爲因主傷身者，甚欽敬之。於此稍憩數日，後卽三人共入城內，勸君入教。君雖不納勸，不入教，亦不拜聖像，而亦不禁敬拜聖像，然祇許於他城鄉供奉，至都

城概不准焉。我等義德父二人接吻分別，出至城外，欲覓一所在，以便傳教訓衆，不爲所禁。二人行至阿克喇特之些囉尼斯海島，止於聖特喇縛納堂院中約一年。斐鄂鐸兒於該處逝世後，聖尼閣賴仍獨居於此，其度日之功修，更有加無已焉。密哈伊訥君去世，其子斐鄂肥訥嗣位，復侮教衆，禁止敬拜聖像，凡拜者，受侮不少。時有斐鄂鐸兒及斐鄂芳昆仲二人，受多苦難，因禁拜聖像，不遵，被鐵器烙面，宛如聖像而斃。時聖尼閣賴離其師斐鄂鐸兒寢墓，遊行各處，至禁拜聖像君斐鄂肥訥崩後，虔誠皇后斐鄂鐸兒及其子密哈伊訥爲君時，各處教會方享

咸寧，且不時母子親臨聖堂叩拜。當匡斯唐廷諾坡城，聖大總主教，咩縛底乙時，有福之聖尼闊賴，乃至斯圖底亞修道院，衆遂薦爲掌院修士焉。其缺乃誠識主之納烏克喇提乙所遺，維時大總主教名伊格納提乙，卽係嗣聖咩縛底乙大總主教之位，有福之聖尼闊賴，掌是院計三載，遂自解任，讓予聖莎福囉尼乙。聖人卽往野隱修，嗣掌其院者，乃德士莎福囉尼乙。在任四載而故，後衆仍懇聖尼闊賴再掌之。聖人不得已就之時，君密哈伊勛性酷作惡，廢母后有福之斐鄂鐸兒，下女修道院，爲女修士。此謀係爲其舅友兒達所惑，伊反將友兒達爲親幸。

倚以政事，於是同惡相濟，皆傷風敗俗。他如友兒達通於子婦，棄結髮，倫常乖舛，惡跡多端，實難盡述也。至聖大總主教伊格納提乙，欲拯挽彼之敗風陋行，不時申飭讓責之。值大瞻禮，友兒達往大總主教之堂中，求領聖體血，未允。且於議院，揚其諸過，更加擯斥於會外。時觸彼怒，與君密哈伊勛謀撤主教之任，使縛提乙號阿幸克喇特接事。有福之尼闊賴見諸亂況，棄任，同兄往一道院香火地之村，名破咧涅特於彼深念燕居，坦如也。爲時未久，被逐趕。此因二君一日乘舟航海，聞人傳尼闊賴之聲譽，繞道以訪之。至，勸伊入自己之黨，以爲斥革主教之事。

使伊附聲和絃，並曲解伊之醜逆，似屬可行。問之聖人，非但不允，且云：爾等若不悛悔前尤，及諸敗倫之逆，天主將罰爾等，不日淪亡矣。其後果如所言。二君聞言甚怒，卽逐之，使他人掌斯圖底亞院務。聖尼闊賴被逐後，遊行各鄉邑。至後，被君捉獲，繫於獄中。二年後，迨密哈伊迦及兒達二人相繼崩殂時，始釋其聖人，先爲讖語，屆其時而驗。後二君與薩喇欽人構釁於克喇特海島，對敵時之先，是二君大犯參商。密哈伊迦及兒飭在廷之人將無恥之友兒達殺之，身爲兩段。密哈伊迦及兒君旋亦被其僕役弑之。嗣君旣立，卽虔敬之友錫利乙也，仍復大總主教伊格納

提乙之職，並將聖尼闊賴出監釋放，卽勸聖尼闊賴駕仍使爲掌院首。聖人以年邁辭之不果，因就職焉。君不時召入宮禁，甚悅聞其藥石，樂觀其懿行，藉以有裨。君敬甚，而更囑衆悉尊敬之。天主嘉許聖人之行，賜以施醫愈疾之技，敬愛天主之君友錫利乙之后耶烏鐸乞亞病甚篤，多醫治之，百藥罔效。實有人力難施之勢。君甚焦急，而病者奄奄待斃矣。一夜皇后昏迷，夢皂服一修士，光耀繞身，語之曰：盡心聽憑上主，自必疾瘳。何憂爲？醒而異之，語於君。君遂下召於城中，遍訪皂服德士進宮，卽訪有多人，領入紫闥，惟見聖尼闊賴首有如摩乙些乙之圓光。

皇后變而識之、與夢中所見者毫無異處、遂拜禱之、而疾以是得痊焉、其後有相國瑪努伊^勛夫人耶列納、病與后同、且垂危、殮服悉備、聖人至、以手畫十字聖號於面、及身、亦得愈、後瑪努伊^勛已亦患病、延請醫治之、毫無效、祇待死耳、亦懇切求聖人、予伊修士之職、聖人曰、求此何爲、與爾毫無裨益、天主將使爾病痊、而青霄直上、恩寵連邀、而後、吾再予爾修士之職、賜爾芳行、而超逾此世之外、於是病漸痊、秩果連陞、所爲所行、皆盡美善、斯時聖人予以修士職、瑪努伊^勛受後、乃逝世、又相國名斐鄂肥^勛號咩利些納、夫妻所生子女、皆殤亡、二人悲憂交迫、迨

後生女、抱至聖尼闊賴處、求領洗、更祈聖人爲代、父弗許、乃撫弄其首、禱求天主、語相國曰、聖神默示云、爾女不殤、且能見其子之子矣、後果應聖尼闊賴之言、其女平生、身體亦康強、迨出嫁後、所生子女甚夥、厥後聖人病篤、靡留之際、諸修士環榻以視、聖人詢曰、爾曹何所欠缺、衆悉訝之、對以吾儕缺黍、曰、爾曹豈不憶天主於曠野、養育伊^斯喇伊^勛人乎、吾死後三日、天主必錫爾穀糧、使爾曹充裕、斯時卽派^{克利們}特爲掌院之首、卽初曾爲本院司事之家宰者、聖人吩咐既畢、卽逝世、享年七十有五、沒於二月四日、葬於修道院中、悉從厚、三日後、如其預言、

果有君名瓦錫利乙滿載舟麥而往院首克利們特持麥以語衆果如聖人之祈賜麥使衆皆充裕在此院有一修士名按托尼乙病下血經多年醫咸謂必死院首命往聖人之室始欲使斃於此寢卧於榻際夢見聖人至詢曰爾身抱何恙伊告之曰母懼自今後爾身疾將愈醒之見聖人方出室疾果瘳隨聞芬芳滿屋增精壯神毫無些恙後此於世四十載毫無屑疾蓋以祈聖人之方然並因聖人於求祈者神速立見且以天主之力而施救人之軀靈諸疾

此日又記憶畏天主之獨修按提諾乙彼乃道高德崇之士修

於耶吉撒

突

國城之山中時有多人獲益於其言行聖人德重

魔鬼妬嫉遂引伊入幻伊卽忽思曰我不堪驅役人人亦不堪爲我役既不役人則當役己於是每日躬自編筐入城售之得值買其需用飲食等項自食其力並不以口腹累人魔鬼其緘默度日以諸善行常誘人領之出獨修士思想未嘗不可一游遂任之詎知乃魔之計耳然其度日言行皆完善故人皆嘉獎奈彼見一婦言談既久被其纏迷四顧無人傍河涯苟合焉因惡魔偕助故時未久悟己之墮落陷於魔所悅之網罟幾將絕望因自知聖神及天神等并天國內外神師盡有因伊爲魔鬼

所愚必憂愁之故，意想及此，卽欲投河而溺，以遂魔之所欲，緣憂致身弱，若非天主輔之，莫能痛悔，罔不死矣。復乃翻然醒悟，自思曰：吾將何所爲，可望天主施赦耶？且常泣之，旋即閉戶扃門，痛哭幾絕，齋禱警醒，晝夜不寐，困憊其身，如此猶自以爲不可獲赦。維時有人叩門欲謁者，彼不啓，乃曰：吾於天主前有誓願，晷月於屋中，一年不復出觀，祈爾衆爲我禱，奈因無由而宣己之隱罪，恐衆被誘，因衆知己品高位尊，如是齋禱一載，值復活之期，潔整燈燭，注油於新具，而掩之，徹夜祈禱云：施宏恩哀矜之主宰，求爾救挽外教者，爲克識誠實聰明，投歸於爾者，爲

救我等靈魂，祈爾救我於爾之怒，拯我於魔所悅之行，現我已沉淪於魔如死，爾乃天主，矜憐不堪者，不識宏恩者，祈爾矜憐我，使我不堪者，亦施宏恩於人，爾乃無所不能者，求矜憐我，近地獄之靈，被散如塵者，因被爾所造者，爾憐憫之，克令化之軀，仍復成形，祈爾聽我，因我心神困憊，內靈外性將幻化，我身已憊極，爲使悔改之心易生，求爾施赦，宥我罪，易我心，救我失望墜落之人，我乃憊極將絕，爾若使我生活，卽火燃吾燭，我則知爾施宏恩矣。後此我將謹慎度生，顧爾誠尊爾旨，諸功較慎於前，時彼之所禱，乃於復活之夜，禱畢遂起，視燈燃否，啓視未燃，

復俯首禱曰，天主矜憐我，我痛悔，告我罪於爾，及天神，並諸義德者前，不告於可誘之人前，天主矜憐我痛悔之人，使我亦能訓誨人，祈爾使我生活，如是祈禱三次，天主甫吟起視之，燈果燃矣，甚悅，望主心大作，甚訝天主極大聖寵，及慈憐之愛人，衷心充滿悅樂，因天主聽其禱，赦其罪之故，復又禱云，爾既宥我今生所造之罪，而燃我燈，因放膽力，敢瀆求，如是，心神充滿歡喜而祈禱之，甚至忘食，後伊燃此燈，直至終身，不使有一滅，且神品及眾人，不時與伊相見，無不尊敬之，伊將去世之前七日，天主預爲告之，後遂終以天年，靈歸天主。

二月五日

記憶聖阿噶肥亞致命之行述

傲慢君疊乞^乙在位，錫乞利亞將軍，乞^納提洋在任時，驅害奉

教，時葩諾^兒瑪城有一女，名阿噶肥亞，貌極美，其親素封之家，

自幼卽教以循奉教之虔敬度日，及聞君降旨，驅害教人，因慕

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之心甚殷，故拋棄家鄉產業，及此生世

名利，以便爲^合喇^斯托^斯之名，忍受殘虐，乞^納提洋聞伊貌美，

且係富族，遂心起不良，欲納娶之，而不知籌設何良謀，得一觀

芳姿，始能如願，並吞其家資，時恰訪聞係信^合喇^斯托^斯教者，

遂遣喀坦軍往葩諾兒瑪爲擒阿噶肥亞以判之。喻其軍曰：彼若肯拜偶，勿凌侮，善致之。迨至阿噶肥亞處之後，遂命役稍待，徑入內室，閉戶鍵門，祈禱天主曰：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洞悉吾心，克曉我靈意，卽係熱愛爾之念，輔佐我與敵攻，克陷敗擊斃之。求祈母爲至污惡魔之僕，玷辱我身，克守貞潔，祈速援我，克勝惡魔，及其僕乞納提洋，使其不得言彼之天主何在，祈納我以淚獻爾之馨香祭，因爾乃獨一天主，榮光歸於爾，禱畢，遂偕軍役及其戚鄰出城，爲盡心於天主受苦難，如鞏固之牆垣，聖女自忖量之，始與惡魔戰，以守己之貞潔，勝彼色慾之迷。

惘克獲

合利斯托斯之恩寵，次臨敵，將欲捨我命，置我靈於

喇斯托斯處可也。至彼惡魔，弗能喜悅，因我欲勝伊，惟望合利

斯托斯之救援，天主及聖天神自上克鑒我功，定助我力，因忖

度致涕泣，行際履帶忽脫解，跣足於石，欲結間，回顧之，則同行

之戚屬鄰人，一人不見，只己而已。緣此痛泣禱曰：全能天主，我

同邑諸人，係不信我之願爲主伊伊穌斯名致命，爾當行奇蹟

於伊等，瞬息間，地上忽有無花果一株生出，聖女入喀坦城，將

軍命居一富家，名阿發囉鐸錫亞，與彼五女同居，將軍令伊等

以誘言，混亂阿噶肥亞明悟，使愛將軍，並拜邪神偶像，不時以

甘言誘之、或待之如極尊貴之狀、或以諸利益許之、有時以言嚇之、爲使其從乞。納提洋之欲謀、彼却毫無屈順、不能移其愛天主心以愛世、不但以言、尤且以勢誘之、卽如伊等以極貴華之衣衣之、且錫以多資財、日日設盛饌、佳餚、宴樂、乘此宴樂之際、面帶鬼臉、跳舞作樂、使伊觀之、伊悉不睬、曰、吾之明悟、有如立於磐石之礫、不克移動、亦不能使我愛天主。合利斯托斯心有欠缺、爾等諸誘言若風、行諸般誘事若雨、爾等諸嚇言若河、使我屋搖撼、而不能至傾圮、因此基爲天主子。合利斯托斯所建、言間痛哭、其靈爲主名願受苦難、有如渴鹿趨赴溪間欲飲、

阿發囉鐸錫亞見阿噶肥亞心弗克誘動、往謁乞。納提洋將軍曰、石猶能使柔、鐵還易爲鎔、若令其信天主心動搖、較此尤難、吾與我女晝夜勸之、且不時以榮勢誘、以威言嚇之、或扮以極華貴之服、錫以珍寶財物、彼悉藐視之、將軍聞言甚怒、令至己密室、迨至落坐、本已惡意詢曰、爾係何族、阿噶肥亞對曰、吾乃華族巨室、族中多有貴顯者、乞。納提洋曰、若爾族係名門、何以服婢衣、曰、我爲。合利斯托斯婢、故衣之、乞。納提洋曰、爾親旣爲顯族、爾亦閨秀、何竟言爲婢之語、曰、我之自由並爲婢、乃服役於天主耳、曰、爾以我爲非自由乎、我乃背爾。合利斯托斯者、阿

噶肥亞對曰，不然，爾曹乃有罪之僕，邪偶之役，仍復敢拜無靈醜態木石之偶，以之爲主，乞納提洋曰，若是詈吾神像，吾將令爾受多難，爾言爾之背吾神像何故，阿噶肥亞曰，我背之故，因彼非天主，乃惡魔耳，其體以銅、玉、木、石所鑄鑿，貼金於面，而爲之者，乞納提洋曰，女與爾聽之，吾予爾極妙之策，願爾祀拜偶神，否則，爾將受多苦難，設受難時，爾族及爾皆無光，此時雖則不欲，後必允拜之，因偶像乃爲我儕之神主，對曰，吾將使爾妻如阿發囉底他女神，吾將令爾像爾主楷韋斯，聖阿噶肥亞言此，乞納提洋命隸掌其面，左右曰，爾毋使將軍怒，聖阿噶肥亞

曰，將軍與爾之明悟何在，我令爾像爾之主等，爾不欲，蓋爾以爲恥，如以爾神爲恥，則當偕我背之，將軍曰，現爾將受諸苦難，因我使爾爲者，爾不爲，聖女曰，余毫無所懼，設爾投我於獸獸，聞合唎斯托斯名，見我必鎮服，如投我於火，天神必自天施露以潤澤，若殘酷我，聖神必援自爾手，護佐之，將軍聞言，命禁於惡味之暗室，聖女就之，如赴樂國，因伊將已獻於天主矣，次日將軍乞納提洋提聖阿噶肥亞，欲判訊曰，爾是夜未熟思乎，何者爲善，遂曰，吾已思之一而再，吾之安逸，即合唎斯托斯默示云，曰，若肯背之，不致青年夭折，又曰，爾當自背爾之假神，因伊

等乃木石金銀所鑄鑿宜信者乃至善無偽真天主因彼係造爾育爾者如不然將受無窮之苦難殘虐之將軍甚恚命人褫其衣懸於樹施以笞撻撻間殘酷者向之曰若肯易爾信拜奉偶像可保生活對曰此苦難乃易我喜悅者人若獲重寶必喜出望外吾之受苦難亦如是夫受此暫時之苦難乃較與我爲有益遂譬曰麥未入倉先判其莠稗若身不受苦難靈奚自入天堂耶殘虐將軍使刑役逐漸加遽命以鐵鉗鉗其乳斯際聖致命向將軍曰不信天主殘忍酷虐者爾豈不恥以鉗鉗吾乳乎爾爲嬰時豈未之食於母耶於靈中吾另有一乳爾弗克撫

之因係聖者以備天主畢此下之於牢獄夜半宗徒撒特兒顯

現狀如尊貴年邁者手中持羣藥前行一童手持巨光之燭聖女甫見卽知係醫士顯現之聖宗徒告曰不堪之苛虐者予爾多傷毫無成效爾有膽敢終克勝彼無道者彼雖使爾受多苦甚致以鉗鉗爾乳其靈魂將受苦難於無窮世也伊等刑爾際吾於彼已見爾如何忍受是以爾乳克醫愈故吾至此聖致命阿噶肥亞曰吾爲生命一次藥亦未服過現余惴度亦毋需壞吾自幼之規老者曰吾亦係奉教者爲醫愈爾方至此是以爾不必我羞曰因爾爲男我乃女何不羞吾不能解衣露胸寧願

忍傷之痛，較寬衣見男爲善。爾至欲醫我傷痕，吾深領謝。爾尊翁美意，奈人間之藥莫能醫之。老者垂詢曰：何故爾不欲我醫之乎？曰：有吾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彼醫疾極神速，若傾仆者，援之於霎時。彼若肯醫之，吾卽刻得痊。聖宗徒撒特兒聞是言，極欣忭，因其信心極大，含笑對曰：吾乃宗徒，被伊所遣，特爲醫爾來也。爾試觀之，已痊可矣。語畢，遂杳。聖阿噶肥亞始悟，至者乃聖宗徒，感謝天主曰：爾乃主我之天主，憶爾僕，遣爾徒來醫我傷，俯察其體，乳無傷疤，傷瘡俱痊。夜間獄中有極巨之光，以照之。禁卒見甚懼，慌迫之際，獄門竟未及封鎖，同囚者語聖

阿噶肥亞曰：爾看獄門未鍵，乘此可逃之。對曰：吾不欲枉失吾致命之榮冠，令禁卒有害。有吾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天主子之輔佐，伊醫我傷，是以吾終爲誠識主者。越四日，苛虐者命提阿噶肥亞復判曰：違君旨將至何時？若仍不奉事偶像，吾將以酷刑遇之。對曰：爾之言皆屬誕妄，爾君謬命非正，其使我背本叛道，能無汗顏乎？又曰：無道殘虐者，爾告我，誰言能求助於木石偶耶？孰醫我傷，治吾乳，全我命，憐吾苦，吾將讚美之。殘虐者令褫其衣，察而觀之，見其傷愈，乳復初。詢曰：孰醫汝瘡耶？對曰：彼生活天主子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所醫。將軍曰：噯，毋爾

言合利斯托斯名吾不欲聞之遂令燹碎瓦鋪於地並雜炭火裸其體將烤烙之此際闔境地震此處有姓烏拉錫乙及氏斐鄂肥者皆爲將軍乞納提洋之友二人授將軍意殘虐聖阿噶肥亞於地震成隙深不可窺二人俱陷地中矣民懼地震之故悉趨赴乞納提洋署皆向之怒詈使毋刑聖女因刑無辜致干天怒而致地震乞納提洋因地震及民譁亂甚驚恐遂將聖女仍付於囹圄錮禁之既入獄舉手向上曰吾主天主我感謝爾因爾使我克勝魔難爲爾聖名錫我忍耐至終我不欲度日於塵世祈爾聆納我禱逝於此地至爾大恩之所禱畢其靈歸

於天主掌握中矣有知此事者昇軀欲葬維時有一俊童至其尸前衆人一無識之者嗣有百淑善之童送之首童手捧一小石板上書明悟義德出於自由爲榮天主爲本藉得救只此數字此板置於路側遂杳衆方悟其爲天主之天神伊逝世後將軍乞納提洋率兵卒至葩諾兒瑪城欲抄其家時途間渡經一河名破錫密發已及馬登筏渡之時馬變性向伊攫之嚙傷其面另一馬蹈傷其體踢伊於河中遂斃焉人衆撈其尸不見彼乃軀靈俱被沉淪者此後他將軍亦未擾害聖阿噶肥亞家由是聖女之榮名尤隆人遂建堂於其墓棺上置其衣服特爲誌

憶其謙範，嗣逾一載，野特納山濱喀坦城，由此山巖中生巨火，燄之形壯若河，有喧嘩之聲甚巨，其中巨石如燭被融，亦有石由上隕頽者，喀坦城人甚驚恐，懼其城滅亡，不獨奉教者懷戒，卽外教者亦惶恐，齊奔於聖阿噶肥亞堂，執其衣立於對火處，其衣有如籐甲之護人，火見其衣，有如知覺之蒙恥狀，寢熄矣，衆悉欣忭，讚榮天主，亦頌揚聖阿噶肥亞，此奇蹟乃二月五日，卽係聖阿噶肥亞爲天主聖名致命日，伊爲歸榮光於天主，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又係聖斐鄂督利亞致命日

底鄂克

利提洋及瑪克

錫密洋相繼爲囉瑪君時，於阿納襍

烏

喇乙城，有將軍名撒拉吉乙者，一日語其軍曰：爾曹入我所屬之省，尋覓奉教者，有則領至，將判之，彼衆應順君命，拜偶神，役領諭遂往，時執一婦，名斐鄂督利亞，彼不懼苦難，深懼伊等行無禮之事，遂賄畀多金，以求免，不果，乃引領至將軍處，將其賄金求脫等情，悉訴之，將軍獎曰：爾等深堪嘉獎，遂賚以多物，畢此，已坐堂，命人引斐鄂督利亞至，詢其名，對曰：我乃奉教者，將軍撒拉吉乙曰：先通爾名，受扑不晚，曰：我已語爾，我名係奉教者，此名乃永尊貴者，人則名我斐鄂督利亞，我二老亦係奉教

者故教育我以教中規禮將軍曰爾言狀類顛狂聖斐鄂督利
亞曰爾等乃顛狂之徒不信天主妄拜木石將軍曰我勸爾如
勸余妹爾若祭祀偶像得宴享我業同受威榮聖女曰爾與爾
父薩他納共宴享爾業遺產卽係永苦將軍曰我知凡爲婦女
者時有膽量好怒犯上等至我乃非遽然怒者期以婉言勸爾
循從偕我祭祀偶像爲不能喪爾靈魂聖斐鄂督利亞曰我弗
能喪我靈我靈可得救因我係誠識主者我身亦入地中殘虐
任爾施爲因我忍耐天主必補助我乃因其聖名受苦難者卽
如伊亦曾被釘於十字架爲救我衆將軍曰爾言迫我求速死

計耳爾意徒謀我將耐久徐殘虐爾逐漸解爾四肢百體直至
隕亡聖女曰兇詐豺狼奚能滅合利斯托斯羊以其善牧者卽

合利斯托斯也由其手中孰能奪我彼殘忍者怒命褫其衣繫

於柏樹燒鐵鉗夾烙其乳聖女曰爾須知我絲毫不覺疼痛吾
見爾覺此爲極痛之殘虐將軍對曰我儕偶像乃慈憐者預知
爾將悔順故施憐憫使爾不覺痛楚不以爲苦難聖斐鄂督利
亞曰爾之神偶何在予我觀將拜之將軍聞言極悅速解其繩
縛引入阿德喇昂神廟因彼以阿德喇昂神爲尊榮無比者聖
女見偶祈禱天主遂吹噓之卽刻偶傾仆於地裂三分聖女隨

出語將軍曰、爾試觀之、爾之神像、已傾仆分裂、待爾輔立焉、將軍入、見神像已偃卧、且損裂三節、遂痛哭、時二君訪聞阿德利昂神偶損壞、命一人往阿納襍烏喇乙城察驗、設果實、卽致罪將軍、飼於野獸、將軍風聞此旨、向斐鄂督利亞痛哭、求其再復立其神偶、且誓云、果神偶阿德利昂如初完全、我亦入教領洗、聖女卽虔懇祈禱、其偶起立、復其位、果肖前像、欽差至、見偶像毫無損壞、隨覆旨、因未怪將軍罪、此後、君降旨、命將軍嚴刑虐拷聖斐鄂督利亞、終須殺之、是時將軍不第食其入教受洗前言、并忘聖女再造之恩、反執聖女刑拷、使人以鑽鑽其脛、彼時

有一外教人、名闊呷納他喇錫乙、至將軍前曰、求將軍賞我刑權、我將力勸其叩拜偶像、如不克、誓斬我首、將軍允之、此闊呷

納他喇錫乙造五長釘、耳孔各錠以釘、至互透、額一釘、兩乳各

一釘、聖斐鄂督利亞仰面向天、求主賞以忍耐、卽刻得天主護

佑、獲痊諸傷、釘自落、此闊呷納他喇錫乙携聖女斐鄂督利亞

至己家、勸以迷言、令叩拜偶像曰、若肯、我由將軍處得寵、爾亦

由君處獲益、聖女曰、爾不必勸我、須自勸、若領洗爲奉教人、其

寵榮在伊伊斯合斯托斯國、乃永遠者、若得將軍寵榮、不

過此世暫一時耳、至伊伊斯合斯托斯乃審判生死者、各

依人之所行，定以賞罰。闊畔納他喇錫乙聞言，心甚焦灼，遂請教聖女實陳細述。斐鄂督利亞曰：此今世之威嚴榮福，必有窮盡。後世乃恒久者，今生爲善功德業，來世必享其善報。今生爲罪惡孽過，來世定受永苦。極酷悍者，爾奉拜偶像繁瑣，將受苦難亦倍遽，不止言此。并他諸言，使闊畔納他喇錫乙識天主心中甚傷感。彼遂曰：祈斐鄂督利亞老嫗，不必懷已往，我刑爾諸刑，祈代轉求天主，宥我愆尤，堪受聖洗。翌日詰朝，闊畔納他喇錫乙并聖斐鄂督利亞，至將軍署曰：吾不克刑天主僕，令悖真實之途，不第此，且彼誨我亦踵真實之道。我如昏夜迷路，彼指

引我至真主伊伊斯合喇斯托斯。是時我已信伊伊斯合

喇斯托斯，毫無游移，且誠知主之聖名，宜盡心叩拜之。將軍聞

此言，刻命斬首，拋尸於海。彼如是致命於正月二十四日，遂命

人將斐鄂督利亞燬之巨爐，然毫髮未損。嗣後名耶滿拉底乙

者，囑副帥勸斐鄂督利亞祀偶拜邪。彼亦如闊畔納他喇錫乙

之所行，聞聖斐鄂督利亞之勸誨，并天主之默示，亦信奉伊伊

蘇斯合喇斯托斯矣。至將軍處亦言己之已奉教，亦被斬。將軍

又命人需一鑊，鑊中實以松膏及油，燼之。焚火甚猛，致鑊被

燬裂，火火焰爆，星極高。將軍及從事諸人，多被傷殘。將軍傷重

旋斃。聖斐鄂督利亞毫未受傷，有多人觀其異蹟，歸信伊伊穌。
斯合喇斯托斯，內中有一名瑪喀喇乙，一名耶烏噶喇乙者，并
諸奉教者，及聖斐鄂督利亞，悉被外教人將伊等投於爐冶，祈
禱畢，伊衆之靈魂皆至。合喇斯托斯處矣，得無窮世之榮冠，同
諸聖讚頌聖父聖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二月六日

記憶在斯密兒納處，合喇斯托斯聖主教烏闊，稱天主心之
烏闊，自幼卽貞潔循良自守，因聖神默寓其衷，合喇斯托斯
悅愛之徒，乃闡微揚隱，講聖三尊貴之伊鄂按，觀聖烏闊之

範型，識其人品端方，遂擢任主教。牧斯密兒納教會，彼之所行，
有如耀星照於隱微，並甚體叩拜偶像外教之人，引至天主爲
其子，尤憐被無形之獸害者，嗣續其位者，乃波利喀兒甫揀
備，聖主教旋即逝世，遂葬於該處，後生橄欖一株，能療人，食者
起沉疴。

又是日致命聖女發烏斯，他與耶韋拉錫乙及瑪克錫木三人
事，係不堪君瑪克錫密洋時，在乞吉克城，有一幼女，名發烏斯
他，其二親富而好禮，皆奉教者，自幼誨女以教規，至十三歲時，
父母相繼謝世，伊乃常齋禱，讀聖書，甚好貞靜，蔑視塵俗，克己

度日，鄉黨皆稱焉。誠如天主所謂，如城建於山巔，雖極高，隱不能致譽。於時君始聞聖發烏斯他之聲價，爾乃由禁飭方丈耶韋拉錫乙至乞吉克城，徧處搜羅合喇斯托斯之聖僕發烏斯他，令其拜邪神偶像，從則已，否則投諸流，迨至乞吉克獲之，見其齡幼，齒雖穉，而愛天主衷，及明悟過於恒人，携之赴判，命拜祀偶像，答曰：爾神吾不拜，緣乃龍象之屬，官竅皆無，乃捏造於人者。吾父乃天上宏福之伊伊斯合喇斯托斯，吾不能棄之，及其永遠不朽之業。吾業卽在彼，耶韋拉錫乙曰：據爾言，終須死耳，莫若依吾相勸，拜祀偶像，尚可求存爾命。聖發烏斯他曰：

爾毋妄臆我言爲狂悖，雖我年幼，心却具大完全。耶韋拉錫乙

命人髡其髮，爲玷辱凌虐計，復繫於樹，以鞭撻之。聖發烏斯他

受刑至極時，舉目向天主祈禱，訖卽有轟雷巨電，擊斃多人。耶

韋拉錫乙觀此天變，懼甚，令發烏斯他至前曰：爾語我，爾爲誰，

克行此邪術。聖發烏斯他曰：耶韋拉錫乙，爾當令人圖我容，及

受多刑之像，圖畢，發烏斯他曰：爾觀此像，濫施慘刑，而不知痛，

我則亦然。因我靈注定於天主，任爾爲之。耶韋拉錫乙遂置伊

於木箱，將箱釘固，令人鋸解之。聖發烏斯他於箱中誦經，讚美

天主，鋸解不斷，堅硬如石，不惟內中之人毫無傷損，卽木箱亦

無缺壞，且解者反極困憊，至耶韋拉錫^乙前日，爾將此女與我
儕鋸解，逾數時之久，不但人無恙，箱亦未損，致易鋸六把，毫無
解痕，曷若舉烈焰而焚之，迨焚，火焰不然，亦奇異哉。耶韋拉錫^乙
亦爲懷懍，復令聖發^{烏斯}他至日，女與爾行此奇跡，使我深
堪帖服。余年八旬，素所罕見，因爾主聖名，爾實語我，聖發^{烏斯}
他云，天主存我於苦難中，斯爾目覩，若肯詳繹我言，獲益良多，
必與我教友符合，必不視吾教爲贅瘤矣。伊日，吾肯爾須實言
之，聖女曰，天主乃永不死者，彼之事，乃真實，彼之審判，乃聖及
公義者，處處護其子民，所護者卽係德行度日，義德士，及令惡

謀蒙辱者，背偶像而受一切苦刑，並諸憎屬地者，夫一心向慕
天上，潔淨度日，遵守主命，如是行者，天主亦必錫福，救援之，如
此行者，知天主乃獨一無二，除此別無天主，因其由天降世，受
孕於童貞，降生於塵世，其妙難名，迨至成丁，行極巨至慈諸奇
跡，訓誨人以深奧妙諦，爲救我輩，甘心於十字架，身受多難，被
痊後，第三日復活，榮光升天，末世復來，審判生死者，依人行，判
以相應之報，緣此，吾儕欲從之，不懼諸般苦難，以獲天國福樂，
不致沉淪，逝於今世，卽至彼永在常生所，耶韋拉錫^乙聞此言，
知教中天主權柄，心遂傷感，漸有轉機，釋聖發^{烏斯}他，任其從

行時伊僕將其始末悉述於瑪克錫密洋君前曰君如何恩待耶韋拉錫乙彼竟亦被其誘欲入其教祈君速拘之使不得如其愿君得知寺中方丈亦欲入教遂令太守瑪克錫木往及至瑪克錫木兇悍心陡起至乞吉克城見耶韋拉錫乙曰爾失心病狂乎膽敢蔑視大神偶遵依聖教如狂入其教耶耶韋拉錫乙曰誓以吾首爾若俯聽發烏斯他言克識真天主獲福無疆太守恚甚令人懸繫於樹任人撻之多時被撻際舉首向天謂天主曰主全能之天主既助爾僕發烏斯他克堅忍此苦難當亦救助爾卑微僕於酷悍之太守我現背伊因爾奇蹟歸入爾

聖教方受此苦難太守復令烙其兩肋耶韋拉錫乙受烙際求

發烏斯他代伊祈天主聖發烏斯他心惻憫之遂求天主曰吾

之天主顯爾聖寵聆爾僕祈將耶韋拉錫乙收納於義德列中

因被爾福於無窮世阿民太守亦令發烏斯他至因其勸耶韋

拉錫乙入教故判之瑪克錫木謂曰爾不堪之教爾敢惑誘耶

韋拉錫乙背其大神教棄其方丈職歸入爾教會中與爾同羣

聖發烏斯他答曰我所望之至善愛人之天主是乃導引耶韋

拉錫乙爲真實之子亦望爾如彼然克識真實而叩拜之太守

曰發烏斯他爾毋以我爲狂如彼而惑於爾言遂命人縛之穿

鐵釘於脛，役卒遂釘之。彼毫不覺痛。瑪克錫木瞥見發烏斯他毫不覺痛，遂令闔營之兵卒任意嚴加酷虐。維時有一兵卒，名克拉烏底乙，至前曰：爾欲其速斃，可付於野獸食之。太守刻卽如其言，褫其衣，投之於獅。獅反稽首拜之，不敢傷。他獸亦拜聖發烏斯他前，而後避遁。太守覩此奇跡，甚詫異，令縛其足脛，曳之而行。時乃赤身，遂禱天主曰：不使無恥者見爾婦身體，刻有雲掩遮聖發烏斯他體如衣。繼有兵丁耶烏些微者，至太守前曰：肯將伊付我乎？曰：爾可領之去。任爾處之。彼乃領至鐵匠處，需多釘，釘其五官、兩乳、四肢。聖發烏斯他心中默禱曰：主伊伊

耶穌合利斯托斯，我感謝爾。爾乃係心之證佐，義德者之榮光。

指引謙卑不堪僕止路。克至爾無風波之塢。天主歟，領爾僕太守瑪克錫木，至爾所愛之教會，堅定伊於爾之威嚴，爲悉知爾乃獨一天主。我衆歸尊榮，叩拜爾，於無窮世。阿民。耶烏些微見釘處血流，彼毫不覺痛苦，使人持一巨鑊，注以松脂、硫磺、煨融，將聖發烏斯他耶韋拉錫乙投於護內。伊等於鑊內，如納涼草處所立，而歌詠讚頌天主。卽刻火熄鑊冷。太守瑪克錫木見聖人等，信及堅忍，曰：永在天主，已使爾僕耶韋拉錫乙與爾僕發烏斯他身受苦難。卽因爾聖名，祈納我愚妄之罪人，與彼二

人同列，以我乃至微渺不良者，以成我與伊二人，共爲三人之數中，爲肖天主三位儀，眞天主歟，顯現爾恩，於爾不稱之僕，矜憐我，使我獲榮光，言畢，天開，見天主，及首品天神，與天神，並諸聖人伊等皆榮耀，瑪克錫木見此可畏之況，呼天主曰，主納我，亦爲爾僕耶，韋拉錫乙，母憶念我之罪過，赦免爾不稱僕之罪，引我亦如曩日爾收架右之盜，言竟，至鑊，其中已有耶，韋拉錫乙及發烏斯他在，因舉目觀上，畫聖號曰，因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我亦與爾偕，遂脫衣服，復請畫聖號，蹈於鑊中，有福聖發烏斯他，充滿悅樂，因天主哈其禱詞，復令瑪克錫木入教中，曰，

榮光之天主伊伊耶穌斯合利斯托斯爾不欲屬爾一人沉淪，欲

伊等皆獲救，悉曉眞實，爾天主曾云，無論何處，有二三人，因我名祈禱，我亦在其中等語，由悅樂發言際，倏自天發聲云，凡爲我勞苦服役者，及爲我受窘致命者，我將償勞，安憩於吾天國，衆聞是聲，不勝欣忭，感謝天主，賜伊等靈於平安所，卽在二月六日，我等亦祈禱天主云，祈禱赦宥我儕罪，咸蒙慈憐哀矜，使有分於爾永生，因爾乃錫福者，並聖父聖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致命聖女鐸囉斐亞及偕之者行述

喀葩鐸乞亞之切薩喇亞城有聖女名鐸羅斐亞以事天主爲
務貞潔自守時常齋禱穎悟絕倫男子中亦罕其匹衆以其有
榮於天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之名故皆讚榮天主有如此
之僕卽如其榮止端莊依聖型度日聰明無比守貞無玷伊如
是愛天主備天上之居所由愛廣而其功於天主甚偉勝肉軀
之情欲及惡魔以爲得獲二榮冠一係貞潔自守一係爲主致
命伊後於合喇斯托斯處有如新婦然其受難如左夫依聖範
度日人悉知故於衆中獨榮焉其行知之於姓薩普喇乞乙總
領彼乃奉教之仇敵彼刻入切薩喇亞城拘執鐸羅斐亞判之

聖女至伊處衷心默禱天主求其輔助總領詢其名曰我名鐸
羅斐亞曰因君旨令爾屈膝我輩常祀神偶前敬拜之聖女曰
天主乃天上之君錫我誠命我信拜卽伊其誠中云毋叩拜造
捏偶像及凡天上地下土中水間等物眞主卽一當拜之又經
云未創化宇宙之主等消滅於地下我儕須較量天君宜拜抑
地君宜拜耶天主與人孰比善君爲何物亦係人耳旋駕崩爾
神如然何必稽首其前總領曰爾欲不死無苦須背爾教拜偶
否則將以酷刑虐楚加之以爲他人戒模曰雖則我寧愿爲衆
表率以使衆人因我而深畏天主不懼惡人行惡者如猛犬之

吠人，不分賢愚，順其本性之愚鈍，漸增其吠噬，遇行人擢噬之。
曰：我見爾心已堅立於誠實中，不克撼所從之教，惴爾定欲與
彼如爾者同殘斃，從我言，拜祀偶像，克免諸苦患。曰：爾之殘虐
非刑，非經久之具，若至竭恩納之苦難，則永遠長期者，我願領
爾之暫時苦難，以免經久之苦難。我記憶天主曾言：毋懼殺爾
身，而不能殺爾靈者，宜慎軀靈俱陷於竭恩納者，是爲可怕也。
曰：若然，當畏憚拜祀我儕之神像，否則，彼怒，將使爾軀靈沉淪。
聖鐸囉斐亞曰：爾不須勸我，無法令我拜祀爾儕惡魔，卽被惡
魔負入之人，因彼之行，言之可醜，因其死後如啞畜，生前並不

知創造萬物者，是類人之靈，將墜於不滅火，被焚燒，此等人，爾
需諸物料，捏作其像，而敬拜之，至拜祀之者，同諸受不滅之火。
薩普喇乞乙聞言，卽令劊手前如行刑狀，使彼畏憚，可敬拜我
神。聖鐸囉斐亞毫無恐懼，曰：何延時刻，欲何刑，任爾處之，我欲
速至吾極愛者，雖死無懼。薩普喇乞乙問之曰：彼伊誰，爾如是
愛之。鐸囉斐亞曰：彼乃天主子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復詢曰：
爾主合喇斯托斯，彼奚在。聖鐸囉斐亞曰：天主乃無所不在者，
無所不能者，依人位論，其升天坐於聖父之右，與聖父及聖神
同一性體，彼使我等升極樂天國，享莫能言狀之福，其園中之

果四時不缺，華木四時不斷，藍紅滿園，青白徧地，山川丘陵，河港等中，所長諸物，般般可觀，以使合利斯托斯致命諸聖之靈魂，恒燕居而樂處之。爾若信從我言，克拯救於淪亡，得入天堂。
薩普喇乞乙曰：依我言，悖我教，同我儕拜祀神偶，出嫁配偶夫男，安居樂業，莫失爾世福如狂人。聖女曰：我不能事邪神，吾係奉教者，吾不能出嫁，吾係合利斯托斯之新婦。我之教克導我升天堂，至我新郎。合利斯托斯處，總領即令人極酷虐之。總領薩普喇乞乙令聖女居於姊妹二人之處，一名合利斯托斯提納，一名喀利斯他。昔亦係奉教者，因懼苦難，而背棄合利斯托斯矣。

晏逸度日，亦失永福望。因異教以多金賄誘，遂受而悖本教焉。總領將聖鐸羅斐亞付伊等曰：務勸誘之，使肖爾姊妹之行，背棄惑人之教，入我儕教，敬拜無敵之偶，錫以多金，勸伊亦如是行之。果能誘入我教，棄其煽惑人之教，我將畀爾多貲，令爾極尊貴。遂邀入其室，勸之曰：爾若肯如我二人，從其欲，拜祀神偶，不維不受苦難，尊貴立至，何必青年橫死？故我爲爾惜之。聖女曰：據我言，出爾異端邪教，仍歸合利斯托斯教，可脫將來禍恩，納之永苦。此乃未嘗不可。因我儕天主，乃至善、仁慈、哀矜、愛人者，宜全心投歸之。合利斯托斯提納及喀利斯他謂羅斐亞曰：我

儕喪亡，因背合喇斯托斯，若然，維今以何法挽之耶？鐸囉斐亞曰：失望天主恩，較拜偶罪尤甚，爾曹不必失望疑惑，因爾等靈魂之疾，尙能醫治，無是疾，則不能醫之，其醫者，稱爲贖罪救世主，施人以自由之恩人，爾曹改心向之，定必得赦，姊妹屈膝痛哭，求伊代祈哀矜天主，使之改心，向之求赦其已往之非，聖鐸囉斐亞涕泣於主前曰：天主爾不欲罪人死於罪中，欲其歸正得救贖而生，又爾云：施爾恩於被魔擄者，設有一罪人改悔，則天神亦悅之，較甚於九十九無罪者，爾羊入棧內，爾乃善牧，能以既失之羊還園等語，逾時總領差人往聖鐸囉斐亞處，命伊

等前來，詢彼姊妹勸鐸囉斐亞入外教否，合喇斯提納及喀利

斯他對曰：我儕誤矣，懼有竟之苦難，祀偶像，因此故，求聖鐸囉

斐亞代祈，欲我儕改悔，得合喇斯托斯之赦宥，薩普喇乞乙甚

怒，裂其衣，即使人將伊姊妹盡縛之，對背相依，置於悶桶中，其

桶先放松膏等物，後卽環柴以焚之，伊等向天主曰：主伊伊穌

斯合喇斯托斯，收納我儕之改悔，赦我等罪過，鐸囉斐亞見伊

等焚燒，甚悅，謂之曰：爾姊妹先我而往，天主怒爾罪矣，聖致命

榮冠，爾曹曩失今獲，哀矜之父，欣悅蕩子，接納爾儕，摟於懷，如

愛女之被寵，施榮福於爾，在天神守命者處，於是合喇斯提納

及喀利^斯他同胞姊妹同時遇難，雖故猶榮得^合喇^斯托^斯赦免其罪，是以得戴榮冠。薩^普喇^乙乞^乙令人將聖鐸囉斐亞繫薦於樹，令人殘虐之。聖鐸囉斐亞受苦難，反欣悅，如入新郎^合喇^斯托^斯室然。薩^普喇^乙乞^乙曰：何腆不知恥，受苦難反悅樂？對曰：曩昔從未有如是之大歡，現悅樂因有人靈魔誘背棄天主，余復由魔處領歸^合喇^斯托^斯。現天上預備極盛之筵，豈不鴻喜乎？天上天主及天神皆悅罪人之反正得救。今日乃爲聖宗徒、聖致命、諸先知等、大瞻禮日。爾欲何爲速爲之，使我克與諸聖同樂。我於地同誰受苦，欲同獲報於天。總領令人烙其肋，受刑

際，喜悅尤遽。其面發榮，笑謂總領曰：爾及爾之偶像，乃不足一啄之物耳。總領聞之，隨縋下，急令人以掌披其頰，使不得言之。時既久，掌扑者遂憊乏。總領書券如左云：鐸囉斐亞乃驕傲之女，不祀拜神像，不欲生活，欲甘心受死，以遂其不仁之人，爲伊^伊穌^斯合^合喇^喇斯^斯托^托斯^斯者之旨，故令人殺之等語。聖致命鐸囉斐亞聞言大呼曰：愛人之聖^合喇^喇斯^斯托^托斯^斯，我感謝爾，因救我於天堂。在爾至聖之居所，時由審判之室有謀士斐鄂肥^出至聖鐸囉斐亞前，哂之曰：吁，^合喇^喇斯^斯托^托斯^斯之信女。時至爾所信之園，爾贈我月季及蘋果。聖女曰：爾雖以笑語，我以爲實事。旋至法

場求劊手假稍暇而祈禱禱畢天神顯現如美童於手中果見有極美三果三花聖女謂童曰祈爾將此果與花携贈斐鄂肥泐曰今如命請收之言竟遂俯首劊手即戮之靈即上升新郎合喇斯托斯之處即伊自幼所愛者遂於彼得不朽之榮冠居於無纖塵之潔宮斐鄂肥泐仍哂此許贈花果與諸同僚同齒諸友朋曰時鐸囉斐亞赴法場彼自言其乃合喇斯托斯之新婦亦獎己之往彼之天堂處余語之云爾若赴爾新郎園時須贈我以花果伊答云是必贈爾其荒誕可笑衆聞之無不以爲笑談恰言談際突天神至即携持極美三果三花至謂之曰爾

曾向聖女言至其新郎處由園囿中摘花果以贈之此卽是彼謀士持之於手揚聲曰彼信之合喇斯托斯乃真天主伊毫無辜諸友語之曰吁斐鄂肥泐爾眞耶或笑言耶答曰吾亦非眞非笑話合喇斯托斯因我之明悟知覺令我識合喇斯托斯故我今信伊伊斯合喇斯托斯乃真天主伊等詢之曰何故倏忽易爾明悟斐鄂肥泐曰現何月衆曰二月曰此際乃隆冬闔此喀葩鐸乞亞處並無一樹萌茁此花果枝葉俱全自何而得耶並持以予衆觀衆撫之非幻悉訝之曰是此時非花實之際從來罕見者斐鄂肥泐謂之曰時余執聖女鐸囉斐亞欲斬之

我以伊爲狂談而哂之曰。至爾新郎園囿時。贈我以花果。彼答曰。我誠將贈之。吾仍哂笑之。現被殺之後。果有極幼美童。如尙不能言語者然。指揮與言。無異成丁。遂曰。女子鐸囉斐亞如其許。贈爾以此花果。卽自其天國新郎園中。言畢。付之於我手。遂杏。斐鄂肥迦曰。信合喇斯托斯者。乃爲有福。能令心性聰慧。言間。有人至總領處。將斐鄂肥迦所說之話盡告之。並言爾之謀士。其先如何憎恨奉教。並殘虐之。今無故忽依門站立。頌揚天主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之名。而榮美之。邇來聞其言。信奉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甚夥。總領諭斐鄂肥迦至。詢之曰。爾傍門

言何耶。曰。我讚美合喇斯托斯。卽先吾曾辱詈者。總領曰。爾使我深驚訝。爾乃穎慧之士。昔若有人讚頌。爾卽妬而逐之。現何爾反讚榮之耶。斐鄂肥迦答曰。因何而使吾知合喇斯托斯係真天主。蓋因轉瞬使我棄邪皈依。使我履正路。使我知伊乃真天主。總領曰。穎悟之士。當學問日增。聰明日益。爾今何反愚哉。因爾以伊烏豐亞人釘死者。稱爲主。乃聞自奉教所傳。曰。然我曾聞之。昔者未嘗知其係真天主。故時加詬辱。是故乃我之過。現我易昔心。改詬辱之言。成爲克識主者。總領詢曰。爾昔旣拜祀偶像。曾於何處奉教耶。斐鄂肥迦曰。我由知識真實主時奉

教現我全心歸向天主合喇斯托斯斯傳揚其名譽乃無瑕之真神其名譽毫無偽善煽惑莫似爾曹神總領曰莫非我神克煽惑人斐鄂肥助曰然否則何以金銀木石等鑿爲偶夜誰看顧之迨亦夜鳥住之耳及蛛結罟內中有卧鼠等像若不然爾指證我謊言爾自忖之若以我言如不誑亦當棄假投真現爾非作審判乎有何真偽己當先知真者卽在天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斯總領問之曰莫非我儕神非生活耶斐鄂肥助答曰稍肖人祇無覺悟一竅亦無天主乃無形人弗克見乃係生活者並施生活者若偶像以金及貝等物捏之須人顧守免被竊真

天主不需人看守彼乃看守人者總領曰堪愍之斐鄂肥助與我量爾亦欲橫死有福對曰我欲尋善生命總領曰吾語爾若任爾狂愚將施以多刑末處置以斃有福者答曰現我欲爲合喇斯托斯之名被擊斃總領曰爾豈不望念親及妻孥戚鄰乎何爾執迷不悟受苦以終命若非狂何甘願受苦難如巨寇然斐鄂肥助答以受苦難速死非狂乃甚智爲永遠之大益恒久生命故不介小且暫之苦難總領曰吁嗟爾揀擇苦難不欲安欲死不欲生聖斐鄂肥助答曰我畏苦難及懼死者乃謂永久之處死及難乃彼永久之刑致爾施之苦難速且暫若夫拜偶

者將受之苦難乃無窮。總領令將聖斐鄂肥勸繫升於樹，撻極重，被扑撻時曰：我既爲奉教矣，因被伊等繫之於樹，亦如十字者也。感謝爾天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爾賞我被繫如於爾刑架然。總領叱曰：賤輩留神爾身，聖斐鄂肥勸曰：賤鄙者切保爾靈，我不保免我軀，於有終之苦難，爲赦免我靈於永遠，言訖，伊怒甚，遂令人燒鐵耙，剝骨烙肋，聖斐鄂肥勸受苦難際，不覺甚痛，並無他言，祇曰合利斯托斯天主子，我乃誠識爾，爾將執我與聖人同列。時其面光耀，刑卒酷殘，爲時既久，遂困乏，適有總領薩普利乞乙札飭至，內曰：斐鄂肥勸此時叩拜祀神，現已

更惡，出神教入聖教，故我令人殺之等語。聖斐鄂肥勸聞是諭，遂感謝云：我謝爾天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欣然俯首就殺，得獲聖致命榮冠，受賞如自第十一時至者，及自第一時至者，受賞於合利斯托斯國相同，伊爲聖父，及聖神，受榮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記憶聖致命伊烏利昂

乃耶畔錫亞城者，自幼善醫人諸疾，不維醫人身，兼克治人靈，

藉醫疾，勸人入教，信合利斯托斯，遂有多希臘國人，被道引至

合利斯托斯，時聖致命主教錫魯昂，輔祭魯喀，誦經士摩乞乙

皆記憶在正月二十九日，維時由獄提出，送至飼野獸之處，時伊烏利昂與伊等握手接吻，令母懼為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名受苦難，有人即執伊擲於山穴，以長釘錠其首，並臂腿足等處而斃，其靈乃歸往天主處矣。

此日乃記憶同胞聖瑪兒發及瑪喇亞乃甚虔敬熱愛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如福音經所載之瑪兒發瑪喇亞者然，伊等姊妹及幼弟，即謂致命聖童利喀喇鄂納，伊等悉居於阿錫阿地，時合喇斯托斯聖教會被窘迫，因君卿皆非奉教，瑪兒發及瑪喇亞貞潔自守，多行善功，甚願為合喇斯托斯名致命，一日有

不堪之將軍經過其家，適值瑪兒發啓門，目瞥將軍向其妹曰：我儕乃奉教者，將軍聞言不介其意，經去，而尾其後曰：我等乃奉教者，將軍顧謂曰：我寬饒爾等，因爾年幼無知，若致爾命，殊為無味，聖瑪兒發曰：將軍為主致命者不為死，雖死亦生，將軍恚怒，命執之，聖瑪喇亞出，語將軍曰：我姊所言，恰與我欲言同，時釋童亦出曰：我二姐與我欲言皆同，我亦係奉教者，將軍令將伊等，分繫三個十字架，時其母立於彼曰：被我寵愛之子等，願爾得救，以獲榮冠，自合喇斯托斯瑪喇亞於十字架上曰：我令爾亦得救，及爾身割下之內，微爾目生盲，弗能使我儕至，合

喇斯托斯處後創手持刃刺殺三人遂遇難於刑架上

二月七日

我等義德父葩

兒斐尼乙

乃拉瑪

破薩克

城主教葩

兒斐尼乙

譯卽童貞生於啐利托破

泐城

其父名

合喇斯

托縛

兒

乃爲輔

祭於是城初葩

兒斐尼乙

幼時並未讀書識字而性極穎悟聞

人所謂聖書之事跡輒記而不忘有如宿儒然漸長曾往一塘

漁魚得卽售之餘貲悉濟貧自幼天主聖寵眷之曾未顯然予

人見年至十八克行奇跡呼主伊伊穌

斯合喇斯

托斯

名

如趕

逐魔鬼治疾等事其榮名大噪有名斐利

普者

爲主教於啐利

托破

利城

令其至親察試之得其情深詫其德大天主施聖寵

令其讀書學成薦授司祭職已雖不欲不得已受之尤盡心修

道焉得此聖寵自天主卽係聖及克行奇跡醫各疾病及諸多

異事皆因伊伊穌

斯合喇斯

托斯

之名

其奇跡中撮尤列左伊

一次途遇一人此人曾被野兇角觸其右目致珠墜下其人需

手捧之哭甚痛聖葩

兒斐尼乙

以手持其珠復入之澣之以水

逾三日卽痊愈復有一婦曾患大症聖人畫聖號於其身遂愈

有一次探一患病者所往之路經官宦之家其家犬爭斷縛練

直攫聖人以二前爪撫其肩噬其面聖人向其吹之並畫聖號

其犬立斃其行奇跡甚多乞吉克之大主教名阿吸利乙令聖人至授以拉木破薩克城主教之職葩兒斐尼乙至是省見城內人悉拜希臘國不堪之邪偶奉教人甚稀因此甚憂彼乃善牧誨訓人衆刻無暇晷示人以正真路途因合喇斯托斯名亦多行奇跡如醫其中病人勸誨引導以使識真天主矣都是城人漸慕識真天主棄其拜偶之俗伊卽欲拆邑中偶像廟宇易寺爲尊貴天主聖堂因此故聖人至匡斯唐廷大皇帝處爲索權克毀拆寺廟皇帝乃虔敬愛護奉教者見之極優視款待之有求卽允之聖人索得君璽旨將邑中諸寺盡毀之君遣之歸

時並賜多金令建天主聖堂聖葩兒斐尼乙回至拉木破薩克刻令諸寺廟盡毀之邑中建一極華美聖堂已親助經營之建堂時值一日一人至其前乃被惡魔所祟日久而其人亦尙不知至聖人前吻之問安而談聖葩兒斐尼乙悉其內有惡魔未與之吻惡魔擾攪被祟之人衷謂聖人曰我好意來問爾安與爾親吻何如此無禮聖葩兒斐尼乙曰適爾來視際此尙有何爲魔崇人曰我見爾識爾聖人曰爾旣觀我面而切識我當去此被主所造者之身惡魔曰我求爾毋逐我自我居所我居此已多時矣聖人詢之居時幾何惡魔答云自其幼時一人亦未

知我居於彼祇爾一人耳見爾况定欲逐我將使我何所適聖人曰我常指爾去所惡魔曰料爾令我往家中聖人曰否我予爾人使爾入其內居之現當由此人中出之惡魔曰爾果如是乎令我自此人中出與聖人曰誠哉是言我有備待之人爾若欲則入而居之但當由此人中速刻出之惡魔聞聖人勸諸言求其備許入者聖人對魔云我乃人爾入而居之時惡魔如被火焚惡魔云我居多時爾逐我我若入爾內爾將諸惡以苦我我奚敢居天主之室焉言竟遂出遊行曠野不通之徑自是時因合喇斯托斯之聖寵其人得愈遂讚揚天主焉時聖葩兒

斐尼乙建大主聖堂欲於聖臺中建聖寶座爲立聖體血於廟內尋獲一巨石堪爲此用令匠人鑿適用爲於其上行諸聖禮儀將石載於練車羈套以牛往聖堂過送惡魔怒由其廟拽石使牛性變迅趨無人能控制衆皆驚散有御者名耶烏提錫洋被魔擾自車墜地被車軌軋之不第腹裂卽脛亦紛碎矣此信傳至聖主教葩兒斐尼乙耳中曰定必魔籌弗克阻滯天主之事偕諸他虔敬者至其車方過過之見無形之體屈膝祈禱痛哭曰爾全能天主予生命掌死亡者爾不能不知被爾造成者爲惡魔所害至善永在者爾顯現於敵之虛謀令爾僕耶烏提

錫洋復生，爲衆奉教者，知爾有無敵之權。因爾乃獨一天主，爾榮福於無窮世。阿民，聖人言未終，邑中諸人見死者起立，曰：榮光爾天主，令死者復甦，起立毫無微恙，復執鞭御車，至堂門，諸衆見此奇跡，突人死復生，皆歸榮光於至善天主，衆皆携諸疾者，負魔者，趨至求醫之，悉獲痊。因主施聖寵，及予權，故不假藥餌。聖葩^兒斐尼^乙遂祈禱，以謝天主，施諸異能，克復活死者，醫諸疾病，不假藥餅等，祇因天主子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之名。聖人醫疾時，曾醫一女，名達^福納，其父乃名底鄂尼錫^乙，爲惡魔大虐之，三日始逐魔出，治愈。復有女，名阿噶^泐瑪提亞，其父

名瑪琪利亞，爲王於^{斯密兒}納城，亦被魔負，常扑地展轉，口中流涎，且僵。聖人亦醫愈，復有作伊^泐之婦，亦被魔祟，聖人亦治痊。復有一童，名尼闊^納，乃神品之子，其衷亦患魔，甚播弄之，其親携伊至聖人前跪，而懇切求之，爲聖人憫而醫逐之。聖葩^兒斐尼^乙向其親曰：爾子不堪醫治，蓋此惡魔轄伊，爲刑罰之，彼乃如弑父者然。因伊等爲伊蒙羞引辱，惟有所天主釋刑，爾子可也，不需妄希，聽之而已。此刑乃伊分所當受者，其親心慟其子，遂涕泣，哀肯聖人，代爲祈求天主，赦其子於惡魔之轄虐。聖有福葩^兒斐尼^乙見其親之哭狀，心竊憫之，懇切代伊禱求天

士、魔刻卽出、離自童、其親携其被愈之子歸里、讚揚天主、復有
一婦名阿列克桑德喇亞者、乃阿喇斯瓦城人、於城中爲一蛇
神所憑、此蛇之害人也、以其吐舌噬之、人卽立死、爲數甚多、人
將其携至聖人處、亦被醫痊、阿微疊尼亞城中、有一名錫諾底
乙者、其女乃童貞、遊於山麓、被魔憑、狀若狂、其親擒縛至聖人
處、聖葩兒斐尼乙撫弄其首、而叩之有聲、祈禱亦痊、可復有一
卒、名阿克桑者、其全身百官肢節潰腐、命幾危、聖人以聖水澣
之、亦愈、復有姓阿蘭者、係錫喇亞人、魔頻迫之、使令伊往葩兒
斐尼、所建之聖堂中自縊、聖人見其斃、解環祈禱、伊若夢寐、

然魔切齒無所施其技倆、有耶烏特囉皮乙者、乃葩喇亞城人、

是城坐落拉木破薩克及乞吉克之間、其妻曾被魔負、至聖人

處、聖人嘘之、撫首而擊之、祈禱、繼乃愈、復有一婦、名阿喀乞乙

亦患魔、乃切列亞村人也、領至聖人處、亦獲醫痊、邑宰阿噶皮

特之妻耶烏些喇亞、誤吞毒藥、其衷攪鬧如刺、聖葩兒斐尼乙

祈禱天主、飲以屑微聖膏、亦得愈、復有童姓瑪克錫木者、乃微

襍城人、被役於拉木破薩克之輔祭、其患絞腸痧、醫士治不效

而殞、其親聞其訃、由微襍起程、至拉木破薩克、欲葬瘞之、遂昇

靈柩堂側、以爲聖葩兒斐尼乙上堂時一經此過、便於見之、聖

人適出見之見其親哭甚痛己亦淚下屈膝禱天主死者起而坐且能言聖人携起付其親邑中諸人見而詫異之遂讚揚天主復有輔祭之女名斐鄂肥利亞乃阿些_兒密亞之村人與其幼女名嚙肥訥均遭惡魔極力播弄或人携至聖人處聖葩_兒斐尼_乙以聖水彈撒而祈禱亦獲愈復有一神品名伊刺喇_乙僅有一子名斐拉錫_乙被魔負失悟性而健忘聖人亦禱而得愈復有一年邁乞丐婦名喀利鄂葩伊之女名乞喇亞乞亞母女被魔祟甚受多苦聖人醫愈後且賜以貲財命之婦聖人所行除此外奇跡甚夥難以盡述卽如中仍有一造辨御服處之

總辨被魔攪擾蹂躪不堪驚以鬼幻亂其工作伊等甚憂因暴殄良善物壞機妄鉸錯織等尤懼君怒施以刑因重料被毀織造官至聖葩_兒斐尼_乙處祈助呼_合喇_斯托_斯聖名禁魔令出是處衆聞魔號呼云天主令我入碣恩納之火窰自此時攪擾頓息嗣後魔又惑一漁者畧入水覺有多鱗在內迨提網一無所獲如是廢業多時不維拉_木薩克如此他村邑皆然是以諸村邑漁人會集至聖人祈代求天主毋枉費時日聖人嚴齋切禱天主天主語之曰彼之攪擾乃因惡魔之故聖人沿河至塢於是誦經切禱逐魔白水復令漁者施畧伊等施之畧難提

因魚多之故，衆甚悅。由是捕網即易獲焉。伊等曾捕魚時，聖人憇於喀他^泊鐵利亞塢。伊等提時，有一巨魚由罟中躍至聖人脛傍，聖人畫之以聖號，令人截其肉而分食之。復有一跛者，名喀^勃利斯^特，聖人醫之，使克挺行。復有一名列^茲微者，徧身生瘡，聖人傅之以油，代祈禱三日，果得愈。一日適往^福喇乞亞處，乃伊喇克利亞都主教之轄境。至大主教伊葩提昂病大症，問其病之故。是夜天主語聖人底蘊，因其愛財貪婪，攫人財產爲己有。翌日晨，聖人至大主教伊葩提昂曰：大主教起歟，爾症非軀，乃靈之疚耳。故天主施罰，肯棄靈疚，則可獲愈。大主教答

曰：我知我乃大罪人。天主故施罰，求爾代我所禱。天主，我洗心滌慮，所赦此罪。聖葩^兒斐尼^乙答曰：若曾侮人，若禱，天主亦未嘗不悅納。致爾乃獲罪於天主。若肯捨貲財於乞丐貧者，可獲愈。大主教聞言感悟云：聖之言然。我誠犯天主規誡矣。刻令家宰持資以濟貧。聖葩^兒斐尼^乙見其捨多金以賙貧，又使親手施捨。患病之大主教令將金置車中。伊親隨至聖^格利楷喇亞堂，於彼會集衆乞丐貧苦者捨之。至善哀憐之天主，古時曾未經視嫠婦之捐二錢，亦未藐視娼婦之淚，並未忽稅吏痛悔之禱。故於今天主乃納其痛悔心。逾三日遂得愈。聖葩^兒斐尼^乙不

時至伊喇克利城中之堂爲祈禱時入一堂阿吸者見卧一患血枯者心憐憫之遂哭禱天主禱畢起立傅以聖油刻卽愈援之起令其行其人歸遂歸榮於天主伊喇克利城人知此意外之奇跡携諸患病者至聖人藉祈禱咸被醫得愈時聖葩兒斐尼乙得主伊伊耶穌斯合利斯托斯聖寵克醫疾逐魔時伊喇克利堂內有一輔祭首其名與大主教伊葩提昂同伊葩提昂見聖人行諸奇跡伏俯聖人前切祈曰今歲吾種植田園百穀及各蔬果等萌芽後因旱皆枯稿祈聖人至田觀察代祈天主降霖爲不饑饉餒斃聖葩兒斐尼乙及輔祭首至田園見諸植

物徧枯遂跪泣禱天主降雨潤地結食而不餒天主乃聆納其懷敬畏之禱禱未竟陰雲密布滂沱而降郊原沾足聖人及輔祭首宵居於其祖遺之處焉徹夜祈禱朝向輔祭首日聞我曾言否爾之大主教天主降罰祇因嗇吝貪婪之故今夜天主語我時未久彼將死爾將於伊喇克利城嗣其位謹誌吾言須不時照顧貧者因此乃天主較悅者隨降福田園諸穀果稍誦經文祝福畢別輔祭首遂歸大主教待伊甚善二人叙寒誼聖人向大主教云大主教歟吾須語爾逾時不久爾卽被逝至天主因我等真天主伊伊耶穌斯合利斯托斯喚爾爾逝後須依天主

所囑令輔祭首伊葩提昂嗣爾位大主教答曰我欲天主如是行之二人接吻而別聖葩兒斐尼乙乘舟由伊喇克利城起程不數日旋本邑拉木破薩克時未久伊喇克利大主教得病卽亡嗣其位卽輔祭首伊葩提昂果應聖葩兒斐尼乙之預言適至麥秋大主教伊葩提昂至其田產見昔萎敗之枯禾現極蕃然繁茂藉聖人所禱祝福之力乃有豐收遂備巨艦置諸穀糧果蔬於艦滿載運至拉木破薩克以爲深謝聖人祝福之報聖人接待亦甚優然辭而不納曰可將此俵散教中諸弟兄等可也二人相叙時久大主教伊葩提昂乃將諸物均分俵散訖聖

人平生奇跡甚多度日如天神引領多人歸信天主醫諸病人後年邁無疾而終克至天主台前乃二月初七日遐邇衆主教神品等來助喪伊喇克利及乞吉克並辟利托破勒與葩喇亞等城主教神品等悉從優執紼焉唱聖詠歌頌而行乃於伊建之聖堂側築一小堂瘞之後亦有於棺柩而得妙跡醫諸疾病不特生前醫諸疾病死後亦施恩拯治病人克逐惡魔痊者甚衆若人所伊代求克醫諸軀靈之疾因有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之聖寵眷之伊爲榮光尊貴叩拜歸於聖父聖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記憶我等義德父魯喀生於耶^勒拉達地方初聖魯喀之親係自他處流寓耶^勒拉達地方其先居於耶吉納島傍耶碣亞海岸是島有阿噶兒之人常來侵佔遂離此往希臘國至則游歷居於耶^勒拉達地方之喀斯^托喇亞村於該處有福之魯喀誕生矣其父名^斯鐵芳母名耶^福囉錫尼亞有福魯喀自幼卽異諸他童毫無孩童之氣象雖童齡而氣象儼若成丁寡言語多哀矜嚴於規模童年卽持齋克己行動有節葷物毫不入口諸果品亦不啖之其節制若此所食祇穀蔬餅餌而已若值占禮四六日^盱後方食其如此而行者並無人使之然也故人

深詫異乃天主聖寵使之然日比一日功德加增飲食不侈求飽而已佐蔬亦甚薄祇爲養身充饑不死而已矣樂行持齋克己功修此乃彼之好學者他人好甘樂玩有福魯喀見此甚不恰意他人視之甚難爲非易之事聖魯喀視之爲平素之事如是之孩提其親戚見之甚異尤詫其齋功節制等德然初以其爲孩提本性不以爲怪因曾以肉煎魚置於棹案其父以釵插魚予食而該魯喀不知魚肉並煎啖而後知因此甚憂出而哇之猶如任己性犯罪然遂痛泣緣此鰻餌亦不入口禁食三日後其親知之始知非其孩提本性乃知天主恩寵眷之此後度

日任從所欲其性至孝親有所命卽謹從如使其牧羊耕田輔諸家務無不力作凡有損肉身如情慾等私情彼悉克抑淨盡且樂善好施如彼出門時見無食者卽分己之食以予之寧己乏食不使他人有缺見人無衣卽將己衣脫予之己反赤身如此數次數日而旋其親見詛詈撻扑之不予之衣冀其蒙羞而改成德之童不改其性不以赤身爲辱反以己衣予貧者己赤身儼如著君服然苟以此撻之彼以爲得名譽受獎賞然反尤加意恩施於貧窮者值一日下田播麥見貧窘者伊將麥種捨之過半留種不多夫人施貧者一天主將賞之以百天主降福

其種之者使寡易多刈時反多昔年數倍嗣其父死有福之魯喀棄耕學讀藉默禱多獲其益不但其德行明悟日增馴近天主卽伊身亦漸起於地上其母見其久未出室欲觀其究竟遂由門隙窺之見其所禱注神如與天主聯絡其身離地數尺所見非只一次故深異之其母將其奇異景況告訴衆有福童早有棄紅塵世界之心欲出家緘默作成修士之諸功德焉憶棄世出家爲修士時並無人知一日伊潛出門出耶肋拉達道途中見有兵卒見其衣襟目爲逃奴遂執之欲下於獄審詢之曰爾爲誰奴欲逃往何處聖魯喀曰我乃天主奴僕緣祈禱故往

神品處也。伊等弗憑信，料非實供，是以撻之極重，下於囹圄，令其言因何逃往，爲誰之奴，蓋以其德行如此，遂招於魔敵阻滯，而不使前進也。逾時，有數人見其於獄，衆連環保釋，言其非爲奴，乃自由者，遂得釋回家。家中人責飭，如在獄被撻受刑，然晝夜呻吟，祈禱天主，如其愿，斯時其欲將得，卽如左，有一次二修士，自囉瑪故都而還，憇於是村，恰提醒魯喀之願，其心大發熱，愛天主，其至伊等前，詢之何往，答以往耶嚕薩利。木城魯喀切求携其同往，爲克獲修士職，伊等弗許，一則因其年方十七，不能履遠途，二則恐其親追趕，反爲所累。魯喀曰：我無親戚弟兄

等，亦非本處人，乃行旅之人，伊等方允其請，出村時，並無人知曉，至阿肥尼城，入天主堂祈禱，於修道院暫息，彼二人將往耶嚕薩利。木城語魯喀曰：爾止於此道院，克得所欲，亦能受修士之職，遂將其與掌院修士首而去。掌院屢詢之，爾何方人氏，父母伊誰，爲何至此，聖童不欲語之。家鄉居址，佯對之。掌院者見其人品端莊，性極溫和謙遜，予以執事職，其母徧處訪覓，因其慈愛子放心不下，嫠婦祇有一子，爲己之慰望，並以解愁歡喜，因此哭極痛，呼訴於天主前曰：噫嘻，我已居孀，爾乃中正公平者，我只此一子，爾先已賜我憂，使我偕偶者喪失，彼之死也，我

猶入於苦難中，其苦難較甚於死亡，我之苦難中之樂，爾現使之遠離，不曉於何處克見，我苦難中之生命，我效聖王達微德云，我日之光不偕我，因我孩童遠遁，莫非我禁其作爾工乎，亦非令專家務，而廢事爾工，豈我令其務肉身，而不務靈乎，亦豈令其爲地，而不爲天耶，豈令其爲有終，而不令其爲無窮者乎，我自有余親時，卽學爲務靈之母，而不學專務肉軀之母，故我欲我子居有恒德，在家時，我曾予之時事爾，苟見子，卽事我稍時，餘則事爾亦足矣，鄰里獎我子德，我聞之亦足慰我憂，天君莫輕視我淚，聆納之，矜憐我，我憂如昏暗，爾若肯散析之，使我

目克覩我子面，果爾，我將邀衆宴會，語爾之威權，並讚爾之聖名，嫠婦憂禱天主如前，祈天主矜憐之，賜其所求，因天主乃悅向其如是祈者，時聖魯喀正居於掌院修士首處，一夜修士首夢魯喀之母哭入曰，爾何欺侮嫠婦，我本病復加以傷，爾無惻隱耶，何奪我嫠之樂，而掠我於老邁時事我之子，速還我日中之光，予我獨一慰望，我受爾之侮，已訟於天君前矣，修士首夢中聞言，大恐，始猶以幻夢之事，魔鬼所爲，不以爲念，迨次夜三次所夢如前，始悟非魔之嚇，乃天主施爲，掌院遂盛怒，語魯喀曰，爾何爲隱匿爾情，而不語我，余曾多次詢爾，自何處來，而爾

答以無倚無靠，無親族，支身一人耳。何爲充滿諸謊，來此道院度日？苟爾初語我此情景，現天主焉能透爾隱情？現當去此境，歸省爾母。因我見夢三夜，彼爲爾故而憂，有福之魯喀，見掌院首如此，甚恐懼，默默無言，祇俯首視地而垂淚。因其不欲離此衆弟兄等，掌院覩其垂淚，謙卑形，心感憐之，遂溫言語之曰：現當歸省母，後若欲還可復來。我與爾良法，爾卽如此行歟？因彼之禱，天主悅聆納。若爾之禱，天主不納，伊聞此言，祇與掌院稽首，求伊降福，代爲祈禱。伊心中不欲行，奈不得已，遂出修道院，向喀斯^托喇亞村行，迨入家門，見其母甚憂懣，其母見子至，不

勝喜悅驚訝，遂抱子於懷，舉手謝天主宏恩。因其子失而復得，我等天主實被讚揚者，因賜宏恩於伊，主令聖魯喀歸家後，謹奉其母，約四月之久，而其神情，仍注意回修道院，離其母，然其母並不阻其善謀，從其所欲，因知己子愛天主，較勝於愛親，其母之所禱，於其良謀，有如嚮導然。伊遂入濱海伊鄂昂山，山有一堂，係仗義疏財，闊錫瑪及達密昂因命而建，在彼已建一小屋，如是久居於此，作對於邪魔之敵，斬除肉身之情慾，其克己諸功，難以盡述。雖則其德與行，亦不得不言一二，使人知之。伊曾收一徒，其徒妄疑師之禱，僞爲抑且毫無善行，一無所長，不

讀聖書、不悅聞道、見其夜不徹醒、好眠怠惰、亦不讀書、不曉教規諸務、一日聖人扃戶獨居、其徒於門外、不得入、遂由牖隙窺其何爲、不知係祈禱、係眠睡、徹夜如是窺視之、次早語人云、我見伊祈禱稽首、卽云主矜憐之語、其言迅說逾度、至困倦無力、時伏地不起、身雖倦、靈却毅、口中仍不絕禱詞、復起而跪祈禱、直至達旦、自此時、其疑心頓釋、迨聖曾喀謝世之後、伊將其師生時所行諸事、對諸人言之、夫聖人非但夜間克苦己身、卽晝亦爲諸善功、因其曾耕一田、種植各穀食蔬果、非爲售賣、亦不爲己食、乃爲克己之功、日日勤勞、有所牧、卽施予人、或以筐篋、

置諸人田、己時常齋而不食、其田間嘗有麋鹿往來、蹈噬其植物、聖人攆逐之、回己室、迨後至田、仍然如是、非止一次、彼乃怒彼煩擾、見一麋、較他鹿偉巨、猶如能言者、聖人向之曰、爾曹何爲踏吾田園、毀我工作、我毫末侮爾輩、爾我皆獨一主之僕、被其造成者、除此、我獨肖其像造者、故我與他被造者、較爲有權、以其可以管物耳、天主克使爾立此、卽刻受刑罰、聖人甫言此、見麋忽偃卧於地、他鹿悉竦、時野有顯爵者圍獵、視此景况甚悅、急趨至、拽此麋欲戮之、義德士不忍其死、語之曰、弟兄乎、爾曹及麋有何干預、爾曹並未獵之、亦未毀爾工作、見其忽然仆

卧卽欲戮之、須有憐憫之心、蓋其患病、未克奔趨耳、顯爵聞言卽止、深訝聖人之澤惠、此後聖人令羣起而適野、我等義德父聖魯喀如此全善度日、仍未得修士職、已乃祈禱天主、欲得此職、天主聆其言、克遂其欲、一日有二老修士至、人不知其自何處來、乃白髮尊翁、貌如聖賢、遂對魯喀告以伊等將赴舊囉瑪城矣、遂祈禱並按如禮授魯喀以修士職、且將修士之服與之、遂欲離別、伊等行時、聖魯喀毫無贈送、因已乃赤貧全身全靈獻天主者、祇徒送伊等、聽遵伊等言行而已、時行至一海濱、暫憩坐、將別、忽自海中躍魚甚多、至岸中有一巨者、至其膝下、如

獻之備供、使伊等持之之狀、此乃因聖魯喀默禱天主之力、因伊等行無乾糧、祈天主助之使然、如天主曩之使先知伊利亞得鳥哺餅肉者事、現天主賜伊等以是魚、遂感謝天主、敬食而散、魯喀自二修士錫修士職之後、益加勉諸德行、克己益甚、守齋逾嚴、竟夜不寐、食祇麥餅、佐以素菜、渴飲清泉、寢時極暫、小室內曾掘一窠、狀如柩、眠卽偃卧其中、爲時刻憶人之有死、每卧息卽入其窠、暫息片時、起卽祈禱、效聖王達微德之言曰、我於黎明前呼籲爾、又曰、我日寤於宵更之前、爲克洞徹而言等語、其生平度日如此、後乃有多人知其德行廣大、隨有多人

至其處，一次有昆仲二人至，語其父垂危際，將家私重寶藏埋於地中，至死時亦未語之。二人求聖人代祈禱，天主指示之，以免衷心惦念不安，亦可解弟兄二人相猜之嫌。故求聖人所禱曰：免我弟兄彼此相猜，若求之得，一則濟急，二則免嫌。我等義德父却之曰：此不易求之事，但恐天主不聆納。二人求之，無奈勉允之，以省煩擾。遂祈天主，天主指示之，聖人隨告二人藏埋之處，二人掘之，果得，乃徧傳此奇異。善之仇，雖爲合利斯托斯之勇兵常勝，而復試戰之，擾害之，阻礙之。聖人處近一村，村中有二婦，偕抵聖人處，伏俯哭泣，求聖人爲之告解，並求聖人醫

其靈魂諸症。聖人拒之以非神品，無赦罪之權。然已爲婦人等之諸罪，污一耳矣。伊等歸後，蓋惡魔暗中射彼心義者，魔乃極力與聖人戰，使之心注生淫慾念。聖人已悟知，覺爲魔蠱惑，遂備戰械，以信甲、十字槍、祈禱炮，竭三日夜之力，於一處祈禱，吃素，日夜哭呼天主，其燎原之火，爲其淚雨潑熄。如是，恃天主力，獲勝地獄之蛇。三日後，身困倦，寢之，夢中見一天神至，像貌俊美，儼如童，持一魚杆，將綸及鈎餌入其口。至其腹，後乃提鈎，見鈎有血肉，遂拋之曰：爾須有胆敢，不可懼恐。聖人醒，卽知天主儆其慾心，特爲施救耳。天主賞義德士，貞潔以度日。予伊先見

之明，燭照人之幽隱，如語波_勃噶_喇國人，將欲侵佔希臘國，逾時皆驗，能洞徹人隱密，有如此，復有名喀利者，乃聖人胞妹，效其兄貞潔度日，有時自女道院，同其徒至其兄處服事之，或至田刈草，有一次義德士語之曰：有一人至此，其人負一極重之負，甚爲勞苦，言畢，留衆於此，已乃登山，衆女修士不解其言之意，忖量曰：誰有重負，所負者何？嗣乃有一人至，乃支身毫無携帶，詢曰：聖魯喀奚在？我與之有一事。聖人之妹對云：彼現不在，往曠野去矣。爾若定欲見，須待此，俟其歸。其人曰：我必不歸，定欲見之，稍離室而別居，待至七日，聖人至焉，見其人，遂呼曰：爾

何爲至曠野，拋棄城廓，藐視諸等神品，至此曠野，凡夫俗子，何胆敢見我，不懼天主之刑讐，爾有極巨之罪惡在身，聖人斥訖，其人落淚，默然無言，聖人復云：何爲爾不言爾心事，欲待何時，爲何不言爾擊死人命之事，當痛告己罪於天主，非不能得救，其人痛哭，漸言曰：屬天主者，爾欲詢何，我將以實告，因天主聖寵注於爾，爾故知我隱瞞大罪，爾見我暗中陰爲之事，爾克洞悉，若肯救我，我悉言違理之行，遂詳述之曰：如何於路擊斃己之朋友，始末景況，言此際，其形謙卑，稽首於聖人，所不使沉淪於魔之網罟，聖人遂訓之多時，乃令其往神品之處，此卽其

能燭人隱微之情形也。復有一氏姓底密特喇乙者，爲船主，常駕舟泊是塢，因無颶風之慮，附近於聖人所居止息。彼與聖人不時來往，論道祈禱。一次復至是塢，意欲探望聖人，苦無贊敬，遂欲賄之以魚，奈連日釣而無獲，非一次，釣而不獲。天已晚，忽憶及魯喀之名，復試釣之。迨提杆，見魚極巨，復釣之，仍憶聖人之名，復得之，畧小於前，恰欲探望聖人，乃携其小者，留其大者。聖人雖知其情，並不洩言，收其送禮，款待之。二人相叙，聖人語之曰：阿納尼亞犯罪於天主，因私匿田價。阿納尼亞匿者，聖宗徒特兒知之，向之言此，彼遂悟因其匿魚之比，乃驚聖人之

克燭人隱微。聖人既證之，殊覺無趣，跪叩訴其事，改心求聖人恕之。聖人謙辭柔語，微規戒之，卽令徒衆將魚烹之，爲與之同食，及與衆弟兄等，自己破葷。於此有賓朋欲至，伊必預令其徒備饌以待之。聖魯喀居此山，約七載之久，是時值波迦噶喇國侵佔希臘國，乃聖魯喀預先言之矣。人得聞知，多有往諸他邑，及耶微島，並撒羅坡尼斯地方。時聖人亦棄是處，乘舟渡往闊福於彼處，聞有一登塔修道者，在葩特喇城。聖人往謁之，居此約十載之期，爲其服役，諸事敬謹，如子之事父。時有一神品，詛罍登塔修道者，然衆悉知伊道高德重，彼神品乃出誕妄之

言以毀之。聖魯喀聞其毀謗之言，心甚憤懣，遂減平素之謙恭和藹之性，與彼神品語言，證論其言之妄誕。聖人極力護庇其師，使無瑕玷之名。彼神品性甚厲，以掌披聖魯喀之頰。天主施罰刻屈彼神品身，被陷於魔負，使其爲薩他納之僕，以受勞苦，仍望其得救。逾十載歸故里，居於先曾棲止之伊鄂按之山。適一日有闊咻_福城之主教，往匡_斯唐廷諾坡_勛城，道出其地，息於近聖魯喀所居。聖魯喀預知其至，卽携諸行囊，欲謁之。主教亦造至聖人之廬，見景緻極雅，肅空曠，諸樹修美，如鳥語花香，山青水秀，田野青草，毫無俗氣，寂然神靜，啖其所備之饌。主教

意欲爲之捨簿施，遂捐豪富仕宦諸家，每家祇寫金一枚，聚寡成多，聚有成數，已遂付之於聖魯喀。辭之曰：我不圖爾金銀悅爾，代我所禱，我安用此金爲？我甘心願此如乞丐之度日。我所求者，惟祈啓我愚蒙，指我何能得救。主教聞言甚憂，自忖不受其捐金，卽輕視其人，謂聖人云：爲何辭我儕之界予？拒我諸人，我雖有罪，亦係信_合喇_斯托_斯中正之人，我雖不堪，亦係主教。若爾盡學_合喇_斯托_斯，爲何不盡以伊爲法？彼亦曾受人之不義，已雖不需金，仍當收納之以濟貧，爾之不納，將以爲非宜，而若然，則施乞丐不能得人之施，將以何度生？何以得濟？主教言

勸如此，遂稍收納，主教向之降福而別。聖魯喀每值領聖枝期，朝即持十字架登山巔，唱主矜憐。一次依規登山巔，由巖穴出一蛇，嚙其趾，不放鬆。聖魯喀以手拒之曰：爾不損我，我不傷爾。爾往爾，我行我，爾我均被天主造成，若無天主旨，我儕何亦弗克爲。蛇遂入穴。聖人遂登巔，毫無恙。復有稅吏，君命赴阿斐喇伽處，身携多金，行至闊咻_福城旅寓，被竊，遂獲有多人，訊問竊金之案。刑官多方以刑拷詢，仍未追出贓金。官甚憂之。邑中諸富紳，安慰之，而其心不能平。因失金無獲，君怒，必處斬。內中有一人曰：無人能示盜金者何在，祇有一修士，名魯喀。天主假其

手，行多奇跡。衆聞羣和之曰：然只彼耳。且猶獎誦其德行曰：天主恩寵注之。判官聞之心甚悅，即遣人聘請聖人云：古之自天降生救世者，係救苦救難。今爾之行爲亦同，可發慈悲，入城救人之難。初本不欲往，因不慣承人之溢獎，奈彼有無辜被屈者，特爲是數人至。至則與邑中諸官紳邂逅相逢，判官遂令備饌，爲天主榮光預慶。幸伊等筵間，聆聖人言，較食時爲多。適見一役呼其名，令之至。迨及前，謂曰：何爾甘死，幾乎致喪爾家主之生，爲何盜其金，宜速取爾瘞地之贓來。克獲赦宥。僕役聞言，戰慄默無一言，無詞以對。緣其良心發現耳。遂俯伏於聖人膝下，

撲其脛泣曰爾之言然聖人乃恕其罪夫聖人不獨摘其愆尤更欲醫其靈疚彼僕刻往持盜金卽至置於案眾悉悅釋獄中被冤屈諸人因魔誘其僕行此無恥之事現失贓已獲故眾皆悅讚榮感謝天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仍欲榮謝聖人聖人辭之曰此乃天主佐我爲與我何預乃歸逾時未久之肥微城一道院欲探望掌此院修士首按托尼乙因聖魯喀素性樂謁得天主默示之人討論益靈諸言魯喀在按托尼乙處時肥微城有一紳董其子病甚劇垂危聞魯喀在是道院至跪而懇祈聖人醫之因其信聖人一至必得愈聖人乃謙退而不允曰我

一無所長豈能醫人軀靈諸疾其能令人復活者惟有一合喇

斯托斯至我係土所造之人弗克爲此是人歸憂甚致痛泣望

其子之得生已失吁間掌院修士首與聖人叙談掌院曰我想

我儕不醫病人不慰憂者似與合喇斯托斯所言如我病而爾

不醫我之語相背魯喀曰治病乃他人之權慰憂者亦須有口

才我於斯二者毫無所長我乃一無學之愚魯耳果爾樂意憶

天主亦樂意則領我偕行行時日已暮及至入室見其子亦瀕

死不作聲其父母家人相跪懇切求天主醫其子爲克獲延於

世時病者之父及按托尼乙求聖魯喀代祈醫其子聖人舉手

所之果愈，後至道院，而仍歸其山，以避人之誇獎。因聖人之性甚謙退故也。一日院首命其跟役視彼病童如何，藉察驗聖魯喀祈禱之效如何。役急歸，稟院首日：「此童昨夜病垂危，今朝乘馬浴澡堂，院首按托尼^乙聞言，深駭異，遂歸榮讚於天主。維時衆人因伊而獲救，聖魯喀益世甚廣，日踵其門而求者，聯絡不絕。伊不堪其冗，恐於安常守禮不便，是以聖人欲避靜處，免人煩擾，卽遣一徒，名格^兒瞞^納赴闊^福咻^城，求該處之能士，名肥鄂斐拉^{克特}者，畫一善策，仍居伊鄂按之山，忍衆煩擾，抑或適他處優遊。肥鄂斐拉^{克特}爲之畫策云：爾效昔時大阿^兒些尼

^乙彼自天得策，離人而能獲救，義德魯喀聞是言，深悅，遂偕徒而他適，居於海濱之野，地名喀拉微耶。居是，自食己力，卽如耕種灌溉，碾麵團餅，躬親操作。時有巨艦泊於離近，舟子登岸，入伊等室，渺而無人，蓋聖人及徒已他往。瞥見其碾石甚美，竊之於艦，迨聖人歸，不見，知被盜，覓至艦，詢之。伊等對以不知。聖人曰：爾等未竊，可安渡，致彼竊者。吾將祈天主，任主施爲。語畢，歸。盜碾石者立斃，衆皆驚惶，還付聖人碾石，祈赦宥。聖人因竊者之斃，衷心憂忡，爲之涕泣多日。聖人居此三載之期，嗣逾三載，值阿噶^兒之人侵沾阿提喀地，聖人遂遷避野島，人烟絕跡，乏

水之處名阿_木坯_勛於此絕飲缺食多時另遷往茲提喇耶處
於此魔驚之以鬼幻聖人驅伊出是處聖人居此直至死焉嗣
後有多人欲學修士就訓聖人在此卽興建一修道院時阿_特
提喀處之掌刑官名克喇涅_特者欣慕聖人之模範懿型卽此
道院因瓦_兒瓦喇之名建一堂聖人居焉日事齋禱殷事天主
引領人得軀靈之救贖然聖人之言行亦足資人之景仰而獲
益俾藉伊所禱醫人之疾症卽如修士格喇郭喇_乙患腹疾聖
人醫以一言卽得愈又在肥微城內有一名婦久患險症衆醫
擬以必死聖人遣其徒旁克喇提_乙以聖油傅之卽刻痊愈義

德士善醫人諸疾且有先言之能其事如左夫聖人居是七載
之期屈死之先曾有一義德之徒名斐鄂鐸錫_乙其兄名斐利
普乃爲君嚮道欲往聖人道院顧視聖人及其弟因素聞人傳
述聖魯喀行實甚好聖人預知斐利_普將至謂斐鄂鐸錫_乙曰
爾備佳餚蓋今日爾兄至此斐鄂鐸錫_乙聞言驚喜交加謹備
饌以俟之且屢適戶外窺探至日暮其兄斐利_普果至携多餽
糧聖人款待之衆筵會間歸榮光於天主彼時聖義德士肆飲
放食却緣款待斐利_普之故筵竟誦晚課經各就寢斐利_普輾
轉不寐竊思聖人之行忖度曰此老乃二心者耶何肆食飲量

其齋禱及一切動靜神情皆僞爲遂倚枕若夢中倏見異觀有二童體極光容甚怒嗔視之曰爾何妄臆聖義之人私心謬擬無疵善士爾不時視以屬地者如度其二心僞爲爾須仰觀天主賜其榮何等宏大斐利普卽仰視之見一極榮福區陳君儀仗被君服聖魯喀立焉面生巨光心甚惶恐遂覺語其弟及諸修士由是其疑心頓釋迨將此事告之於聖人卽求聖人諒恕而歸焉義德士知其屈死預適野往謁他修士等曰祈爾儕代我求天主伊伊斯合耶穌斯合利斯托斯不知後此能覩面否謁後返己院鍵門三月爲備己將終死之前八日病體極軟臥於榻伴

伊坐者謹有一神品祈留遺囑如何葬殮埋於何處曰爾以繩絆吾脛棄於大野緣人雖無所取野獸尙堪食我司祭求聖人易其遺囑迨日旰曰爾將我葬於現卧處可也蓋天主預備受讚美榮光其聖名焉語時日已旰言畢目仰觀曰我主我靈將付於爾掌握中矣遂謝世此係二月初七日其靈遂歸天主榮福聖所矣翌日晨諸神品及恒俗人衆咸集痛哭因世之輝燭已燼矣依其囑遂葬於功修小室中嗣逾六閱月有修士名闊錫瑪者由葩福拉宮地往伊達利國天主現異像示令適聖魯喀葬處居止闊錫瑪至則居之將義德不朽聖尸棺柩環以花

垣將小室易爲大堂，嗣由聖尸施顯多奇跡，流馨芳聖膏，病者傳之卽愈，如跛者傳之能行，瞽者傳之得明，負魔者傳之得驅，疾病者傳之得愈，此皆聖魯喀代祈之於天主所致，因此衆皆歸榮光，權柄於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記憶聖致命尼闊密底亞之四大臣及其家人，共一千零三人，在尼闊密底亞地，因聖致命焉。爾時底鄂克利提洋爲君，威如猛虎，凌虐平人之刑役，聖教頗受窘迫，衆人因合喇斯托斯名被繫獄底被殺者，不可計憶。彼時因合喇斯托斯受難之

衆僕卽係斐鄂嫩

木普特

主教及斐鄂納、斐鄂納者乃昔行術

者，並四大臣，瓦茲

斯耶烏

些微耶

烏提吸乙

及瓦錫利德是也。

伊等乃看護聖致命之嫩

特兒

者，却非謂阿列克桑德喇亞之

大主教，乃底鄂

克利

提洋之司寢室者，維時伊等四人之妻亦

受難，蓋緣信奉聖教，承認

合喇斯托斯

之心，不可摧搖，爲主捐

己之生命者，嗣後伊等家中之僕役，及自由者，伊等各自同心

思索云，管轄我儕於此世之主人，爲信

合喇斯托斯

輕視此虛

幻不久之世，爲尋天國，藐諸屬地者，克享永遠之福，緣何我儕不做從之，亦宜往君前白者，吾等皆係奉教，願侍我等主人舍

此暫生而得來世之福，邀不朽之榮冠，如是衆之善籌僉同，各皆甘心情願，並伊等妻孥等，共一千有三人焉。齊集非義刑罰之底鄂，克利提洋前，僉厲聲曰：我衆係奉教者，願隨從我等父及主人，因合利斯托斯之名流已血，絕不拜順魔鬼及聾瞽啞，無靈明之偶像。君見伊等衆多，始大怒，繼則佯爲和容，溫辭挽勸之曰：何爾儕若是之愚？何爾儕樂意受苦難，我與爾儕善謀如父，其祭偶歟，則不如耶。烏些微及其友之愚，而致橫死，爾儕若肯聽我命，祭神偶，我將賜爾儕榮光厚賞，定可富饒。衆聖曰：我衆不圖爾之賞，亦不懼爾之殘酷，所懼者，只我。合利斯托斯

我等祭祀讚美，獻於伊，卽謂眞實生活之天主。君聞伊言，益怒。又見伊等勇敢堅信，合利斯托斯深恐伊等誘惑百姓中，實爲亂階，遂用自己之兵，拔刃環攻衆奉教者，將其中幼童以及懷抱者，亦有一歲及一二月者，衆兵重疊圍繞之。君謂之曰：現今爾儕遵依我命，承認我主，虔誠叩拜之，立獲平安回家。爾等豈不顧惜伊之子女，如我憫恤爾儕然，何無明悟，使爾儕以及子女立見死亡哉？若爾不聽我，卽合利斯托斯亦不能輔助爾。衆聖對曰：我等慣習叩拜獨一在天之眞主，及主獨一子聖言，卽係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萬物由彼而受造者，及聖神，

爾勿以虛幻之辭誘我哉，使我等背叛我主合利斯托斯而拜爾所拜無靈明之偶像，胆敢比合利斯托斯所賞吾等永遠之尊貴耶？君聞言怒甚，勿論其他盡戮之。於是男女老幼襁褓韶齡者，計殺一千零三人。合利斯托斯諸聖致命男女老幼，成其信認聖教致命之功，於耶吉撒突。人所謂哮喘兒月十三日，卽我等二月初七日，在尼闊密底亞內，大主教所轄之微肥尼阿城，時當以日之爲光，使人能明目觀覩，聞聖致命之言，亦能啓人明悟，如天以星辰爲華麗，聖教之以聖致命爲榮也。底鄂克利提洋爲君，而我等奉教之爲君，乃伊伊斯合利斯托斯伊

爲君於天國，榮光讚美之聖父及子於無窮世，阿民。

二月八日

極苦致命聖斐鄂鐸兒號斯特喇提拉特之事跡，乃其僕屋瓦

兒所述聞致命之言，蓋天雖明，須星飾之，聖教雖神，尤須致命者飾之。記憶致命者，乃恕罪療疾者，爲危難者之撫恤，受污魔難者之拯救，記伊者，卽記伊爲生活健壯，爲好致命者，致命之大功，乃爲聖人之榮冠，以身所負之傷，及凡世之美，如穢，因不背合利斯托斯，故天主賜伊等之生命，如無形體之天神，然自古卽爲人世之仇，蓋意欲勝鼻祖，故至今仍與敬天主者爲敵。

不釋如與兇猛野獸然卽係立功敬主虔誠堅信者與彼惡魔戰魔鬼曾遣一奉教之仇兇如野獸與合利斯托斯之伍爲敵此敵卽利乞尼乙也如聖人之僕屋灰兒所述聖人之行蓋利乞尼乙乃虔誠君匡斯唐廷之妹丈利乞尼乙由無道瑪克錫密洋得君位遂效尤伊等復興窘逐聖教之謀彼乃遣人覓著名及尊貴教人於各城各處並矯詔將合利斯托斯兵勇擊戮無遺在些及斯提阿有四十員臣工被殺而致命者並有尊貴之兵七十名外有於瑪切鐸尼亞之男子三百名彼時無道之君見無數虔敬人並不畏死輕視不義之旨乃下命令俱殲之

尋命徧捉奉教中著名尊貴者蓋於此城有爵位者強逼伊等叩拜偶像心希以勢警衆迫順之至被捕役亦細心尋索各處奉教之著名者時利乞尼乙於尼闊密底亞居時卽聞有將軍名斐鄂鐸兒居於伊喇克利城近黑海又聞彼爲奉教者已誘多人歸向合利斯托斯矣聖斐鄂鐸兒之原藉乃耶烏哈伊特

距伊喇克利城頗近聖人體偉貌俊語言清妙乃聰明智慧士是以人稱之爲喇鄂喇托兒譯卽善言之泉昔者君陞聖人爲斯特喇提拉特譯卽將軍於伊喇克利城因其果勇素著其尤著者在耶烏哈伊特城力勝巨蛇時耶烏哈伊特之野有巨穴

內潛藏巨蛇，長數丈，每出時，地爲之震動，逢人畜輒噬之。合利
斯托斯之勇將聖斐鄂鐸兒聞之，心嚮除之。爾時尚在將軍署，
不令人知，遂執利械於胸間，上有十字文，自語曰：走，以合利
斯之聖力，救本國之危，卽係兇猛之蛇，迨至其地，見緣草葺
葺，棄騎遂卧於地候之。爾時耶烏哈伊特之南，曾住一虔誠之
婦，名耶烏些微亞，壽極考，聖斐鄂鐸兒號提嚙者，在瑪克西密
洋及瑪克西爲君時，受難致命者，此婦請其尊屍，以香膏傅之，
葬於己家。耶烏哈伊特年年慶賀記憶之。今見合利斯托斯之
兵斐鄂鐸兒號斯特喇提拉特恰於田中熟睡，甚恐，至其處拉

其手喚云：爾來知此處有可畏者乎？曾有多人死於是，速起行
爾之路。合利斯托斯尊貴致命之斐鄂鐸兒起問曰：母歟有何
驚懼？耶烏些微亞等曰：天主之僕，我之子，此處有大蛇，因此無
人敢由此行。大蛇日出覓食，逢人畜擊斃而食。合利斯托斯之
堅兵斐鄂鐸兒謂曰：母歟，爾可去遠立，觀我動作。合利斯托斯
之力，尊貴之婦遂離彼處，伏於地泣曰：奉教之天主歟，祈爾輔
伊於此時云。合利斯托斯致命之聖斐鄂鐸兒請聖號，並擊己
之胸門，仰日向天曰：天主伊伊斯合利斯托斯由父本性發
光者，勿却我之禱，助我之力，賜克勝抗拒者。今爾合利斯托斯

亦係天主，祈自爾至高聖所賜我勝力，爲勝仇蛇。嗣向己馬如與人相言曰：宜知天主權及能力，施諸凡間，不第在人，亦在牲畜。天主亦堅固爾，爲輔我抗拒伊者。馬聞本主之言，遂立待蛇出。合利斯托斯致命者，立於岩穴，大呼曰：我告爾，因爲世人之被釘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名，命爾由穴出來就我。蛇聞聖人之聲，遂起，起時彼處地震。聖人請聖號上馬，至蛇處，馬以蹄極力踢之，四蹄并立於蛇身之上。彼時合利斯托斯之兵斐鄂鐸兒，以刃戮蛇斃，遂曰：謝爾天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因爾此時已聽我，並賜我斃蛇。嗣後聖人平安回至將軍署，欣忭讚

頌天主耶烏哈伊特城衆及四方之人，聞其事，皆往彼處觀之。

見聖人所屠之蛇已死，皆奇異，即聲曰：斐鄂鐸兒之主，實爲大。

遂有多人並多兵，歸向合利斯托斯，成一合利斯托斯之羣，讚

美天主及子及聖神之名。聖人在伊喇克利城住，傳宣合利斯

托斯爲真天主，並有希臘之多人信從，而爲奉教者。每日有人

向聖人求領洗，幾乎伊喇克利城人悉入教矣。無道之君利乞

尼乙聞而憂之，遂由闊密底亞即其曾居處，委員佩刃往伊喇

克利城，爲宣召聖斐鄂鐸兒。伊等既至伊喇克利城，聖人款待留

備盛饌。伊等遂使聖人往利乞尼乙君前，曰：往尼闊密底亞，愛

爾之君前，伊聞爾之智勇及容貌，極願見之，將欲賞爾。聖斐鄂鐸兒對曰：國君之旨我宜遵，奈今日明日當歡欣喜樂，日後可順其旨而行。及至三日，勸聖人偕伊儕同赴君處。聖人不允，於欽委員中，委煩數人，將伊奏摺帶回代奏。奏曰：此城中現有內亂，不克適，因有多人背棄本國之神主，而叩拜合利斯托斯城，中背神主，而讚合利斯托斯過半。伊喇克利地方，將非爾有，是以我懇爾，爾之國當欽勞，爾可携兩尊大神主來，一則爲息國之亂，二則爲堅固本國素信，歸向神主。爾與我等同於廣衆前獻祭於神主，衆見我儕叩拜，將亦效尤，亦可堅本國之素信。聖

人所呈利乞尼乙君書如此，只爲激君往伊喇克利緣聖人願於己城受難，以藉合利斯托斯名而流血捐軀，並爲堅固聖教勇敢，盡己受難之功。君得書，披閱甚悅，卽時領兵入千，並尼闊密底亞大臣，歡欣往伊喇克利，偕親王及文武大臣，並昇有金銀大偶，於是聖人依例祈禱，時見異觀，隔屋室穿透自天之光，有如巨火，照伊至其首，並自上發聲云：斐鄂鐸兒，爾勿悞，我偕爾，聲畢，其異觀皆無。聖人知因合利斯托斯受難之時至矣，心神并悅，聞君近及城，遂入祈禱之內室，泣禱曰：主全力之天主，凡冀望爾恩者，爾勿遺之，然顧慮伊等，祈施恩於我，並護佑我。

於爾敵之誘惑，不使我陷於違我者前，並不使我之仇敵恥笑我。爾固我，賜我勇敢之力，以因爾名遇難，並因愛爾捐我之生命。如爾愛我，亦爲我等捐己之生命。於十字架然，聖斐鄂鐸兒含淚如是祈禱畢，淨己面，衣光服，騎於達兒當之馬，卽是耶烏哈伊特擊斃蛇之馬。佩己刃，偕同民迎接，叩拜於君。恭迎曰：叩祝大主，親秉權之大君金安。君悅聖斐鄂鐸兒之迎，親其面曰：爾俊童，同一慶哉。爾乃至美之將軍，勇健之軍，爾光若日，乃極力護佑本國之規，堪稱君冠者。爾當接我君位，彼此相叙多樂愛。進城作樂慶賀，是日極歡忻。次早於城中高阜立寶座，利乞

尼乙君偕斐鄂鐸兒

號

斯

特

喇

提

拉

特

入

座

先讚城與民及將

軍曰：此處誠可謂天主寶座，人可稱此處爲第二處之天。嗣復曰：此乃大城，民亦衆，且係正直虔敬主者。他處不敬神主，非似此處。蓋此處之人，特加尊敬事奉衆大主。故伊喇克利奇異勇敢之主，甚愛此處，卽大主者名底乙及女主阿利密納之子也。故以己名名此城。此城必須爾斐鄂鐸兒大人護佑，儼如爾城然。爾克治理此城之民，皆虔敬神主，因爾敬奉，祇修行於偶前者。晝夜諸時，特爲悅耶利尼之神主。今爾之信較他人強，在我前須顯示，卽謂獻祭并叩拜神主。廣衆見爾盡心於神主，亦可

知爾爲大主之友，我爲君者亦暢悅。君以此暖言誘聖人，然聖
斐鄂鐸兒答曰：願君萬歲，遵爾旨，仍求爾將所携希臘國之神
主、金與銀者，悉付我，我携至家，宜先爲之祭祀，行爐儀，焚香，叩
拜。此後卽於衆前祭之。君聞言悅，遂命取金與銀之神主，付於
聖斐鄂鐸兒，帶至家中。至夜內，將金銀偶像煉碎，分子衆貧窮
者。次日君遣使召聖人，行其所許之事，卽係於此日。當衆面前，
獻神主之祭。聖人諾允之，恪慎就至君前。君復至高阜，坐寶座，
對聖人曰：極智慧之斐鄂鐸兒，可羨之將軍。前者賜爾多尊，正
爲此慶賀獻祭日，可明獻祭於主，使衆見爾盡心於神主，藉訓

引伊等盡熱心侍立伊前之百夫長，名瑪克些納提乙者奏曰：

我之大神主，被此不堪之斐鄂鐸兒騙之，因我昨日見女神主

阿兒鐵密達之首，曾於一窮苦人之手中，忻悅而行之。詢伊何

所獲，語我係斐鄂鐸兒將軍所賜。君聞言兢慄良久，癡呆無言。

聖人接曰：此乃恃我合喇斯托斯之力，瑪克些納提乙百夫長

奏爾是言，俱屬實情。碎爾之神主，所爲盡善。然爾之神主，既不

能救碎己之危，何能助佑於人。利乞尼乙聞聖人所言，已成啞

迷不悟，手捫臉曰：嗚呼哀哉！朕爲爾羞矣。夫復何言？施何計謀？

我雖爲君，擅全者，亦無計謀矣。率領多人齊集而來，反爲所辱。

甚者，乃我凱勝之神主，被無廉恥者，碎而濟貧，嗣向聖人曰：斐
鄂鐸兒與，我賞爾爲報償於神主，爾既得賞，宜如何感激報之
於神主，我敬爾之時，豈望此乎？我由尼闊密底亞就爾，乃爲此
乎，不義且惡之渠魁，實乃詭詐奸猾之子，居於污穢者，設暗謀
誑我，然我神主恃其力，絕不甘休，亦使爾遭辱，聖人對曰：昏憤
哉，奚何爲，爾自審之，卽知爾神主之力，其若果真實之大主，何
己不能自庇，何不怒我於碎際，爲何不令火焚我，是殆無靈無
力之物，被人手鑿鑿與金銀同，我哂君之怒，及背叛爾兇猛，是
無明悟，我勇敢，不防爾之兇猛，因毀爾之神主，爾憂鬱，我喜樂，

爾抗拒天主，我讚美之，爾毀謗真實之天主，我則以詞讚美之，

爾叩拜死神主，我叩拜活天主，爾事奉污穢之些喇批德，我事

奉至潔無玷我等主宰合利斯托斯，爾敬多惡之阿坡凌，我敬

居至永世之天主，爾乃福喇乞亞之炭，我乃囉瑪之王，爾名利

乞尼乙，卽耕傭之賤稱，我名斐鄂鐸兒，卽天主之恩寵之謂，爾

勿怒，因爲顯現爾內之苦，如驢及黃羊，彼時利乞尼乙怒甚，命

褫聖人衣，曳其四肢，以乾牛筋重撻之，撻聖人之卒，竟無憐心，

答三四下，換一人，重撻聖人之脊六百，肚腹五百，君謗之曰：斐

鄂鐸兒，忍霎時，候爾之天主合利斯托斯至，救爾於撻爾之人

手中。聖人答曰：任爾施爲，蓋我勿論何憂，何狎何傷，何忍亦勿論何苦難，亦不能使我割。合利斯托斯之愛，君極恚曰：爾尙承認爾之。合利斯托斯之人耶？遂命以錫棍重撻其脊，後又以鐵鉋鉋其體，鐵刷沾毒油，刷其傷處。聖人堅勇忍受諸形，不發一言，只曰：榮光我之主。與刑畢，君命下之於獄，並以練縛其足，五日不與之食。五日後，命備十字架，將致命者釘於其上。如我等主。合利斯托斯被批拉特釘然，亦係釘其手足，忍心之刑役，將聖人傷上復傷，疼上加疼，更以尖長之釘，錠其肺腑，並以薙刃割其身。其他幼童，以弓射其面，矢中其眸。彼烏及兒因見其重

苦，及聞其肺腑中之呻吟，遂將筆及書放下，伏於聖人足前，哭曰：主人降福我，主人降福我，我之主人。合利斯托斯之兵斐鄂鐸兒。與賜爾僕末言，聖人默示而言之曰：烏及兒，勿遺棄爾事奉之差，視我所受之苦，畢書我受之難，並寫我逝世日。又呼曰：主。與爾先已言，爾與我偕，今何爲遺棄我？祈主鑒視之。因爾名，伊等如兇猛之野獸噬我，並抉我之眸子，剝我之軀，破我之面，落我之牙，僅有我脛骨，懸於架，求主憐念我，爲爾於十字架上所忍者，卽鐵器並火與釘傷，皆爲爾，復求收我之靈，自暫時之世，致命者言畢，遂緘口無言矣。伊之屍首也皆碎，利乞尼乙憶

致命者已死，遂遺其屍於架上懸之。夜初更時，主之天神由十字架解其屍，並使其復初無傷而健壯，猶以口親之。與伊曰：慶哉！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以聖寵堅固爾，此乃主已有言，與爾偕。今亦未遺棄爾，此後成全爾之功，方得往受天主爲爾所備永生之冠。天神與致命者言竟，遂杳。致命聖斐鄂鐸兒感謝天主，以聖詠之詞曰：我君我之天主，讚美爾名於世，世污穢之利乞尼乙未至天明，卽遣百夫長二人，一名昂提鄂合一名葩特，唎乞乙與二人曰：爾等前往，將惡斐鄂鐸兒之屍取下，付於我，爲置於錫器中，而擲於深海，以使奉教者不能取之。二

百夫長近十字架時，只見架不見致命者，昂提沃合對葩特唎

乞乙曰：伊等噶利列阿人云合利斯托斯乃真由死復活矣，我

懷斐鄂鐸兒亦係合利斯托斯使之復活與，迨葩特唎乞乙近

及十字架處，見聖斐鄂鐸兒席地而坐，讚美天主，時葩特唎乞

乙遂大聲呼籲曰：奉教之天主乃大，除其外無似之者。二百夫

長就至聖人前曰：求爾合利斯托斯之致命者，收納我等，蓋此

時我等願爲奉教者，是日進教者有百夫長，並七十兵卒，利乞

尼乙知之，遂遣留守官名錫克斯特者，帶兵三百名，將新奉教

者皆處死。伊等至，緣曾見聖斐鄂鐸兒恃合利斯托斯之力，所

行之奇跡，亦皆信奉吾等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矣。嗣往彼處，有無數之人，皆於彼處呼籲曰：獨一天主，卽奉教之天主，除其外，別無他主。復誓曰：利乞尼乙所行殘虐，當以石擊死。我等有聖斐鄂鐸兒所傳我等天主及合喇斯托斯君者，於是衆遂生謠，變亂反生矣。有一兵執刃而至，其兵名列昂德兒，向聖斐鄂鐸兒欲殺之。君之留守錫克斯特迎擊列昂德兒，反其刃傷至透列昂德兒之胸，卽有一兵名密兒坡斯，欲爲報仇，反刺留守聖斐鄂鐸兒。息衆之亂曰：因爲被釘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可愛者，曾止天神不准報復人類。聖人甫開導衆之訛。

言變亂頓息矣。遂從之適牢獄，隨從聖人之廣衆及兵卒，因彼處有被梏之囚，遂揚言向聖人曰：至天主教之僕，矜憐我，聖人遂以言釋伊等之梏，啓幽獄之門，告伊等曰：平安去，記念我之勇敢。城衆皆至聖人前，並背拜偶，讚美獨一合喇斯托斯。因聖人治病逐魔，凡被聖人手撫之，卽得愈。若捫聖人衣者，亦獲痊。利乞尼乙人見此，皆往利乞尼乙京中，衆皆將背神偶，信從合喇斯托斯之訓。因斐鄂鐸兒之法術之事，盡陳於君。君怒，氣冲天，遂遣劊手欲斬聖人之首。衆見劊手，衆又變亂欲戮劊手。聖人善言止息衆亂，及傳言，末後曰：諸父兄勿興戰，與君利乞尼

乙、伊父爲魔鬼之僕，將歸吾等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處矣，言畢，祈求天主，禱後，降福於衆弟兄，並請聖號，隨召己僕，卽載其行者云：我之子烏瓦兒，與爾勿怠惰，記載我成全之日，葬我屍於耶烏哈伊特城，隨我先父，迨至爾等死後時，葬於我左。合喇斯托斯之致命者復祈禱後，卽曰：是矣，遂俯聖首於刃下，如此成全致命之功，於二月初八日，在瞻禮七白晝申初時，被斬，後廣衆表聖人之尊，執燭及爐，供停於淨處，後於六月初八日，移請聖軀，於耶烏哈伊特，於彼處顯無數奇跡，藉天主之力，伊爲榮光尊貴，叩拜天主。合喇斯托斯偕聖父及聖神，於世世者，

阿民

耶烏哈伊特受極苦致命之斐鄂鐸兒有二：一、爲號提嚨者，一、卽此將軍也，聖斐鄂鐸兒號提嚨者，係於瑪克錫密洋及其姪瑪克錫密納爲君之時，遇難，卽造成天地後，五千七百九十七年，降生後二百八十九年，葬其於耶烏哈伊特，載於本月十七日，

第二致命之斐鄂鐸兒，號卽將軍也，乃於大匡斯唐廷爲君時，乃造世後五千八百二十年，降生後三百十二年，距於號提嚨之斐鄂鐸兒遇難後，二十二三年，亦移於耶烏哈伊特城二位

聖斐鄂鐸兒皆係耶烏哈伊特者

此日又榮記聖先知嘔哈喇阿之行述

二月九日

聖致命尼乞縛兒之行述

錫喇阿之按提鄂吸阿司祭薩普喇乞乙與俗世人尼乞縛兒相友善甚情誼甚敦人視之不啻同胞爲時既久詎有惡魔離間伊二人不睦時生仇隙至如道塗之人不相遇者先情誼今變爲嫉恨矣二人先時相友後則乃效魔行生嫉爲仇伊等爲仇多時尼乞縛兒維時悟知嫉由魔作故遂邀衆親友往司祭

薩普喇乞乙求其因主名恕痛悔者仍相友如前司祭不欲恕之尼乞縛兒復求他友去求之司祭仍弗諾及至三次皆不允衆之求不欲恕老實之弟兄然彼堅硬之心至不慈者毫無仁心誠爲背伊伊斯合喇斯托斯所言曰恕人者人恒恕之爾欲獻祭於壇如念及獲咎於爾之弟兄則將祭置於壇先謝爾之弟兄復曰爾不恕人之過爾在天之父亦不免爾之罪也尼乞縛兒見該司祭不納中保之請遂親詣之伏其足前曰求我父因主名赦之薩普喇乞乙洋洋弗顧亦無慈心亦無愛意亦無畏天主之心雖當必恕於伊未求告之先因伊乃奉教者又

係司祭尼乞縛兒被辱而歸亦未受恕維時按提鄂吸阿聖教
被窘逐聖教於瓦列喇昂及噶利恩爲君時因薩普喇乞乙係
奉教者借他人被執於總領前受逼拷總領問之曰爾何名對
曰薩普喇乞乙爲何人對曰奉教者何幹對曰爲司祭總領曰
我等之君瓦列喇昂及噶利恩執掌囉瑪全境瓦列喇昂及噶
利恩有旨凡奉教者當獻祭於神須知若有藐視及背君旨者
以各種凌虐重刑治死薩普喇乞乙對總領曰吾乃奉教者天
主合喇斯托斯爲我等君因彼乃獨一天主造天地海及其中
所有者凡異教神主乃爲魔將使滅亡於地亦不能輔助於人

乃人手所造者彼時總領怒之遂命縛之於刃輪之上虐之並
無慈心薩普喇乞乙被刑時對刑役總領曰爾有權於我身無
權於我靈然我主伊伊斯合喇斯托斯乃造我靈者伊有權
於我靈薩普喇乞乙受刑多時皆忍受之污穢之總領見無成
效遂定以死罪判曰薩普喇乞乙司祭輕視國旨不欲拜祀無
死之神亦不失奉教之望故宜處斬時尼乞縛兒聞知將赴法
場薩普喇乞乙屈獲榮福之冠遂急就司祭俯於其足前祈曰
合喇斯托斯之致命者恕我因我乃犯罪於爾之人現爾自天
由合喇斯托斯獲榮福之冠因爾未背伊且於衆前爲其作證

承認之，因其心受魔之惡，尼乞縛見堅心望慈，伊竟硬心，毫無
恕宥之情，伊仍弗恕，未發一語，弟兄向尼乞縛見曰：我儕視爾
似無明悟者，卽刑役亦訝其鐵心不恕，曰：伊將死，有何禍患施
之於汝，竟如是之求其恕爾，所將死者恕之何益？聖尼乞縛見
謂伊等曰：爾曹不知，我與承認合喇斯托斯者所求，天主自知
之，薩普喇乞乙就至受戮處時，聖尼乞縛見復與之曰：求爾合
喇斯托斯致命者，恕宥我，因我犯罪於爾，聖經曾曰：爾求則得
之，我現求爾，卽施我饒恕，薩普喇乞乙並未聽其言，未順其求，
不記聖經所言，以全心愛爾，主天主及愛人如己，因此天主乃

公義之審，勿視人之面，以薩普喇乞乙不順福音經所言，爾赦
人已亦受赦，以何量量與人，則受量亦若是，爲此故，按公義之
判，由薩普喇乞乙回收己之寵恩，故伊背天主，因將亦失榮冠，
時刑役命曲膝受戮，薩普喇乞乙向伊等曰：緣何欲斬我，對曰：
因爾不欲獻神之祭，及輕視國旨，爲稱合喇斯托斯者，無恥之
薩普喇乞乙向伊等曰：勿斬我，我如國君之命，叩拜爾神，因天
主將恩寵撤回，伊如瞽其目，故生心嫉忌，背叛天主合喇斯托
斯，惜已至天國門前，而受榮光之冠，一旦而棄，聖尼乞縛見聞
無恥人薩普喇乞乙之言，泣求之曰：我可愛之兄，勿如此行，勿

如此行、勿背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勿失在天之榮冠、
因已受多苦、已立於合喇斯托斯之門前、復語爾、此爲暫時之
死、將來可獲永生、薩普喇乞乙置若罔聞、一意向求永遠之滅
亡、失去永生、聖尼乞縛兒視薩普喇乞乙急背聖教、及真天主
合喇斯托斯遂揚聲向刑役曰、我乃奉教者、並信薩普喇乞乙
所背之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是以我代薩普喇乞乙
受斬、刑役無領總命不敢行刑、廣衆皆訝其甘願受死、尼乞縛
兒坦然曰、我乃奉教者、不獻爾神之祭、刑役中有一人、往總領
告之、因薩普喇乞乙已許應獻神祭、有一他人、願爲所稱之合

喇斯托斯死、聲言乃奉教者、不祭爾儕之神、及不遵國旨、總領
聞之、命釋薩普喇乞乙其稱奉教者以刃斬之、聖尼乞縛兒因
合喇斯托斯代薩普喇乞乙斬首、時乃於二月初九日、欣然往
合喇斯托斯受凱勝之榮冠、自伊右手、並列其名於聖致命者
品中、伊爲榮光、尊貴、叩拜、讚美、聖父及子、及聖神、三位一體之
天主、於無窮世、阿民、

二月十日

神品致命聖哈兒郎批乙乃瑪格尼錫亞城主教及同伊之衆
人

囉瑪國無道君些微兒時，於瑪格尼錫亞城有主教哈兒郎批
乙以聖經訓衆，於救贖之道曰：我之君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
曾遣先知及衆宗徒等，宣講聖道，使人固守不移，履公義之途。
日，爾等君些微兒，興殘忍之刑，乃爲叩拜獻祭無靈明之偶，使
靈淪於死亡。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君，遣衆先知及宗
徒等，傳予我等以天國生命之言，其言可逐敵蹈蛇，令不信者
歸於信，敗毀邪魔之幻想，並敗壞諸仇兇猛之力，因此吾等當
信，使吾等得永生之言，不使滅亡。主教語此時，被外教人拿獲，
解於總領魯乞昂及總督魯乞乙，以便審訊，逼迫主教總領首

問曰：由爾心及口所出之言，不顧慮有何善惡？良善之老者歟？
爾休想因爾之言，卽不能受難矣。是以爾依吾等之謀，爾須憶
及爾乃耆老者，非幼童。爾明思之，若爲不刑爾，須祭拜我神。聖
哈兒郎批乙答曰：我已年邁，暫時之生將盡，何故背無形之善，
理訟者怒，乃備殘刑向之曰：惡老者，可祭神。聖人答曰：小子，
我不祭魔，爾儕所尊敬之魔鬼，我畫十字聖號，伊等卽戰懼。總
領命褫其神品之衣，而施刑，並懸起，令二僕以鐵杷杷之，剝其
肌膚，由首至足。聖人哈兒郎批乙與刑役曰：謝爾衆弟兄，因爾
搔我舊體，而復新。我之哈兒郎批乙靈於永生。聖人言畢，將二

刑役嚇仆，遂告於總領曰：爾使此人恥辱，伊以爲尊，以刑苦爲樂，其非人得母。合利斯托斯乎？化爲老者之相，來視阿錫亞地方。使阿錫亞人爲奉教者乎？以堅硬之鐵杷杷之，其體如鐵，致齒曲，身毫無傷。僕役言時，總領切齒，謂二役曰：可惡之役，情於遵令者，不依所命而行，爾量以言護庇受苦難者，該二役遂承認讚美。合利斯托斯之力，堅固受難者，然因。合利斯托斯名被斬，伊等之名，坡兒肥喇乙及瓦普托斯，亦有三婦，見致命之受難，亦信。合利斯托斯，遂讚美至聖全力之名，亦如伊等被斬，總督魯乞乙由本處起，親執刑具，刑治聖哈兒郎批乙，搔其堅體。

其手由肘而墜，如刀斫之然，粘於聖人之身。總督無手，伏於地曰：總領輔助我，此乃邪術人。總領至，見總督之手，粘掛於聖人身，遂唾致命之面，而其頭反背向後生矣。瑪格尼錫亞人極驚訝，求聖人曰：息爾怒，使天主之報復轉回，求爾勿以惡報惡。聖人對曰：吾心無惡，口亦無惡，爾當知因天主。合利斯托斯刑罰，違理之首領，彼乃賜我等永生，予不潔者滅亡，彼時衆呼籲主曰：主歟，勿害傷我等犯罪於爾前者。主天主歟，今爾已罰我等之王，使我等向至光，及堪承永生，於是歸向。合利斯托斯者，加增。總督魯乞乙曰：天主之人，主之天神，憐我之痛疾，因我之手，

粘於爾之身，致爾累，祈爾使我之手復於我身，我之疾得救，爾若如此行，我卽信從爾之主。聖人向主祈求，天主曰：「被讚揚之我等主天主，及受體者，眷顧謙卑被梏者，醫治我之諸惡傷，遂聞自雲有聲曰：哈兒郎批乙爾乃地之燭，使照於天，同天神先知居者，宗徒之友，與致命兵偕，及堪與我共談者，已聽爾之禱，收納爾口之音，依爾之言，使伊等皆得痊。」總督魯乞乙及總領魯乞洋皆獲痊。魯乞乙遂伏於聖人足前，求予聖洗，聖人授之，總領直至將此事告於君，並奏未曾嘗逐聖教。彼時多人往向聖人求授聖洗，承認己罪，並有各種疾病，由其獲痊。總領魯乞

洋往君些微兒去。彼時君在批錫底阿之按提鄂吸亞，將所有瑪格尼錫亞城中之事，悉陳奏於伊。明言：「我儕中有一噶利列阿人，使衆皆背神，使病者痊。」總督魯乞乙已獲痊，且已歸向合喇斯托斯。並衆瑪格尼錫亞人皆獲信矣。我亦獲痊，爲此奏聞。些微兒君聞之盛怒，遂呼永遠之衆神曰：「爾等甘受不潔人之辱耶？」遂復派三百忍心兇猛兵，擒聖哈兒郎批乙，多多刑治之。由瑪格尼錫亞解至按提鄂吸阿，兵往，遂獲聖人，以極鋒之釘，錠聖人全身。聖人之髯長，將髯裹繞其體，及頸解聖人往君處。彼時自瑪格尼錫亞城行有十五里，一馬由道右來，作人言，向

衆兵曰、明語爾曹、三百兵爲汚魔之役、爾曹未見偕此人之天主、合利斯托斯及聖神乎、爾忍人爲何如此施行、若釋伊之縛、爾等可得永生、人言由馬發之、衆兵恐背旨獲死、仍命將聖人解至按提鄂、吸阿魔鬼化爲老者狀、立於些微兒、君前曰、君與吁嗟吁嗟、我乃斯乞福之君、有一人名哈兒郎批乙、乃屬我者、乃大術士、使我之衆兵皆背我、而皆從伊、只遣我而來告爾、爲爾勿效我行、魔言此際、衆兵解聖人至君前、君見之、卽以三股長叉、刺其胸、命取柴燒之、將聖人置於其上、緩烤之、使不速死、只使多受苦難、烤聖人多時、適彼處有婦立、爲致君悅、遂以熱

灰洒於聖人首面、及髯曰、死哉死哉、爾死以免引誘多人、此婦卽君之妾、其妹向伊曰、爾無恥者、豈不畏天主乎、遵君旨而不遵天主理者、天主合利斯托斯怒爾、些微兒亦不能救爾、遂向致命者曰、天主之人、壽高德重、天主亦與爾偕、我亦信之、乃救我於罪中者、火燼役亦憊、聖人自火出、而未受傷、君曰、釋之、使其前來、致命者至其前時、君曰、今晨與斯乞福君相叙、故怒爾辱爾、今爾受苦難、而我等甚佩之、我問爾何、爾答何、爾高壽、聖人答曰、度此虛世、活百十有三、君曰、爾旣活此上壽、至今爲何尙不識不死之神、致命者答曰、君歟、我因齒尊而識廣、使我信

認獨一真天主合利斯托斯君曰爾娶妻否聖人對曰在天之
童女配於我卽言我之合利斯托斯在地之妻我不識之君曰
爾可能使死者復生乎答曰某無其權而合利斯托斯能之君
命將久被負魔之人昇之來其人受魔難已三十五年矣爲魔
所祟遂放之於山林及泥淖中爲使其人速死所解之人將近
於聖人前爾時魔卽聞聖人之香氣呼曰求爾天主之僕先母
刑治我以言逐我我卽出若爾許我我卽將崇人之故告之聖
人命魔言魔遂曰此人欲欺人盜人之物已而自宣曰須先殺
而後得其產後果殺之卽取其產我見之卽居於其身三十五

年矣彼時聖人對魔曰由此人出亦弗許傷彼魔遂出此人亦
得痊君曰奉教之主乃真實且爲大者君又命將已死三日之
童取之來向聖人曰求爾之主令此子生聖人以祈禱使死者
復甦矣衆見如此之奇蹟遂有多人信從合利斯托斯國君見
之亦甚奇

君有太守名克喇斯普彼與君謀欲消滅傷虐之因伊以左道
妖術而行奇蹟君信其言善念反轉於惡向致命者曰哈兒郎
批乙祭神克逃刑爾者之手聖人答曰苦難使我多益我之身
受若許傷而我之靈得若許忻悅君怒命以石擊聖人之口擊

聖人者曰、爾順君旨、莫罔死、君諭役曰、取燭焚其髯、及燎其面、役持燭將燃懼、真火自髯出、迷亂四周之人、被燒斃者計七十、些微兒甚怒曰、斯乞福君所示我、乃善言、哈兒郎批乙亦乃術士、彼欲使我兵棄我、嗣後君與己之大臣曰、我不知其所信之、合喇斯托斯爲誰、太守曰、合喇斯托斯乃瑪喇阿子、由淫慾而生、有名阿喇斯他兒合者、與太守曰、勿淫語、從何可識其奧密、爾由何知誰爲瑪喇阿、誰爲合喇斯托斯、太守怒曰、鬼子一類、爾較我智乎、阿喇斯他兒合答曰、較爾智、君向阿喇斯他兒合曰、可惡者、爾與我爭乎、阿喇斯他兒合答曰、我非抗拒爾、若吾

言之、我乃爲保全、合喇斯托斯君卽張弓向上射之曰、合喇斯

托斯、爾若居於上、當下來、我現備兵與爾一戰、爾可卽下、立於吾前、否則、吾欲使天隕、日滅、親手提爾、無恥下賤君、謗天主以此言、時地震、驚伏大衆、因在天之主怒、地搖如樹葉、並聞自天有可之聲、閃掣雷轟、聞者實震悚、君及太守被無形之梏而縛、由地向虛空携之、君呼致命者曰、主歟、哈兒郎批乙、因我之罪、受公義之罰、爾告爾主救我之苦難、我書爾天主之名、及爾名於各方、我發恐惶、乃因爾、合喇斯托斯、彼時君之女至、名噶利納向、其父曰、父歟、誰亦不可背天主、伊乃奉教者之倚望、滅諸

不潔者，爾信天主，爾可得救，於無形之梏，伊可釋爾之縛，縛爾者乃永在之。合利斯托斯不可動者，噶利納遂伏於致命前曰，求天主之僕，轉致爾天主。合利斯托斯釋我父無形之縛，聖人所時，天主施恩澤，君及太守於地而立，並曰天之君宰，造地者，矜憐我，居於天者，施恩於地，君及太守回宮後，三日未出，因恐天主之怒，並想此諸事，彼時國君之女有異觀，將異觀告於聖人曰，我猶如立於濱水之旁，忽見大果木，其中有各種香味之樹，園之當中有極美之葡萄架，於葡萄中間，有極高柏樹，由其根出泉，守園者極可畏，亦不許人入，並見我父及官宦，立於不

遠，爲守園人以火杖趕逐，心甚畏，卽乞守園人放我，入伊對我曰，來此，我以此肩接納爾進，時我聞由柏樹本之泉發聲曰，此地賜爾，及似爾之人，祈爾將此異像解釋於我，聖人對曰，我譯爾之夢，多水，乃天主聖神之寵佑，園乃天堂，葡萄架乃衆義者之院，香味樹乃天神之品，高柏乃十字之榮，柏本之泉像永生，藉十字架之恩寵，賜人類，守園者以肩接納爾，彼乃。合利斯托斯伊乃置九十九羊於山，而尋其一失迷者，遇之以己肩負之，爾父及太守乃由天主之堂，被逐者，因其先感謝主，後又不謝主，復由天主轉入，魔誘受天主如此赫顯之罰，嗣逾三旬，君復

遺棄天主，堅向偶像，遂召致命者曰：哈兒郎批乙爾聽我之謀，拜偶，我等賜爾之榮，聖人曰：不可，我實語爾，爾實乃糊塗，未想好，君怒曰：無明悟者，爾云我言乃糊塗，遂命以鈎鈎其口，牽之遊於各城，君之女趨其父前曰：父歟，爾何爲，爲何刑治義德者，爲何投魔之網罟，棄善歸惡，爲何向死，而背生，爲何殘刑治合喇斯托斯之僕，父歟，爾聽我之言，爾竟趨於惡，而忽於善，因種惡而惡生，種福而福生，爾記天主罰爾以無形之桎縛之，携向空中，因識真實之主，釋爾於桎，而今爾竟遺棄之，衆有權者，實由天主降罰之力，君聞之毫無所改，而怒，命曰：噶利納拜偶，君

女僞順其旨曰：爾願則我拜之，君喜曰：我命釋哈兒郎批乙，因我之女許祭偶，提聖人至，君向曰：我之女噶利納，背爾教而復歸我等，並願祭偶，爾哈兒郎批乙亦可偕之往，行祭禮，卽吾等之所好者，哈兒郎批乙不答，君想其許之，後君女往底乙及阿波林之廟中，與主祭者曰：我痛悔前來，祈神恕我信，合喇斯托斯之罪，命主祭者曰：大底乙有力之阿波林，造天衆神之神，可佑憐小姐噶利納，視國君之面，有福噶利納至，進偶廟，召主祭者曰：先毀何神，或底乙，或伊喇克利乙，或阿波林，主祭者曰：小姐，勿逞己臆作惡，勿毀救我之神，若不然，伊等搖動天地，彼時

有福之噶利納，就至底_乙前，對之曰：爾若神靈，爲何不知余來毀爾？言畢，擲偶於地，碎至三分。至阿波林，亦曰：薩他納爾魔魁，亦投之於地，遂成灰矣。其諸神亦然。主祭者往些微_兒曰：君與吾等之倚望毀矣。現今日將滅矣。世界將亡矣。因衆神死，君甚驚曰：爾等何言？主祭者答曰：爾女噶利納，碎神很多。君曰：去，可召五十名鐵匠，連夜重造伊像，置於殿中，卽言神主復活矣。卽如噶利列阿人所言_合喇斯托斯_斯由死中復活一般。主祭用心造作，至天明告竣，遂至君女前曰：小姐，往殿觀之。衆神主皆復活矣。有福噶利納曰：神主復活，吾等前往觀之。進殿，瞥見神主。

多係新鑄者，遂曰：怪哉，大奇異。主祭者曰：真乃大奇異。昨日被辱謗，及今增發尊光及榮矣。有福噶利納曰：新神主亦當如舊神主同例毀之。遂向底_乙偶曰：我告爾，爾死而復活，仍令爾活而復死，卽仍前投倒於地。噶利納向他偶，亦如是言。復毀敗之。衆偶悉傾仆。彼時主祭怒甚，復告君。衆偶皆碎。君召己女至前，對之曰：爾爲何碎偶？其女答曰：爾所稱之神，乃無靈之物。君曰：不潔之種，爾非我生歟？須去祭神主。有福之噶利納笑曰：吾已毀之，卽係棄物何祭爲？君怒，遺棄己女，並向致命聖哈_兒郎批_兒恨怨之。將伊送一孀婦之家，以辱之。聖人進孀婦家，其房有

柱、聖人倚之、立時枯乾之柱、遂綠意蓬蓬萌芽生矣、大樹枝葉扶疏遮蓋孀婦之屋、婦見如此之奇蹟、懼之曰、主歟、爾速離我、我何福、不堪接納如此異人、我想爾係合利斯托斯、或天神、或先知、或宗徒、聖人曉之曰、爾勿懼、無妨、爾已受天主之寵、爾信彼爲極大之天主、乃施恩於人、及被讚揚者、翌晨、衆鄰居見其處有大樹、枝葉重重迴還、蔭遮孀婦之室、或曰、伊誰、行此奇蹟、有曰、因哈兒郎批乙止其室中、其柱輒生芽、而成此大樹、入其室、遇聖人坐其中、訓婦曰、爾乃有福之婦、因爾信合利斯托斯、誠有福者、赦爾之諸罪、天主乃收納衆痛悔者、入室之人對聖、

人曰、若爾果爲合利斯托斯之僕、何不實語我等、聖人答曰、吾猶人耳、與爾等無異、因與爾皆係合利斯托斯之僕、故以其名而行此奇蹟也、彼時婦人勇敢接納、揚聲曰、慶哉、哈兒郎批乙發永不息之光、慶哉、哈兒郎批乙乃大仁慈者、慶哉、哈兒郎批乙乃極輝煌之燭、無微不照、爾之言使多人歸誠合利斯托斯、婦言時、彼之衆鄰皆屈膝聖哈兒郎批乙前曰、以口承認、以心信之、並皆受得救之洗、次日、君命解致命者至、審訊信合利斯托斯者、先至、告君致命者所行之奇蹟、如何使枯柱、如生大樹、君異其事、太守向君曰、君主歟、若不速斬術士、皆被伊奇蹟惑

誘遺棄我等之神，愚魯輩皆歸伊矣。彼時君命斬之，聖人聞之，欣諷聖詠曰：主歟，我將歌頌爾之仁慈公義，我欲歌頌於爾前。我將思慮無辜之路，爾將至我於何時？及他諸詞，至終喜悅，就至成功之處曰：謝爾主天主，因爾乃宏恩者，爾乃戮仇敵及敗壞地獄者，及勝死者。天主於爾國憐念我，如此祈求之。天遂開，天主同衆聖天神降臨至伊，並有威嚴之寶座，主坐於其上，對致命者曰：我之友哈兒郎批乙來，因爾所求，我即賜之。因爾爲我忍受多難，哈兒郎批乙曰：主予我之至大者，乃得瞻爾之顯赫威嚴榮且耀。主歟，求爾賞我爾名之榮，置我屍之處，以免在

彼處饑饉及瘴疫之鄉，可獲平安。此即肉身康健，靈魂得救，麥酒豐盛，畜牲繁衍，及人之所需之福也。主歟，爾知因人有血肉，免伊等中之罪，賜伊等地果豐盛，足敷勞作之食，及享受。讚頌爾天主，乃施諸善者，由爾降之露，俾伊等獲痊。主我之天主歟，施爾恩寵於衆，天主即向祈禱之聖人曰：我之勇敢兵將如爾之所求，天主同衆天神偕往於天，聖哈兒郎批乙之靈亦隨之而去矣。彼時兵卒往君前，告之曰：天主如何顯應施榮於致命者，未受刃而死，並見其靈升於天國。君聞而異之，甚恐。君女有福噶利納於君前求致命者之屍，遂取而殮之，以極貴美膏傅

之以金棺殮之、而報謝天主之慈、君懼判己之女、恐使其屈、觀其景況、亦如天主佑於伊身、亦不得已、如其女所願、任伊而爲、於尊貴奉教之中、此皆於些微兒在按提鄂吸阿時、於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喇斯爲無窮世君時、此無敵不可勝、大致命哈兒郎批乙乃天主之神父、護庇普世者、其受難於二月初十日、立於天主寶座之右、代吾等祈求天主合喇斯者、伊爲諸榮光歸於主、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記憶我等義德父破囉活兒伊乃隱居洞府而行奇蹟之人、性至仁慈、哀憐天主屢降罰於普世、爲藉以勵人改惡向善

之志、雖施罰降苦傷、仍能醫之、此我儕之所得見於義德父破

囉活兒行實中者也、其行實如左、維時、伊嘉斯拉烏之子、斯瓦

托波羅克王、在乞耶烏行諸強橫於人、有名之戶、無辜者欲刑

之、且擄掠人之家產、緣此天主欲使外教人勝之、適值俄國饑

饉大荒、我俄國僑寓之波羅福訾人變判、卽係因饑饉自相爭

鬪、維時、聖破囉活兒由斯摩列納斯克城、往居洞府之修道院、

見院首伊鄂按時、卽因院首得修士職、聖人甚勤慎從事、以盡修士之專責、起居循理、彼之節制己身甚嚴、至於麥餅亦不食、惟摘採野蔬、春爲餅而食、於夏間野苳茂盛、採而貯之、足備一

年之需，歷年如此，多年未茹俗間餅餌，因此人呼之曰野苣人，祇食堂中聖祭餅，餘則無他食，渴則飲清泉之水耳。天主鑒察其忍耐節制如此，卽易野苣之苦味爲甘，轉其憂易而爲喜，因彼樂爲天主所悅諸功，並不懼異邦侵擾之軍，伊如鳥之任食野苣，異於富貴之輩，而遂靈之欲爾，有多穀儲蓄克敷多年之需，足資宴樂，至野苣聖人，則以備存一年所用之野苣，當自責曰，破囉活兒今夜若索爾靈，其所積之物，將歸誰何，因此蓋天主曾云，試觀夫鳥，不稼不穡，不積於倉，恃爾天父養之等語，現卽應於聖人矣，有如鳥之尋啄野苣菜者也，伊之摘畢，負荷於

肩，歸己道院者，卽亦如不稼不穡而獲糧食，時當俄國征戰之時，餓殍甚多，天主欲榮誠信者，矜憐屬天主之人，是年野苣之豐收，較他年尤盛，成德破囉活兒多採團和爲餅餌，捨與體弱及飢者，他人見其持野苣團餅予飢人，時亦效而團之，然食難下咽，蓋苦澁不易下喉，隨求聖人之苣食之，而凡聖人所予野苣餅，味甘如飴，因而伊等不欲食麥餅，只討聖人野苣餅，大凡竊取是物者，則色易烏，而味辣如椒，若係聖人降福之餅，光且潔，味亦甘，曾有一修士嘗竊之，而味變辣，色易烏，竟不堪食，如是者屢矣，旣羞語聖人，亦恥求聖人降福也，枵腹難堪，奄然待

斃始赴掌院修士首處盡道其故且求原宥掌院者疑信參半
卽遣修士往竊而驗之果如其言辣不堪食掌院修士首又另
遣二修士一往聖人處討見菟餅並求降福一往竊之而歸察
聖人所賜之餅味甘如蜜色光而潔竊者色味一如前以故聖
破囉活兒之名馳於四遠噉噉者咸跋涉而就食焉彼時局面
大亂強者擄掠放奪貿易者欲避入乞耶烏城而該處禁之不
納是以俄國乏鹽人咸憂之有破囉活兒見人受弊如此
遂由其小室携持多灰塵祈禱天主畢凡絕食鹽者卽予之乃
此灰塵爲極美食鹽聖人所賜者食之無窮不維道院不乏鹽

卽他處之俗人亦如之凡受灰塵者予聖人以錢皆不受道院
中諸人討鹽者闐巷充衢鹽商賈見之生妒心以失獲利之望
故也因刻下鹽貴如寶定價極昂以爲居奇雖減價售之亦無
人買鹽商嗣往斯瓦托坡羅克王處訟曰古洞道院有破囉活
兒者霸我等財貨甚多因伊予人鹽無價而得吾輩引價若干
銷售不易漸致與成本有虧等語王乃想出兩全之策以爲使
商賈不紊亂票引之輸又可使伊獲利乃與己謀士議定鹽價
令之昂貴將破囉活兒之鹽掠取售之於商曰我掠彼鹽爲爾
獲益王只徒倍蓰引價不思商人之成本益虧遂遣人掠其鹽

至同商人共視之，見非鹽，皆係灰塵。王令人嘗之，仍灰塵味，衆皆異之，莫明其妙。王令人將此儲之於室，候三日之期，復驗其果灰塵。時衆人常至聖人處討鹽，不獲，知被王奪，悉詈詛之。有福者謂之曰：王幾時拋鹽，爾曹卽往撮之。三日後，王令人驗之，仍係灰塵，非鹽。遂令棄於郊，灰塵仍變爲鹽，衆拾之歸。王聞之，甚驚訝，不肯宣鹽變灰塵之事，但詢其故於衆人。僉答曰：此乃聖破囉活兒所行之奇蹟也。不僅此端，亦將野覓濟活多人，及凡私竊者味辛，不堪用。聖人降福親予者，色潔且甘之事，悉告之。斯瓦托羅破克王聞之，深漸其擄掠之非，遂與古洞道院掌

院伊鄂按復和睦如初。昔二人不睦，王怒伊鄂按證其愛錢，致人怒，緣此故，譴伊鄂按於圖。兒之道院，嗣恐愛合喇斯托斯之

王烏刺底密

兒

號摩諾瑪

哈

叛，復令伊鄂按回古洞道院。王斯

及托玻

羅克

因此奇蹟，甚愛敬聖母。古洞道院之我等義德父

按托尼

乙

斐鄂鐸錫

乙

亦敬聖破囉活兒，乃知其爲天主僕。後

王誓以不侮天主之僕，亦不擾及之。王謂聖人曰：設若我較爾先死，假爾手置我於柩，爲顯示爾不妒恨我，若爾先我而亡，我畀之於肩，置於洞中室，爲天主赦我於爾身，施行之罪，如是盟

訖，有福

破囉活兒

平生度日無玷，後抱病時，王

斯瓦托

坡勒克

及波羅烏訾人相戰，有福者令一人至，王曰：我身將死，若欲依爾約，欲赦罪於天主，可速來，得與汝晤面而終，藉爾手置我於柩，我現待爾，若遲延不速至，我已死，非我不管之失，爾戰時亦難獲勝，王斯及托坡克聞信亟回，至聖破囉活兒處，仍屯兵於陣場，義德士訓導王以多益靈之言，如勸王施恩言主審判時施賞罰，乃永久者，在世當克己行愛主愛人之事，語畢，向之降福，赦其往咎，親王吻及衆，遂舉手付其靈於天主掌握中，王及衆修士殮之，置其柩於洞室之中，葬畢，仍去戰殺，竟將不信天主之阿噶兒人擊而獲，波羅烏訾全境，擄其人入己轄境，俄

國乃得勝其地土，蓋因天主輔佐之果驗，聖破囉活兒之言矣。由是時斯及托坡克王，每戰與獵，必至修道院，爲祈聖人祝福，及叩拜顯奇蹟之聖母像，並虔拜聖斐鄂鐸錫乙及破囉活兒按托尼乙及他義德士，於洞窟之中，如是彼治國時，雖天主施降多罰，因聖破囉活兒之所禱，反得合喇斯托斯恩寵至多，王斯及托坡克嘗以己爲證，言聖人之奇蹟於衆，以榮耀天主之德，伊爲諸榮光叩拜，無原無父及子，及至聖至善施生活爾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二月十一日

榮記致命神品些瓦提亞之主教聖烏刺錫乙之行述

昔時奉拜蔑視人手所造之污穢偶像神聖因而現之其中有

一榮致命之烏刺錫乙萌生虔誠之德其平生之行乃溫柔公

義稱主心潔而無疵遠避諸惡喀葩鐸乞阿之些瓦斯提亞城

人見伊文行兼優衆誠信者欲立伊爲主教以率合喇斯托斯

之衆維時常有窘逐聖教之事多有因之立致命之功戴致命

之榮冠彼時有聖大致命耶烏斯特喇堤乙伊乃五友之首先

偕己儻致命於底鄂克利堤洋爲君時聖大致命乃於獄中聖

烏刺錫乙於夜中時常看顧並賄獄中之更夫多金並讚其勇

敢之受難且受託於聖耶烏斯特喇堤乙死前以書囑之乃爲

己軀及產及其受難之諸事聖烏刺錫乙彼時於刑役前未顯

己爲奉教者及他諸聖亦然然此非天主所喜彼時奉教人在

城居住甚屬寥寥緣懼苛刑大率隱居曠野林麓山中洞中亦

有不能受其清苦者僞拜偶像暫爲自全之計聖烏刺錫乙於

底鄂克利堤洋爲君時卽於利乞尼乙爲君時遇窘逐聖教之

禍遂隱於曠野之山其山名阿兒碣鄂斯山中有洞伊於洞中

默然隱修齋禱度生常禱天主常有野獸向其前求降福野獸

常值遇聖人思念主之際而樂祈禱如有明悟者不阻其念主

而立於洞前，祇候祈禱畢，伊出時，遂以己手降福伊等，其中若遇有病者，以手醫之。有曰：總領阿格喇闊賴，命己之獵戶，多捕各種食人之野獸，爲刑罰奉教之人，此非一種刑，有以刃斬者，以火焚者，有放於水中者，有付於野獸食者，有時捕役週至曠野及山，亦至阿兒碣鄂斯山，風聞於彼處有隱士，聖主教烏刺錫乙，近至山洞，見聖人洞前有許多野獸頑戲，伊等自曰：吾等往觀視其係何，迨至，見聖烏刺錫乙於洞中祈禱天主，如於宮中，伊等亦未與言，遂回，如其所見，稟於總領阿格喇闊賴，總領遂召多卒，偕往彼處，捉覓隱藏之奉教人，兵至彼山洞時，遂遇

一人，卽聖烏刺錫乙於彼習練祈禱及頌詠天主，遂喚聖人出，曰：同吾等進城，總領召爾，聖人忻然曰：善哉，吾之衆子，等等同往，遂想起天主於此夜中，曾三次顯示之曰：起，起，如爾神品之規，獻我祭，而令我之衆子來，甚善之驚，卽隨卒役，將同行半路中，遇有希臘外族人，因聖人溫柔，及行奇蹟者，求受洗，蓋聖人以祈禱，因天主名，使病者痊，不但人以及牲畜，凡有病者就至聖烏刺錫乙前，聖人以手撫之，及祈禱，伊等之病卽痊，安然而歸，某婦有一獨生子，因食魚，魚骨卡於喉中，而不能使出，以致幾死，其母將半死之子，抱至，放於聖人足前，哭號曰：我等救世

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之僕，憐憫我之子，我只此一子，並將

其子病源示之，天主之聖主教烏刺錫乙，以手撫童子之喉，仰

日向天主，祈主曰：輔助凡呼籲爾乃真實之救世者，祈聽我之

禱，以爾不可見之力，使童子喉中之魚骨出，而痊其恙，其餘不

論人，不拘牲畜，遇見何災何難，憶我之名烏刺錫乙之所禱，而

輔助我，並賜醫爲榮光尊貴爾，聖人以祈禱畢，童子病痊，與其

母不絕聲讚美天主，並讚美聖烏刺錫乙，不只於些瓦斯提亞

及於尼闊坡利，亦有譽矣，伊行至近些瓦斯提亞地方，遇一事

故，有一孀居，家貧無子，畜一牡豕，爲狼攫去，婦爲之哭，見聖人

至，哭控狼貪豕爲啣食，怨甚，聖人溫慰之曰：婦與爾亦弗憂，轉

爾涕，狼還生豕，且無恙，言畢，聖人仍行路途，向攫豕之狼，將其

啣豕放之於婦前，毫無傷損，狼遂逃於曠野，孀居收牡豕，歡忻

讚美天主，聖烏刺錫乙迨至些瓦斯提亞城，總領阿格喇闊賴

知之，遂命下於獄，至次早，坐公堂，天主之大主教，立於其前，總

領見之，遂以虛心誘之曰：我等多神，及我等之烏刺錫乙爾安

否，聖人答曰：承問，總領安否，然而勿以魔稱主，敬之者則與之

同受永苦，總領怒，命以棍嚴擊聖人，聖人被擊多時，告總領曰：

無明靈誘哄人者，爾思爾之刑，能使我背我所承認之天主之

教乎我乃被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堅固者爾願何爲卽爲之
總領見聖人不可奪搖遂命仍下於獄彼時極窮苦之孀婦聞
聖烏刺錫乙因合利斯托斯名勇敢受難及堅志不爲所搖卽
由狼口所獲之牡豕屠之將頭蹄煮之置於盤中尙有已園自
種之果及菜蔬盡力而爲於夜間送至聖人獄中並伏於聖人
足前求聖人食之聖人讚美天主並食所獻之食及降福於其
婦並曰婦與爾一生如此常憶念我卽不致缺乏所需若他人
能如爾之所行者伊等必滿足天主之恩寵並於一生必受降
福彼有福之婦受聖人之誡訓回家讚美天主卽應聖經所曰

普天之下無論何處傳此福音亦必述此婦所行迨二次總領
升堂提聖人對曰烏刺錫乙爾若祭神則生背之則死聖人對
曰神非創造天地之神自能立即能滅嚇我以死我反克獲永
生總領見其信堅不可搖乃命赤身懸之於樹以堅固鐵杷搔
之聖人受痛多時向總領曰不潔及污穢者爾欲以傷嚇我我
有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之輔助我不懼爾有形之罰因我顧
將來之許賜愛主者之福後命自樹縋之仍下於獄拽聖烏刺
錫乙入獄從之者有虔誠敬畏主之七婦於地拾聖人受刑所
流之血塗於己身拽聖人之役怒遂將婦領至總領前言此亦

係奉教者，總領與伊等曰：勸爾曹祭神，我以大榮賜之，尊貴聖婦等對曰：總領爾若欲使我拜祭於爾儕之偶，我等須先自潔，可偕我儕往附近之湖，依規沐浴，然後命將爾儕之神亦携至彼處，拜之於湖濱，總領喜而從之，遂命將己之神偶儲於皮囊中，以錫封之，付於聖婦，命聖婦同衆卒偕神偶齊至湖，迨至湖濱，伊等知係無量之深淵，遂乞兵役暫爲迴避，因伊等赤身，乃將神偶擲於湖中，污穢之偶緣錫而沉底，衆兵見而怒，遂往總領前，稟神偶之被溺，總領因怒，面更色，與兵咆哮如獅吼曰：可惡之僕，不堅執神體，反使之投於深淵中，衆對曰：總領明鑒，我

告爾，乃此婦誘之，使爾之神偶淹沒，我等不知是計，故不暇執之，聖婦對總領曰：真實之主，不懼人之誘，爾之神偶，乃無知覺，乃石木金銀者，由我等手淹沒之，彼既不能自救，豈能救他人乎？凌虐之總領，命燒爐化錫，並取三齒鐵杷，並以銅作衣形之模，火燒妥，置於一邊，又取華麗服，及婦女飾佩各樣之物，放於一邊，遂對聖婦曰：爾於二中擇一，欲拜祭偶像，保全爾之生命，並得光明衣及貴重之佩帶，抑或受爾所備之刑耶？其婦中有二童子者，拾錦衣擲於火，衣被焚，幼子遂向其母曰：我等尊貴之母，勿遺我等於此世之死亡，此世之死亡，吾儕食爾之乳，使

吾等克獲天國之飽飫云云。後總領命褫衣懸之，以鐵鈹杷其軀。衆兵見由伊等之傷處流乳，體白如雪。主之天神自天降，堅固伊等於受難際，並慰伊等曰：勿懼，立爾功。爾等修善行如估價收糧，收畢其主必降福之得賞，並歡忭入爾之室。爾儕亦善行爾儕之功，爲得我等救世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之永生。嗣後總領命解之，擲於火窖中，甫擲火立滅，迨出毫無傷損。總領對伊等曰：遺棄爾儕之法術，而叩拜我等神。聖婦仍如前對曰：爾魔之子，吾等不能遺棄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亦不能拜啞聾而無知覺木石之偶。如爾等所行，爾欲何爲？卽施之。

因吾儕乃被召於天國者，彼時總領命以刃斬之。將聖婦領至受刑處，聖婦遂求兵卒曰：爾容片時，我所禱天主，遂屈膝於地曰：榮光爾極大，至榮我等天主。榮光爾合利斯托斯之國，於無窮世，並祈呼我等於爾恩義之途。何主能如我儕天主之大，求使我出於幽暗，而赴爾真實光明，且甘之處。所求爾使我等於聖致命女斐克刺前，有分，並祈爾收納我等至聖父卽牧者烏刺錫乙之代祈，訓我等於真實之途。祈畢，由地起，舉手仰日向天，潔心全靈籲於天主曰：榮光爾我等天主，因爾賜我等七人如同時被屠之羊，以便因合利斯托斯之聖名，如獻爾之祭，收

納我等靈於爾在天之祭壇，二幼童至其母前曰，爾之榮冠在天之主已爲爾備妥，遣我等於豪傑堅忍，致命至聖主教。烏刺錫乙處是幸，嗣後就至劊手前，七聖婦之首級皆被斬，嗣後總領由獄提聖。烏刺錫乙詢之曰，爾現欲祭神耶，還欲奉主耶，聖人答曰，無恥者，瞽而不視真光，爾誠不及人，人若識生活之主，孰肯祭叩無明悟之偶，而不敬生活之主，我不懼爾之恐嚇，爾欲以何刑治，因。合喇斯托斯受難之體，卽任爾爲之，然天主却有權於我之靈，總領語聖人曰，若將爾擲於湖中，爾所拜之。合喇斯托斯何能輔爾，聖人答曰，瞽而無明悟者，爾以偶像爲

重，以爲可得救，我以

合喇斯托斯爲重，我

合喇斯托斯之力能

顯於水中，彼時總領將聖人擲於深淵，聖人至湖濱，畫聖號於水中，遂往水中行如陸地，行至湖中，聖人坐於其上，如平坦之處，並向岸上所立之衆兵及刑役人曰，爾告我，爾等神偶之力，爾等亦履水前來，六十八人齊呼自己之神偶名，助佑赴湖，亦欲於水上而行，泐然皆溺於湖，如石之沉於水而沒矣，天主之天神自天降與聖人曰，滿受天主聖寵之大主教，爾由水下之受天主爲爾所備之榮冠，聖人遂上陸地，面上發光，就至總領前申飭之，總領卽判伊死罪曰，烏刺錫乙不遵順我，且輕國旨，

並侮褻神主，逞術使六十八人無辜沉溺於水，將伊及偕之二童以刃戮之，遂携聖人及童出公署，至法場，至時，聖人爲己及普世祈主多時，並爲感激伊德者祈之，以使伊等無災全家平安，並爲伊等諸需敷用，祈天主聽伊等之禱，隨降光明之雲蔽之。合利斯托斯於雲中發聲曰：我可愛立功者，爾之所求皆允，旋有劊手殺其二幼童，亦於些瓦斯提亞廓外石上被殺，乃於二月十一日，時有尊貴之婦耶利薩將聖致命等之屍葬於尊貴處，後由伊等之墓前，一草一木，皆能醫人之疾，蓋一失豕之婦，聞天主之主教受難死，遂聚集鄰居及素識者，將其事盡誌。

之因彼時天主施其家所需皆滿足，衆虔敬之，後衆人亦效伊而行，年年記憶聖烏刺錫乙以蠟及芸香獻於堂，並備筵在誠信之家中，並施濟於窮苦及劣弱者，自彼時興尊榮之首，直至現今，慶賀記憶神品致命聖烏刺錫乙如其嫠居之式，是婦乃第一榮光叩拜於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偕聖父及聖神，以至於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榮記聖后斐鄂鐸喇伊係保護正教者，其夫斐鄂斐勒君乃禁滅叩拜聖像者，然而聖后不效其夫之異端，藏聖像於寢室尊供之，並叩拜之，其夫死後，聚集衆神師聚議，供奉聖像於

堂中，並憶死夫之靈，於苦難中，係藉衆聖大神師之所禱，聖斐
鄂鐸喇行極多善事於教會中，並爲天主所悅之事，遂將國事
付與太子密哈伊冊辦理，已遂付永遠之天國矣。

二月十二日

我等神師咩列提乙者，是乃按提鄂吸阿之大主教之行述也。
聖咩列提乙始爲阿兒咩尼阿之些瓦斯提阿城之主教，繼遷
錫喇阿之別喇阿城，迨後升爲按提鄂吸阿大主教，因瑪切鐸
尼乙不爲匡斯唐廷諾坡利京都之僞大主教，以其異端故也。
彼時按提鄂吸阿大主教耶烏鐸克錫乙伊亦係異端阿喇乙

之門人，欲爲匡斯唐廷諾坡利處之主教，因其地物阜民豐，能

飽其無厭之求，以致富庶，因大匡斯唐廷之子匡斯唐齊乙爲

君時，匡斯唐廷諾坡利聖教會主教，較他省爲富饒，因此故耶

烏鐸克錫乙在按提鄂吸阿諸事不理，希圖爲匡斯唐廷諾坡

利主教，按提鄂吸阿人，因本主教不照料教會，渺視羣衆，庶民

甚不愜於心，乃窘逐之，彼遂往匡斯唐廷諾坡利卽爲彼處主

教矣，按提鄂錫阿人，私會議荐選何人，代耶烏鐸克錫乙衆想

此處貴顯者多半阿喇乙之徒，至真奉教之人寡，而且貧者多，

况皆渺視虔誠之正教，受害不少，故咸呼爲耶烏斯他斐之徒。

此乃因耶鳥斯他斐曾爲按提鄂吸阿大主教耳其時會聚議相荐咩列提乙補授而阿喇乙之徒衆慫慂更力因伊等以咩列提乙亦與伊等同道並盼望若得主教在按提鄂吸阿將耶鳥斯他斐之徒亦順其黨議畢注册畫押予薩摩薩德之主教聖耶鳥些微收存遂舉咩列提乙爲主教薩摩薩德主教乃正教人於私會議中亦與之嗣奏君君准乃擁送咩列提乙來至按提鄂吸阿升任該職係總主教品高位大極威榮民咸欽敬肥鄂鐸喇特主教之寫其至按提鄂吸阿時出名神品及衆民皆出迎接便在伊鳥疊亞及外教人亦來接之觀尊貴之咩列

提乙因咩列提乙明悟之士伊爲主教衆深敬悅故爲按提鄂

吸阿之主教實堪勝任於彼在任時聖耶批發尼乙深相稱許

曰吾輩甚爲恭敬聖咩列提乙因伊所至皆有美名風俗亦好

度日無玷衆民愛戴之等語因其爲主教之初民皆悅其枉步

民家而可得聖伊甫至任卽訓民以德行度日去其澆漓之俗

變爲純樸之風伊等强悍之性易爲柔和成奉正教之行因聖

人忖量易其敗風惡俗先須刈去其心荆莠後方成沃壤良田

以播正教之種彼時聖咩列提乙予自耶嚕薩利木而來於按

提鄂吸阿之大瓦錫利乙輔祭之職蓋因其度日行實無玷衆

故愛之，甫任主教，民悅而請至己家，時金口伊鄂按尙幼穉，在學館讀書，聞咩列提乙至，與諸同窓迎之，聖咩列提乙乃予之授洗，迨至其長大時，金口獎勵主教云：彼爲按提鄂吸阿大主教，約三十日，被其仇異端之人驅逐之，緣衆人欲辨明主教係何來歷，咩列提乙究係阿喇乙抑或耶烏斯他斐之徒，並知孰爲正教之宗，聖主教乃於堂中宣講道理，獎許己教會爲真正者，初次公會聚議，定於尼乞亞城，並論天主之性，子與父同在，同性同等，聖子則非受造，乃造萬物者，伊訓百姓時，有一異端，時充輔祭首者，以手塞聖人之口，阻其勿以正道訓人，時聖主教舉手，以手式示意，先示二指，後又示以一指，以示三位一體之意，輔祭首遂不塞其口，以手執聖人之手，聖人復啓唇宣講云：天主乃三位一體，一體三位者，囑令遵尼乞阿所聚議者，若背棄尼乞阿之公會聚議，卽爲失誤，輔祭首或塞其口，或握其手，聖主教非口宣，卽指畫，如是良久，正教之人見之甚悅，以其爲正教之宗，並嘉聖人宣講讚頌正道，阿喇乙黨甚不悅，逐其出堂，常詈辱謂其爲異端薩微利洋之徒，卽求匡斯唐齊乙君審判咩列提乙，配回阿兒咩尼阿原藉，遂於夜間執之，譴回阿兒咩尼阿，時有輔祭名耶烏作乙亦係異端黨，資緣擢升爲按

提鄂吸阿大主教之缺矣。薩摩薩德之主教聖耶烏些微聞知
咩列提乙在按提鄂吸阿被逐，遂離其處，卽回本城，並未多言
一句。阿喇乙黨甚惱耶烏些微，因其於公會聚議時，所獲公選
立主教之文憑，曾存伊手。咩列提乙既黜，遂欲向伊索其文憑，
恐被辱，故伊等求昂提鄂吸阿君前，求君遣使索之。聖人曰：若
要此憑，仍須公議衆主教來取，使臣空回告君。君怒，復遣一使
持書至，以信予聖人曰：如不與此憑，必割爾右臂。此乃恫嚇之
語。聖人讀畢曰：豈只右臂，卽左臂亦任割之。非維不予此憑，急
時更證阿喇乙之惡及違理等事，使者覆命。君甚訝其節操，至

死無懼，遂獎賞其節，異端黨將聖咩列提乙既逐之後，阿喇乙

黨與正教分開，另分一堂。正教另在廓外，地名葩列阿司祭名

葩烏臨，逾數載，君匡

斯唐齊乙

嗣位者，乃伊烏利昂號爲背教

者。甫登基，甚悅虔敬，如釋被譴之主教。時聖咩列提乙亦被釋，

入按提鄂吸阿，見正教亦分爲二，一係屬咩列提乙，釋回後，屬

伊爲徒，一屬葩

烏

臨之徒。蓋伊曾當司祭，屬葩

烏

臨者，因見屬

咩列提乙者多半，乃由阿喇乙受洗後，仍皈依正教，因而生隙

多心，仍有二故。一則因伊等先曾受洗於阿喇乙之徒，一則爲

阿喇乙之徒，挑往咩列提乙爲主教內，雖是教理一樣，却不相

合葩鳥臨因此不愛與咩列提乙同黨，聖人被釋既旋後，見教分爲二，甚爲不懌，爲又安聖教起見，並不與葩鳥臨教稍有齟齬，仍謙恭柔遜，以友誼之。維該處之徒，不喜與本教之徒結聯，伊亦不能照常約束自己徒衆，無道君伊烏利昂欲鞏固其位，居然背天主，叩拜偶像，且於按提鄂吸亞地方，大肆兇威，驅逐奉教。其時聖咩列提乙亦爲所驅，誠謂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適奉教亦遭民間之驅逐，尤甚。該處關鄉達夫捏地方，有偶像名阿波林，其能向人問答，君與波斯之人交杖時，曾至該處禳禱，預求示知與波斯人相戰能否得勝，然於該處有聖致命

及微刺及三聖童之屍軀，瘞於是地。故君問之阿波林，無聲應。蓋魔因懼聖者而潛遁，於今偶像無靈矣。素日偶像之先示知者，悉恃魔之術耳。君因偶不答，甚憂之。僧與君曰：「偶阿波林不語，緣聖及微刺之軀在此故耳。」於是君立命奉教者昇請聖軀移他處。甫請出聖軀時，刻降火自天，焚毀阿波林之廟宇，罄盡僧蒙辱，遵與君曰：「此因彼奉教者嫉妒，故起毀是寺之萌。」君歎宜斬之。君怒，命逐大主教咩列提乙，出離於此城。他人聞風悉避遁。維時按提鄂吸亞二聖司祭，一名耶鳥格尼乙，一名瑪喀喇乙，及將軍聖阿兒鐵密乙，受彼酷虐尤甚，不信天主。君伊烏

利洋死，嗣位者乃約微^昂，係信主虔敬之君。時聖哱列提^乙復回按提鄂吸亞約微^昂，甚加敬愛。緣此阿喇^乙之黨甚畏懼聖人，有數主教雖出其黨，而入正教會，爲使大主教哱列提^乙及君愛敬之。又因君之施惠，亦克及伊等。彼時聖哱列提^乙及薩木薩^德之主教耶^烏些微復令私議於按提鄂吸亞者，其阿喇^乙之黨亦在其中，遂復定初次於尼乞亞公會所聚議之教。因君約微^昂死，嗣位君瓦亮^特，異端主教又同異端入歧途，昏君將鐸瑪尼乞亞^亞之妻及其夫入於阿喇^乙教黨，於是正教被辱，主教等亦被斥，且君居按提鄂吸亞爲時最久，護庇阿喇^乙異

端教尤烈。其黨愈憑其君大肆暴虐驅逐，並於按提鄂吸亞斥逐大主教哱列提^乙出院，直至瓦列^{納特}薨逝而止。嗣君卽位，乃虔誠^格喇提洋初立之時，卽釋宥諸被斥革之主教，開復原職，並原轄境。故聖哱列提^乙主教三已至，三復之。時聖教仍有患，葩^烏臨與哱列提^乙之徒仍不相能。時虔敬君^格喇提洋納却攆阿喇^乙黨，將堂宇悉付正教會。君旨下，遣一王名薩破兒至按提鄂吸阿往聖哱列提^乙及葩^烏臨處，聖主教哱列提^乙曰：天主將羣付我牧，爾由此羣奪之一分，羊之心彼此不忿，我等亦不必分爭屬何黨，皆爲^合喇斯^{托斯}之羣耳。吾儕在地

須協力同牧管羣衆，不必分爭位之大小，同牧此羣，爾先找死，我獨理其羣，均是牧也，奚爭爲？聖哱列提乙言之如此，謙且遜，然葩^鳥臨不從，欽遣之王，啓奏於君，君命將阿喇乙黨之堂及羣，悉付於聖哱列提乙牧之，於是教會又安，直至其卒，毫無更變。維時阿喇乙之黨失權，不能欺凌聖教及其羣，不克疾視聖哱列提乙而誘其羣衆，聖哱列提乙生平之行，有如日光之照聖教會，撥散世界幽黯，在按提鄂吸亞人，見聖人之度日德夢異像，見聖大主教哱列提乙立於神前，先曾耳聞，從未親見，今覩聖哱列提乙予伊金龍冠，寶帶赭袍，與王者服無異，醒而異

之語之於衆，咸不解其兆，今其夢乃驗矣。時君

格喇提洋因夷

狄四起，一人不克控制，素知將軍斐鄂鐸錫乙驍勇胆識，守正道而不倚，乃擇升爲副君，使其管東方，卽其先挖連^{特轄}之者，自轄西方，斐鄂鐸錫乙受權後，有郭提人欲振作^{福喇乞亞地}方，大兵入寇，伊擊退凱旋，至匡^{斯唐廷諾波利城}，欲觀夢中所見之聖哱列提乙，時正主教正在會議，商諸^{格喇提洋斐鄂鐸錫乙}虔敬君，此乃第二次公會聚議於匡^{斯唐廷諾波利城}，君降旨於各城邑，教會主教隨之，聖大主教哱列提乙亦至，君命衆卿及內侍等，不準多言，孰爲哱列提乙，以便伊自識之。伊夢

中曾見欲真知，升伊爲君。時衆主教羣至入宮，君刻認之，指此卽爲聖主教畔列提乙，遂置諸主教，卽身趨至聖主教前，親其手及全身，有如子親其父然。語衆主教曰：我曾於夢中觀彼，着戴君冠服於我身等語。待之較他主教倍敬。時衆主教甚行，有多人被其薰陶，歸入正教之羣內，而爲燈光，如嗣其位。法刺韋昂卽名阿喀乞乙者，後爲別喇阿之主教，還有他兒錫阿之主教底鄂鐸兒，又有名耶勒皮底乙者，彼乃聖畔列提乙之管經士，還有刺鄂底乞阿之主教，及聖伊鄂按，嗣稱金口，得輔祭職自聖大主教畔列提乙之手，及彼之友名瓦錫利乙，然並非切

薩喇亞之主教，乃與之同名耳。此乃別一穉年者，其生在按提

鄂吸亞與聖金口伊鄂按同生一邑。伊等多人均受教於主教，得成義果，後皆分司各處教會，如燭之光照於人。聖畔列提乙在世時，於錫喇亞處按提鄂吸亞亦在錫喇亞之境內曾有一名錫畔汶者，彼係修德

功行者，嗣爲登塔修道者。曩乃於岡陵需一鐵索拴繫己身，有福畔列提乙聞之，訪謁見其鎖之，曰：鎖練安能管束汝身乎？不用鐵用願意，及明悟，卽能管爾身，此爲合喇斯托斯自由之監犯也。聖主教死後數年，爲君者乃虔敬君斐鄂鐸錫乙。昔年乃格喇提洋君下之將軍，因其胆識兼優，民悉敬服，復因胆力獲

勝夷狄之役甚多，初其未爲君時，嘗訝聖^乙列提^乙之奇跡，維時阿喇^乙黨復起，論聖三出異端之言，聖主教起立以手指示之，揚右臂伸拇、食、中、三指，表天主乃聖三，後撮合之，乃示一體，末又并前二指，屈末指，而予衆降福，覺有如巨山之火焰，自伊而出，告此言謂天主三位一體，乃獨一無二之天主，時^乙列提^乙堅固畢，闡聖三主教之^格喇國喇^乙爲^斯唐廷諾坡利主^利教，逾數日，^乙列提^乙主教於未得定議確音之前，卽染病而卒，君及衆主教及百姓哭痛，從優葬之，葬於按提鄂吸亞，近聖致命^乙及微刺之旁，爲護佑斯城，以榮光聖父聖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榮記我等神師阿列^克些^乙卽乞耶^福城主教也，伊係在國中行奇跡者，

按行奇跡聖阿列^克些^乙其父名斐鄂鐸^兒，母名瑪喇亞，居於車^兒尼國^鳥城，伊父爲大臣時，君達尼伊^泐之子伊鄂按在位，君乃聖人之代父也，於初生時，受洗之名耶列斐喇^乙也，迨及歲讀書，年十二，適野遊，持網捕鳥，憊乏，晝寐，夢中人語之曰，阿列^克些^乙何徒勞，我令爾爲捕人者，何網鳥歟，開目視之，弗見人跡，甚訝聲自何來，時自忖此言何意，遂稍悟之，於是敬愛天

主棄父母，不娶妻，樂爲天主工，至摩斯克瓦城之道院，於此得
修士之職，授自院首斯鐵芳，斯鐵芳者乃行奇跡些兒吉乙之
弟，既授修士之職，卽更名曰阿列克些乙矣，此卽於夢中所向
呼喚之名也，彼時年二十歲，於道院爲修士，至年四十，盡心事
天主諸功，如齋禱不寐等，衆悉敬其德修，君伊鄂按之子錫咩
汶總主教斐鄂格諾斯特亦敬重之，以其大德，旋擢烏刺底密
兒城之主教，總主教斐鄂格諾斯特去世，俄君伊鄂按之子伊
鄂按乃承其兄錫咩汶之君位者，君與衆人公同揀選阿列克
些乙爲主教，遣往匡斯唐廷諾波利城，授神品之職，於大總主

教肥羅斐，自陞俄國總主教之後，倍加自勉，刻苦修行，如言行

謙恭信讓諸德，度日時在斯乞福，昏君名微兒疊微，兒疊微曾殺其

兄弟等十二人，性甚悍，欲與奉教者爲敵，衆悉驚恐，伊鄂按君

遂求阿列克些乙，就至微兒疊微，君處順說之，以柔和言溫

暖之，後乃息怒不爭戰，伊復回至摩斯克瓦城，初總主教撒特兒由乞耶福城遷移於摩斯克瓦城，因乞耶福

多有夷狄擾攘戰征之患，不寧故移於此伊於是城建主印聖容之堂，更建公道院，以修士昂

德羅尼略爲院首，卽此行奇跡聖些兒吉乙之徒，又於別城邑

建多堂，因此聲名赫濯，不但奉教爲然，卽阿噶兒之人不奉教

者，亦知其名，時阿噶兒之昏君阿木喇特生有一女，自三歲染

瞽疾、風聞有阿列克些乙者，以祈禱能醫病，乃遣使往俄君伊
鄂按之子底密特喇乙君，求君遣天主僕阿列克些乙祈禱療
其女，且云：如吾女得愈，我與爾睦，否則我定觀兵爾國，毀戮
一空。阿噶兒之君之書至俄京，摩斯克瓦聖阿列克些乙聞之，
不憚，嗣後俄君底密特喇乙求之，不得已允許，未往之前，偕諸
神品登聖母堂，虔禱，禱際，堂內致命聖撒特兒旁柩之燭自燃，
由此聖阿列克些乙知天主輔佑，遂起程一路平安，行間取自
燃燭油，作成小燭，偕他神品等同往，以望天主施恩，未至阿噶
兒之境，其女已於夢中見聖主教阿列克些乙率諸神品前來

寤，語其君，求備資寶衣服待之，其父乃率諸公卿等躬迎入宮。

禁極款待，善視之。聖阿列克些乙遂祈禱，命燃所携之燭，禱畢，
微擲以聖水，目翳立退而明。君及衆大臣因奇跡，皆榮光於天
主。阿噶兒民之君大賞阿列克些乙，及他神品，如禮遣之歸。主
教阿列克些乙歸後，於摩斯克瓦城以石建一天軍密哈伊勒
之堂，以誌於合尼城所行極榮之奇跡。又建一修道院，囑衆伊
死後命置於此道院，仍有多奇美，爲榮天主諸事。至年邁，天主
合喇斯托斯軍屈死期，自知之，乃先入堂領聖體血，降福邦國
及庶民，乃歸位於天主。時在六千八百八十六年，即謂自創世時也二月十

二日、在主教任二十四年、享壽八十有五、葬於新建天軍密哈伊勒之耳室、卽係聖母領報名之堂、嗣逾數載、其屍不朽、衣衾如新、後爲之建堂、將聖屍請入至此、時其聖屍施恩如泉、凡信而祈之者、必獲痊、是藉合利斯托斯光榮而得驗、伊其與聖父聖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又榮記我等義德母瑪喇阿卽女易男服之瑪嘜也、並其父義德士耶烏碣尼乙之行述、

謹按微斐尼亞城中、有名耶烏碣尼乙者、其妻乃懼天主尊貴之裔、曾生一女、名瑪喇阿、其妻死、已撫育之、訓以敬畏天主、迨

及笄、其父語之曰、吾甚鍾愛於爾、其家產業悉付爾掌之、吾其將入道院、救贖己靈乎、女聞言泣云、爾欲得救、令吾沉淪耶、爾不知憶聖福音經、主所言乎、善牧肯爲其羣捨靈、又云、孰救誰之靈魂、如復造之者耶烏碣尼乙聞言甚悅、曰、吾之愛女、與吾之所入者、男道院也、爾其女流、弗能偕、奈何、且惡魔之誘惑、乘隙而入、女曰、父乎、將吾之髮薙淨、易男裝、入道院、其孰能知之、其父聽其說、令其衣男服、薙髮、其家資產業、悉散之於戚友、及鰥寡孤獨者、囑之云、歛爾女態、勿稍露、因男道院非女所宜入也、以免慾心之熾焉、並易其名曰瑪嘜、復云、須隱爾之形狀、

尤不可進男道院，爾於此院住，如在火中，須防爾之玷辱於合
喇斯托斯新婦之榮焉。其後可得天國，囑畢，偕入道院，與此與
衆修士同居，其女功修諸德，日新月增，倏逾數載，衆修士聞其
聲音嫵細，且不生鬚，咸疑爲閹者，或有他意，揣之者，以其克己
守齋，食少功冗，以致音聲婉顫，或亦有之，否則寺人無疑意矣。
不數載，其父耶烏碣尼乙得修士職，無疾而逝，只留孑然孤獨
之女，然其節操功修尤勵，天主俯賜之權，克制惡魔，其負魔者，
携之至，以手撫之，卽克愈。此道院中修士共四十人，皆具聰明
智慧，邀聖寵者，日克己勞力，耕耨於田，每月遣四修士往本院

田園壟畝處作工，道院之間有一客店，因院距田遠，值昏黑卽
投宿於是店，店主甚加恭敬，嘗爲伊等另備一潔室，照料極周
妥，魔見聖女德大功偉，盡心天主諸功，克忍艱辛，因而阻進德
之基，敗其功德美譽，他日院首語瑪噠曰：吾知爾品行兼優，然
衆修士慮爾不入田工作，以佐道院之需，奈何？其爾下地作天
主至悅之工，因合喇斯托斯亦曾親自指使其徒，瑪噠聞言，伏
地云：祈爾降福我，吾卽往所示處工作，可也。於是同三修士下
田耕種，遂栖止客店，店主有一女，年已及笄，與投宿一兵苟合
而孕，兵數教其女曰：爾親詢汝，致孕之由，汝當以青年貌美之

修士僞對之、未幾其親見女腹漸爲碩大、遂詰之、爾其與何人苟合而致孕、伊卽以兵卒之所囑而答之、店主羞忿、卽至道院、忿然大噪云、爾假修士何在、自院內出一修士勸之曰、不必嗔怒、可請入言之、爲何如此暴怒凶狠哉、店主弗悅曰、奈何哉、奈何哉、爾焉知吾之心事、實羞而難言矣、院首亦聞之、乃勸令入曰、何爲若此躁急耶、店主云、自今已往、吾不與修士見面、及至一言亦不相答問矣、院首詫其言、詢曰、果何謂、店主曰、吾只一女、原冀於我暮景、爲我之慰望、何爾修士瑪陵陽爲完人、陰作敗德喪行之事、玷我弱質、寧不怒乎、院首甚驚訝曰、瑪陵在田

未歸、回時、吾斥責而逐之、其後瑪陵同二修士歸、院首讓責之曰、爾胡爲行此玷辱修士職之事、且於道院因爾亦被辱矣、抑何在投宿之處、與其幼女汚私哉、瑪陵聞言、伏地云、祈赦我罪、人、餘無他言、院首甚怒逐之、出院、無須再入、貽我羞、其無辜之瑪陵被逐出院、遂栖止道院之旁門、冬無衣衾、慮乏遮掩、其門出入之人詢曰、父胡爲乎栖此、受此寒暑耶、答曰、緣吾犯罪、院首逐而出之、餘無怨辭、迨後店主之女臨蓐、產一男、店主携之至道院、適遇瑪陵在門外、怒而投於懷、卽走矣、瑪陵抱子泣曰、吁嗟、我罪人、因此而被逐、我爲不全之人、安能行完善之事、故

天主施之以不美，吾安肯令此子與吾同死乎？乃求牧牛者，哀乞乳哺之，儼如父之育子然。無辜之聖瑪竇，不特憂其冬寒，貧苦、各般羞辱，以及撫育，皆費心計焉。至嬰兒涕泣便溺，均皆耐性忍受，其遭奇窘，遇此難境，約三年之久，忍耐而感謝天主。厥後，院內諸弟兄，憐而憫之，乞恩於院首，曰：彼瑪竇因罪斥門外，三載於茲矣，且若懊悔自新，受諸艱厄，亦足償矣。乞子施恩，仍其職乎？掌院不允。衆云：果爾，吾輩弗住道院而皆逝矣。因天主子曾云：爾恕人之過，爾天父亦宥爾之愆尤。若弗恕人之過，天父安肯赦吾儕之罪耶？院首見衆皆如此懇切哀求，足證愛伊

之意，然伊之所爲，有玷道院之清淨，且視衆人之面，故允之。瑪

竇入院後，掌院曰：爾行污玷，宜居修士之末。然依律法，爾犯恰合不準入院之例，故準衆情，暫釋耳。聖瑪竇曰：賞得修士，居其末，吾尚以爲多，不無愧赧焉。藉此俾得奉諸師等，或可少贖愆尤。既入之後，院首命伊歷允苦差末役，然諸事皆克勤克儉，懷謙敬、忍和諸功德心。其育之子，呼伊爲父，其子因伊之禱，以成謙遜之君子。既長，衆皆愛之，其品行兼優，後亦擢爲修士。此皆聖瑪竇故後事也。先其所受窘難，爲天主合喇斯托斯之新婦，天主安慰之，憂愁勞碌患難際，至故時，正寢一小室，院首三日

未覩伊上堂緣伊上堂每在人先故詢之衆對不知旋至伊室見其僵於床其子環泣衆乃復命曰瑪嚨死矣院首聞之甚悼惜並思以何答天主之審判遂命殮以本等之服其洗屍間衆見爲女遂嘩然曰主矜憐我等時院首聞之詢何故僉曰瑪嚨非男也掌院隨至果見是女匍俯於地捧足泣訴曰天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赦免我誤愆因我逐之致伊受多苦難復匍俯於地曰求聖人恕我否則吾赧顏難活矣如是涕泣良久聞聲自天云爾若明知故犯定不爾宥奈弗曉誤施之可赦也時院首乃起令人至店飭店東速來道院視瑪嚨也及至院首謂

之曰瑪嚨故矣汝視之答曰願天主赦彼及吾女所犯之罪院首曰爾當速自悔祈天主赦爾且爾並以此惑我致我亦犯罪蓋瑪嚨實女也店東不勝驚駭默然無語院首遂携之入瑪嚨之室驗查真否雪其不白店主見此事痛爲哭泣自覺無容身之地愧悔難名維乞衆修士及院首爲之誦經殮葬於道院堂另置一區嗣店主之女亦至語其誤指訛證其女遂直言孰使之如此言行此事其後有負魔者至聖屍處拜之其魔立遁凡聞見此事跡者皆驚訝其堅忍因至終亦未道其隱微爲女瑪喇阿只常哭泣爲獲天國償報可愛弟兄乎我儕須效其恒忍

爲覓來世榮光矜憐，卽自我等救贖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因諸榮光權柄，皆歸聖父聖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我等聖按托尼乙爲匡斯唐廷城之大總主教伊生於列爲君時。

二月十三日

我等義德父瑪兒提尼洋

近於葩列斯提納之切薩喇阿城，有一山，其中修行隱士頗多。

誠福滿被聖寵聖瑪兒提尼洋亦曾棲焉，自幼習學依聖度日。

愛天主，至老彌篤，常與魔敵，體貌俊麗，自年十八，卽棄村邑，離

親族，拋家產，避紅塵，居山中，居是二十五載，法天神度生，故獲

天主界予，克愈人諸疾病，藉伊祈禱病愈者甚夥，凡有負魔者，

領之陟山就醫，咸得釋魔之播弄，仍有多奇跡，因誠信主者之

祈禱，有福之瑪兒提尼洋度日之德行聲譽，遙播於四方，聞其

聲名來就者實繁，魔妬彼青年大德，一如年邁者，始厲鬼爲幻，

以唬之，繼則施各法，如先前之誘阿達木，被逐自地堂者，一日

聖瑪兒提尼洋諷聖詠，魔顯蟒形，穿鑽牆壁，如欲使屋傾倒，聖

人有福者毫無懼，視之云，爾何徒費時日，我不懼爾之鬼幻，宜

伏於地，因我有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默佑，能削剝爾權之力，
魔聞言化爲颼，出聲云：稍待，我定設法勝爾，我將執爾如被虜
者，令爾絕望，我如是誘，爾莫能脫之，且逐自爾室，拋爾如樹葉
之被風飄，畢竟看有誰助爾，語畢，頓化無影，聖瑪兒提尼洋洋
洋不懼，如未覩然，反喜悅讚美天主，因學默誦聖書，故克曉天
主命，嗣有數切薩喇阿人相聚，卽談叙及聖人懿德範行，時有
妓女聞而詢之曰：列位既如此讚美，詫異者誰何？我若肯卽能
惑之，如樹葉被風搖落，彼之行有何可獎許？彼乃棄繁華區居
靜處，因不能忍其私慾，克抑制其慾念，因不覩婦女之故，爾伊

無慾念，若薪之不近於火，儻把而火之，未有不燃者也，何必以
此諄諄讚美之？脫彼見我之豔服嬌姿，語言斌媚，態度溫宛，定
必消魂，伊若不惑於幻境，誠可佳也，不惟人當獎許，卽天主及
天神亦悅之，遂與衆人賭賽，訖乃歸己室，將美服易爲破衣，頭
覆敝帕，腰束麻繩，荷一布囊，內藏諸錦衣華簪，以煇人目者，午
後出城，日甫落，至聖人所居之山，適值陰雨滂沱，巨風大作，迨
至瑪兒提尼洋洋室，僞爲可憫之泣聲，叩門云：天主僕，矜憐我，毋
令我於道中飼野獸，我乃昏夜迷津者，是以勿藐視我被難之
人，勿輕視我罪人，亦係被天主造成者，我所尊貴聖人，毋拒我

於是處，如是多言泣求，聖瑪^兒提尼洋啓戶窺之，見此婦身著襤褸，雨濕其衣，惻然心動，而自思曰：嗟乎，可矜之人，至此，蓋吾之魔降歟！然天主誠命於此世施哀矜於人，況我有修士之愿，心不使之入，定被獸飼，否必全被雨淋及寒而斃，如我戕其生，令之入，恐誘玷，或是被誘惑我貞節之身，進退兩難，舉手禱云：主爾爲我之望，爾勿使我爲仇敵所辱，爾堅固我勿令我爲魔所勝，因爾乃降予福者，被讚揚於無窮世，禱畢，啓門放之入，爨柴烤其涇衣，食之以棗，聖人曰：爾於此食并烤暖，爾安寢，次早登程，聖人遂在別屋關門就寢，夜間聖人誦經諷詠乃寢，斯時

魔令之慾念大作，婦亦由囊取出錦衣，改裝易服，大非昨比，扮畢，以待及黎明，聖人出欲遣之往，見其扮富華之態，訝其富麗，且不識矣，詢曰：昨爾窘，今何富也？爾究係何人，須實言之，曰：我卽避雨者，來自葩列^斯提納之楷薩喇亞城，素慕郎君雅操，心甚好之，特來領教，余櫛風沐雨跋涉而來者，正爲郎君耳，君節制何益，何苦克己齋禱，不茹葷食，不娶妻室，此事載於何書，莫非聖宗徒葩韋^迦未曾云乎？貴顯婚姻，不玷枕席，況何先知未曾娶妻，猶得天國，至德耶諾^合亦曾娶妻，天主仍令其偕軀升天，至今未死，阿^烏喇阿^木曾有三妻，亦稱天主之友，并迎接天

主三人如三賓客相迎款待伊薩阿克亦曾有妻猶不失合喇

斯托斯之規模亞闊

烏

曾未有二妻二妾乎亦與天神較較而

對面見天主摩乙些乙則稱爲先知之首亦曾有妻且不時與

天主晤談救耶

烏

雷人自耶吉撒

突

之苛虐而後向登福地達

微德

及諸先知聖人皆有妻室生育子女現悉居於天國妓以

如此言之聖人中心搖搖不能自主矣握其纖手不覺幾陷於

幻境曰我若娶爾將何往何以食爾然一貧如洗如此度日爾

亦日覩至是時我毫無積存妓曰爾祇可允諾與我偕居熱戀

不可錯過青年之會之食何害我有多金銀房屋寶財僕婢使

女若肯此皆屬爾轄之妓所言卽魔領之言如是誘聖人瑪兒

提尼洋意馬難拴漸應從致狎褻乃曰姑待有人不時求我降

福我先出窺視現有來者否若無人便可行此快樂雖不克隱

於天主却當不令人知以免教中人辱詈談諷言畢出立於山

巔詳望途路吾等愛人之天主自彼幼卽未藐視其功勞聆其

禱助其心悛惡向善迨伊下石見有乾枝柴乃携至室置於當

中焚火迨巨烈脫木履自踏立火中被灼身覺極痛乃出之自

謂己曰瑪兒提尼洋在此火中好否若爾克忍其火卽與婦行

爾苟合因彼爲惡魔永火爲爾備之此非彼罪乃魔予之妓可

憫之瑪兒提尼洋爾自忖之、可見之火、克以水滅、此火有光、永
火無亮、舉世洲之海水、莫能熄之、若弗畏此火、卽至彼婦行爾
所欲、說此言、伊想起永苦難、又克己、稍覺痛減、復入火灼之、再
出、伏於地、喟歎訴於天主云、主我等天主矜憐我罪人、宥明悟
之瞽、因我罹於罪愆、爾乃察人心腹之天主、爾知我自幼卽愛
敬爾、爲爾之故、踏身於火、恕我之主、天主因爾乃獨一至善、哀
矜施鴻恩者、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禱畢、不能起立、因燒
極痛、瞬霎乃詠云、天主乃至善伊斯喇伊勒之天主、我所誠信
者、我手足幾乎失措、此婦見有福者、就火灼足、自憶念己之罪、

如夢初醒、脫其美服、仍著襤褸衣、伏於瑪兒提尼洋膝前泣求
云、祈赦我無恥之罪過、因爾知魔之網罟、卽誘惑極繁華、彼誘
我、并令我誘爾、祈爾代我所天主、令我重罪之靈得救、我語爾、
現我不歸我城、及家室、勿令我家人見我足跡、使我可憫者得
救、猶如魔惑於夜、爾與我戰、今我如此與其戰、務得勝魔、使之
蒙羞、如魔令我與爾戰、現爾勝我、我亦勝魔、因天主不棄妓之
悔、婦隨言隨泣、有福者乃云、我因我天主、我赦爾罪、爾可安然
回、依爾言救己靈、務戰勝慾念、悔心改過、使魔蒙羞、婦曰、求爾
指示我獲救之途、何所覓之、對曰、爾往微福列耶木城、尋聖女

葩^鳥利納伊曾於彼建堂并將其事跡畢語之且曰爾若在堂可獲救妓稽首云祈代我罪人禱天主聖人身痛強支持起立備棗果指示往耶嚕薩利^木之路途謂之云悔過自新爲諸善功勿再踏前愆凡持農具而四顧者不能入天國爾須照顧己爲魔不能辱爾天主常聆納改悔者彼聞言泣極痛云普世之望卽天主既有所望卽以之拒辱恥之具自此望心一生魔卽不克制我矣有福之瑪^兒提尼洋向之降福云主我天主祈爾救彼靈魂得成全至終彼妓乃叩拜聖人而行聖人回入室伏俯於地泣禱天主至彼妓行程際亦泣禱天主令伊得救一日

行至夜無宿店乃野眠次日黎明登程仍是哭泣祈禱迨晚至有福葩^鳥凌之女道院問安畢將其始末悉述之葩^鳥凌聞言極悅感謝天主收於道院每日訓以獲救之旨然此妓齋極嚴并勤勞諸功葩^鳥凌囑云爾須由淺入深欲速則不達有福之妓作亞屈死求天主賞聖寵爲知天主聆納彼之悔改否至仁慈天主却予醫疾之能表已納之一日一婦患目痛就至祈醫有福之葩^鳥凌查其信心悔改誠否乃與作亞曰爾自祈禱天主已亦代禱七日天主聆禱目乃得愈嗣是婦亦入院爲女修士焉有福作亞共在道院十二載日日克己常絕食禁眠持齋

極嚴間三五日輒一食餅餌飲些微水眠止於土地其克己有如此尋病卒矣前此有福瑪兒提尼洋逾七月其身之灼痕方愈時忖度云我須棄此適野若不避恐魔再擾亂須居無女跡處所思竟乃禱云天地之主轄江海掌萬物者莫令我靈喪失於地求助我爾爲我之生命道路及爲我之朋杖爾爲我囊之糧爾作我得益禱畢請聖號出室適一海濱魔見其行遂狂呼云我胆壯增力我已克勝於爾我已遂爾於此室灼爾體於火爾現如繫囚之潛逃瑪兒提尼洋與爾何亡耶無論何所吾必隨而擾之直至盡頭處仍當以玷汚勝爾有福者對云非爾之

力爾以爲自此處將我攆逐爾憶我出此有憂非也我離此之故特爲勝爾赴佳境以便勝爾爾二次誘之不足可再來仍不懼因天主助我敗爾之誘力彼妓者雖被爾所惑誘之亦未能行卽伊亦爲勝爾矣如是言畢魔乃幻化遂諷聖詠云願天主興起而其仇敵將散疾伊者逋逃於伊之面如此行至海濱至一口岸詢彼處一舟人頭目云弟兄乎海中有絕人居之島否彼人曰爾何爲曰我欲棄紅塵虛幻世要在一幽靜之處居住却覓不得彼答曰有知海中有有一極可懼盤石島登彼島弗克觀陸曰甚佳我欲往舟人曰資何度生曰我與爾商議爾供我

飲食我予爾祈求天主爾來時多備柳條付我我編筐筥付爾
售之買餅少許予我百日一次送餅及水卽足矣舟人聞言卽
悟其爲靈空者遂允之載入舟航至盤石處有福者見甚悅感
謝天主如其願隨降福舟人登石諷詠云我曾切切冀望主忍
耐之而伊卽惻俯於我聆納我之號籲提我於私情之深壑出
之於泥淖而置我足於盤石堅我之步履云詠畢謂舟人曰弟
兄乎爾可歸持飲食柳條來我將編結筐筥舟人云爾若欲我
將載木與爾建室居有福者不願然聖人於此晝則日曝夜則
露宿舟人卽依其所願一歲予食及水二三次聖瑪兒提尼洋

於此甚適意愜情晝夜不時默念讚揚天主奸媚之惡魔戰不

休復行毀害之法有一夜令海揚巨波鼓颶風使聖人觀浪過
首三丈餘魔幸而曰快哉爾可溺死矣聖人毫無懼色向之云
可憐且無悟者何徒延時日我不懼爾鬼影空嚇因我所望卽
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彼定命爾受辱言畢諷詠云天主救
我因水已至我靈我陷於深泥中并無安立之地我入於深水
而急流冲我云詠竟又曰天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乃無形
之父爲救贖我等降生於世定海轄風者凡物無不畏順爾令
此海及風靜息滅彼毀害令與我戰之魔鬼蒙辱因此爾乃全

能之主。聖人如此言。魔遂稍滅。有福者毫無傷損。於此六載之間。歷若許苦難。受魔之詭計。魔心不干。設他法以誘之。較前尤甚。惡魔覷海內航一艦。乘有男女。魔令颶風大作。海水揚濤。吹至彼盤石。舟損壞。僅一女存生。餘人皆溺斃。女原浮於一板上。至聖人盤石前。扶石邊呼云。天主僕。祈爾以手提我。勿令我溺斃於深淵。有福者見無一人拯之。遂竊憫之。自忖曰。吁。我罪人。此必魔設之網罟。彼弗能勝我。心憶念曰。吁。我罪人。復至害我靈歟。設若不伸手援之。如我殺彼無異。若援之。卽不能偕伊共居。誠哉較昔猶艱。因昔者於陸克他逃。然此只一區。不能隱避。

勢不能已。須拯之。遂曰。天主勿使我靈喪滅。使藉此而益靈言。

竟伸手援之。見其貌美。曰。誠哉。乾柴烈火。弗能兼併。故我匪宜與爾居處。爾獨居此。無所忌憚。現備有飲食可度日。如我此飲食足有餘。若舟人來時。尙須二月之久。迨逾二月。伊將載食飲至。爾可將此事告之。求伊將爾載之婦。語畢。聖人至海濱。畫聖號曰。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爾轄海制風者。伊等懼爾。見之卽戰慄。矜憐我。勿令我消滅。我因爾名。情甘沉溺。較男女受授之污爲妙。轉身向女。我教爾得救。只在祈天主。拯爾靈。不致爲魔踐踏於地。語畢。投海。天主刻令二海豕荷之。女曾親見。直至

莫能睹，二海豕負之岸，聖人讚美主曰：主我天主，我讚揚爾，因爾爲我不堪者行此奇跡，顧視我至終云：時心中思索，不知何之，得避魔誘，入海島，彼亦至誘之，吁，我憶矣，如福音經所云：如此邑窘逐爾，則奔彼邑，誠告爾伊斯喇伊之城，爾遊未遍等云，聖人遂效之，由邑至邑，游行，自謂之曰：瑪兒提尼洋逃之須慎，毋被害於地，如是步行於世，伊遊行際，無杖，無履，無囊衣，只身服，兼無資斧，孑然祇身與靈耳，若入何村邑，卽訪孰爲善者，乞彼食飲，所至隨遇而安，然只稍眠暫息，二年之間，尋游一百一十有四邑，後至阿肥尼，其邑主教蒙天主默示聖瑪兒提尼

洋始末之行實，義德者知其屆終，入堂而卧，語人曰：爾速呼主教至，衆意彼爲合喇斯托斯佯痴，伊令仍呼主教至，他人至，主教曰：堂中有一人偃卧，不知爲狂耶，抑或佯以合喇斯托斯爲痴，伊命呼主教，主教答曰：爾衆真狂，彼較我尤善，可速上堂，主教至，拱手示敬，伊不能起，遂以手拱之，主教答禮，優敬云：天主久已許我，目睹其純僕，彼言果不妄，今驗矣，爾時至天國，祈爾憶念我靈，有福者答云：祈爾降福我，並祈爾代我所祈天主，爲我在審判時有胆量，仰目視天曰：我主伊伊斯合喇斯托斯將我靈付於爾矣，遂請畫聖號，謂主教曰：爾將我付天主，其面含

笑其靈遂離受多難之體歸於天主矣。義德瑪見提尼洋完全天主諸功。主教乃葬其聖軀於堂。獲巨榮焉。彼之行實多奇異。我儕須效之。彼果敢之行。受多苦難時。外教雖不窘迫聖教。而自尋克己之方。與魔戰務勝之。自由者因此反受多苛虐苦患。禍難實堪稱爲苦難致命者。蓋不懼有燼之火。得勝不熄火之苦。魔誘之以婦。彼反導之爲主之徒。然猶有數語。卽如彼海島所拯之女。如何度日。如何而終。由是觀之。聖人之祈禱非徒勞也。維時只遺是女一人於石。食飲具備。逾至二月。屈舟人來期。舟人至。只見一女在。意必鬼幻。欲反棹而回。被女卽呼曰。弟兄

乎。爾勿懼我。實是人。我誠爲奉教之女。來我語爾。舟人仍疑懼而不確信。彼復云。我乃奉教者。亦係天主之僕。其疑頓釋。乃至詢曰。昔此居之修士何在。孰領爾至此。登此磐石。女畫聖號。悉語之。彼聞甚詫異。曰。來與我渡爾返故里。彼答曰。弟兄。我欲回鄉。亦勿載我他適。惟求汝歸。爲我制男服。携飲食至。爾如此爲之。天主必嘉尙。因其不分男女。如宗徒葩韋泐會云。爲天主僕。不論男女。蓋皆屬合利斯托斯也。爾勿藐視我罪人。欲獲救者。若天主不引我得救。絕不能得生。至此。祈爾勿輕視我女子。爾豈不憶天主造阿達木與耶瓦女乎。嗣由其後裔。生至潔聖

母昔爾善視義德修士，今亦如是善視我，爾可歸，予我備飲食男服，並羊毛，我爲爾織紡，領爾妻至，彼令我何爲，我悉從之，我祈天主，予爾居此世之哀憐恩慈，得罪赦，舟人對曰，我如爾言行，爾須善自慎重，願天主成爾所愿，言畢，返渡，至家，備其所欲，偕妻登舟，至磐石，迨其妻登石，與之接吻畢，反舟，同其夫持諸物予之，舟人稍避，爲便於更衣，既易男裝，其明悟亦因之易，膽識一如男，遂祈禱曰，天主爾曾聆聖人之禱，不棄我罪人，我現扮男裝，爲不污穢，祈爾照顧我靈，堅定我衷，健我體，令我靈循爾意，克爲稱爾心者，求爾降吉於善我者，使其因爾榮光，自今

至恒久，及無竊世，阿民隨向婦曰，我所求要者，爾已携至，如飲食，羯服羊毛等，我弗肯徒受，我以羊毛作工，持我所脫衣歸，爲憶念我之謙遜，遣二人歸，嗣及三月，舟人携妻復至，送食物，伊二人甚悅，有福者如是之度日，卽謂晝祈禱十二次，夜則倍之，食只每日餌八兩，天主助之，克竟其善功，卽度日之功行，登石際，年二旬有五，登後，於此計六載，舟人未至前二月已死，聖女縛提尼阿，迨二月之後，舟至，夫妻二人見其已死，屍尙偃卧，容甚善，且光如寢，手搭十字形，閉目掩口，遂叩拜其聖屍，載入舟，葩列斯提納之切薩喇阿舟人，既知聖女所行所爲，故知伊爲

童女故往該處之主教語畢彼之德行主教及衆神品甚悅依
禮葬之如諷詠代祈獻香唸經持燭等至墳葬之以爲榮光我
等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記憶我等義德父錫咩汶乃溢聖膏者昔曾在些兒比阿
國爲君繼爲修士與其義德子薩友建修道院於聖山院名吸
臨達兒彼死後天主施恩令自屍溢聖膏

二月十四日

此日榮記我等義德父阿烏克先提乙

當斐鄂鐸錫乙號至幼者爲君在匡斯唐廷諾波泐城時有一

貴宰相名阿烏克先提乙乃阿達號波斯人之子阿烏克先提

乙乃博學碩儒通經典且樂爲諸善舉與義德瑪兒提尼洋相

交不時來往瑪兒提尼洋並友有德之伊鄂按阿烏克先提乙

不但識交彼二人仍請他有德誠識主者伊克肖伊等度日避

世之虛榮欲爲合喇斯托斯之軍嗣獲修士職繼得輔祭嗣得

司祭天主施以畀予克逐魔醫疾緣是其譽播於京師伊乃不

欲人知願一人獨居乃出都適微肥尼阿之山名鄂克錫阿拒

哈拉乞東百里甚樂此地升一邱陵舉手讚揚天主云我坦然

偃臥因惟主賜我平安度生遂止於是山嗣是山因人得名易

爲阿^鳥克先提^乙焉其義德^斯鐵芳行實中亦載伊堂居此地因美德阿^鳥克先提^乙居此山被牧者覓知原牧羊失羣覓至此山晤見義德士求伊乃爲代禱羊盡獲焉於時人甫知之隨後有人至求醫疾代禱亦有來獲靈益聆其訓誨者拒此相近之村諸義士爲之建室於山巔伊健戶凡來求醫問道者只自牖醫訓之醫人諸疾而滿得天主寵故諸村邑負疾者悉就至施醫士求治有掌稅宗室監督其妻日瞽至義德士云祈天主善僕醫之聖人向之曰我亦係罪人與爾多慾者同若克醫治胎瞽者亦能治爾於是大衆祈禱天主畢聖人撫其目乃得明

皆感天主其妻捨若許布施於貧者聖人卽代散之聖人照顧於貧者甚切凡飢者至其徒卽予食除此聖人仍有先見之明一次有二人至一正教一異端聖人待正教者甚優談以益靈諸事至異端者不與之言預知其不篤也時二人出異端者詛詈聖人謂其故作僞爲伊二人未至家異端者有家僮遇諸途曰爾女被魔負甚苦彼憂遂悟已罪所致領女至義德士懇逐之魔遂被驅其父隨亦背異端而從聖教矣復有二病者至聖人愈之詢伊等因何罪致疾二人崩角自投默不言故卽云天主僕矜憐我代我儕禱天主愈之聖人對曰弟兄乎此疾緣爾

曹之假誓，伊等聞言甚恐，叩拜之曰：「然，聖人愍之，敷聖油於伊等首及足，謂曰：『天主赦宥爾愆尤矣。』此非我之能治者，我亦係罪人，此天主赦之者也。」二人皆愈。復有一患痼癱，乘車至，其親泣云：「我儕多罪戾，致子癱。」聖人對曰：「爾儕信天主，天主藉我謙遜者可醫之。」伊等曰：「我儕信天主，乃全能者，爾亦可與我儕救，依爾信爾願克成之。」遂以聖膏傳病人，癱者行矣。衆悉讚美天主。若論聖人驅魔，難以盡述。有被人領至者，亦有自至者。恃伊禱悉愈之。伊自天主獲巨能，凡魔皆逐。凡疾悉愈。嗣第四次，公會聚議於哈勒乞東城，聖人亦與輔弼爭辨，如與耶烏提吸乙

及涅斯托喇乙異端之狡辨極有力，緣是異端黨甚疾之，以多

難難之。然虔誠君瑪兒提尼洋最尊重之。衆公卿及諸神師亦加敬之。異端諸黨及他神品，悉弗能與之較。因伊才智明敏，口才德氣，品行學問，無不優長，博通聖書，且在天主及衆人前，言辭謙退。嗣與他聖神師等訂妥正教，遂歸於沿途，及往喀勒乞東之時，施行若許逐魔療疾異能。其維居於室中，仍有益於世，如以德行度日，教訓四方之人，以天主之言。多人獲其誥訓，奇跡異能。伊之先見之明，能視遐猶邇，觀體鑒靈。一日夜，依素閉門鍵戶祈禱，其徒在外未眠，哀無他慮。聖人忽起牖云：「降福之。」

主天主，遂嗟咨叩拜之。伊徒及衆見而弗敢問。復曰：榮光落於東方，我等義德父錫咩汶始哉，逝矣。言竟，乃痛泣云：教會棟梁指南折矣，無玷之靈杳矣。由我污穢者前去矣，並恭喜於我，其徒衆等竊聞甚駭。筆記其時旋聞瑪兒提尼洋之近侍列烏君者抄云：登塔修士錫咩汶已死時刻，果如所預知之明。其徒衆等以伊等所記其師先見之言，卽證之日時脗合，無何我等義德父年漸衰邁矣，其謙退德行諸功，並於各處建堂立院，實堪微肥尼阿之神品，且訓教人登彼岸者，不知其凡幾矣。後以天年而終。

此日我等義德父伊薩乞乙，伊乃隱逸山洞之修士，凡人不能打破魔誘之關，卽合喇斯托斯在曠野時，尙被魔誘惑，况誘其主僕，其膽量則不問可知。然如金被鍊，須去浮滓，方成堅金。人亦如是，一經魔惑誘，倍有榮光於合喇斯托斯前，藉己之善行，如日之光。吾等所言卽驗於義德父伊薩乞乙，義德父生於托囉普茶，乃俗家商人，極樂善，起意爲修士，將家私俵散，施濟窮人，及修道院，遂往義德士按托尼乙山洞。義德士按托尼乙係有先見之明者，知其後將如天神，遂安置伊使，居止度日。從其愿焉。伊自受職後，度日甚嚴，惟服粗毡之衣，並購山羊，剝其皮。

血不乾卽著於身，居止五尺之室，鍵門泣天主，隔一日只食一聖餌，飲只微水，此餌自聖按托尼乙所賜，乃由謹容一擘出入之隙遞予之，坐眠而不卧，如是度日共七載，一未出室，一次至晚依素例跪而誦詠，甚困乏，熄燭而坐，突於室中現巨光，如近日之輝耀，人弗克目視，並有二魔來，形如俊童，面光若日，向之曰：我儕乃天神也，天主同衆將降矣。伊薩乞乙見係羣魔，面有光，內有一面光尤巨，映照日者，悉謂聖人云：伊薩乞乙此乃天主，爾伏拜之。聖人在倉猝急迫際，忘畫聖號，遂叩拜之如聖。合

喇斯托斯斯，魔衆嘩然鵲躍云：伊薩乞乙爾今屬吾儕矣，使其坐。

衆魔環之亦坐，盡室皆魔，室外亦然，偽合喇斯托斯云：爾曹持

洋鼓樂笙琴瑟琵琶笛等，及諸樂器，令伊薩乞乙跳舞，我儕觀

之，伊等鼓吹大作，拽伊同舞，爲時甚久，致伊薩乞乙乏憊，乃置

之，幾乎死，如是凌虐羞辱，後悉滅化而去，次日晨，義德按托尼

乙依素例子食，自小隙云：降福我義德父伊薩乞乙，弗答，凡三

問，寂然無聲，料其必死，乃歸道院，遣義德士斐鄂鐸錫乙及他

諸弟兄至，啓門破隙，抱伊薩乞乙出，置於山洞之外，捫其口，尙

有呼吸之氣，院首斐鄂鐸錫乙曰：此實爲魔所弄，遂置之於床，

而聖按托尼乙事奉之，乞耶烏王名伊加斯拉烏由倆黑之地

回往乞耶_鳥動怒於按托尼_乙因義德士按托尼_乙曾於乞耶_鳥城爲坡羅訾_克之王名爲烏些_{斯拉鳥}撒兒尼郭_鳥王名瓦托_{斯拉鳥}於宵間召見聖按托尼_乙往彼處去聖按托尼_乙既至撒兒尼郭_鳥甚愛博_泐定山之地卽於其山掘一洞而居焉至今彼處仍有道院院首斐鄂鐸錫_乙知聖按托尼_乙往撒兒尼郭_鳥遂同諸弟兄至山洞昇伊薩乞_乙置於道院己室而事奉之緣伊之明悟及身體悉劣弱不能坐立展轉只半身臥之甚至生蛆聖斐鄂鐸錫_乙以己手淨之約二年之久如是卧如是事奉之然尤異者二年之間不飲不食一如聾啞止有呼吸

之氣義德斐鄂鐸錫_乙常代之禱第三載後始出屋言曰求義德父斐鄂鐸錫_乙扶之立既立行步如嬰兒之學走緩緩步履然不入堂他人扶拽之入堂又使入衆之飯廳入室亦然諸弟兄將食放於其前伊不知拾而食付交其手則不知入口義德斐鄂鐸錫_乙曰弟兄不必如此姑置之於棹上使彼自食於是

一個主日之久見衆人自取自食亦漸學慣而自取食之如是義德斐鄂鐸錫_乙救彼於魔網罟之惑誘義德斐鄂鐸錫_乙逝後嗣其位乃_斯鐵芳爲院首伊薩乞_乙復嚴於度日言於魔曰我一人

不離他人，以天主之聖寵輔予克拒爾，遂復衣粗黏之衣，衣外加繫衣，入廚房佐諸務，早堂伊首入，不移位，卽隆冬嚴寒，雖雙足凍壞，仍不移動，直至堂課畢，急入廚房，伊先至焚火，將柴等項備妥之後，他弟兄及管厨等人始至，一次有厨者與伊同名，嘲之曰，伊薩乞乙爾視被烏鴉可去捕之，聖伊薩乞乙爾卽向伊叩頭，乃前往捕之，而烏鴉夾羽被獲，衆弟兄見甚奇，將此事告於院首及諸弟兄，由此悉加敬畏焉，然己不欲受人之榮，故爲主如痴，使人無光，道院中亦因伊蒙垢，諸弟兄以及俗人均爲慚愧，以故施之夏楚詆詈，後有多人扑之，其身因合利斯托斯

而佯痴受傷甚苦，卽移居於義德按托尼乙先前所居山洞，伊於彼處聚集世俗少年，予以修士之職，少年等父母聞而答伊，院首尼匡亦撻之，罰伊身受寒冷，聖人均甘心忍受之，一次夜生爐，爐火燃烈溢出，恐燃矮室，聖人無物壓之，乃跣足踏之，火毫未傷之，彼如此行之異事甚多，彼如此勝惡魔，彼以魔之禍害，鬼魅伎倆，恐嚇伊以爲如蚊蚋之擾，屢次魔騷害且詬之云，伊薩乞乙爾歸我儕矣，因爾曾拜吾主，聖人云，爾王乃韋泐楷烏泐，韋泐楷烏泐乃阿克喀嚙之偶，在葩列斯提納處，轄富人

又曰、爾王韋^迦楷烏^迦豈非乃轄蚊蚋者乎、我如何懼之、爾曹乃彼之奴僕、我更不懼、爾曹曾誘我、因我不知爲爾等之網罟、及詭詐、現我恃吾主伊伊穌^斯合^斯托^斯力、及我等義德父聖按托尼^乙及斐鄂鐸錫^乙代祈、我弗懼、遂畫聖號、將韋^迦楷烏^迦之蠅逐之、魔施多鬼幻恐嚇之、如於夜間變化衆民之相、持鐵鑊至伊前、欲掘其房、亦有呼伊薩乞^乙云、爾出、不然、將被壓斃矣、如是攪擾、聖人云、爾若係人、可白晝現、夜間吾不爾懼、卽畫聖號如前、遂杳、時或現以巨蛇、或現以鳥、或現如大獅、大蛙等像、恐嚇之、然伊毫無恐懼、卒謂伊薩乞^乙曰、爾勝我等矣、

聖人對云、爾等亦勝我矣、如昔現如^合喇^斯托^斯之相、及天神之像、爾曹不堪此等形像職位、若爾曹當現蛇獅賤穢等態、斯堪稱職矣、如是居三載、與魔敵、嗣第二次在山洞居住、伊等不侮辱之矣、彼度日節制益嚴、持嚴齋、夜不寐、直至終身、當病於山洞時、弟兄等昇之往道院、於彼處病八日、而歸於天主矣、時院首名伊鄂按與諸弟兄裝殮其屍、葬於此山洞、以上所行、蓋以天主授伊之技、故能勝魔、而登天國、我等亦願如伊祈禱、而得^合喇^斯托^斯之力勝魔、而登天國、因伊伊穌^斯合^斯喇^斯托^斯之榮福、尊貴、叩拜、及聖父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二月十五日

榮記致命聖宗徒鄂尼錫木伊乃七十門人中的一也

福喇吉阿之闊羅斯城有一有爵之男名喚肥利孟乃信從合

喇斯托斯者嗣後受主教之職遂入於七十門人之列伊先未

入門人時有僕名鄂尼錫木其於主人前嘗獲咎懼罰而逃赴

囉瑪城遇宗徒葩韋勛於囹圄中聞其聖訓遂信吾主伊伊穌

斯合喇斯托斯歸教後自宗徒受洗遂與聖提吸克在囉瑪同

爲宗徒葩韋勛之役甚爲得力嗣後聖宗徒葩韋勛派聖提吸

克寄己之書札同聖鄂尼錫木往闊羅斯城如書札末載云我

可愛之弟提吸克乃與吾同作主之工者遣伊赴爾等處悉爾

情形兼慰爾心况鄂尼錫木乃爾等同邑素著之義紀等語此

外另修信與鄂尼錫木之主人肥利孟此札特爲求恕鄂尼錫

木於其前所犯之罪並祈不以僕收納之乃如可愛之弟與宗

徒葩韋勛本身一樣肥利孟歡然行之不只以愛收留之並任

其自便嗣後派伊往囉瑪聖葩韋勛處爲使其事奉聖葩韋勛

因伊素喜其服役聖宗徒鄂尼錫木於囉瑪事奉聖宗徒直至

伊終時衆宗徒與伊主教之位衆宗徒逝後他傳教由囉瑪出

往多城多方於大呂宋及喀兒撒他尼亞及闊羅斯及葩特喇

等處嗣後至耶斐斯斯嗣接受聖提摩斐及闡聖三聖伊鄂按主教之位伊受耶斐斯斯主教位吾等自從捧主者伊格納提乙由斯密兒納寄耶斐斯斯人之書札而知迨其被獲由按提鄂吸阿解赴羅瑪喂野獸時遇聖鄂尼錫木於途中同教耶斐斯斯人往斯密兒納城捧主之伊格納提乙所寄耶斐斯斯人之言如左鄂尼錫木乃爾等之主教我乞伊愛爾儕並求爾儕當效彼爾儕當感謝天主賜爾儕如彼之主教等語復由彼處寄書於按提鄂吸阿人曰耶斐斯斯牧者鄂尼錫木問爾儕安云云由此而觀可知聖鄂尼錫木曾遊各方未乃居住耶斐斯斯時年已邁於是

處牧天主聖教羣不數時被外教人嫉拿之由是處解往羅瑪君特喇洋轉交押至太守鐵兒提泐前受逼太守問曰爾係誰曰我係奉教者名鄂尼錫木太守曰爾有何職聖門徒對曰我先爲他人之奴今爲天主我等主宰救世者伊伊穌斯合喇斯托忠善之奴僕太守曰因何故而投他主鄂尼錫木答曰因識真實嫉恨拜偶者太守曰爾新主以何買爾鄂尼錫木答曰天主子伊伊穌斯合喇斯托以己之尊血贖我於死亡轉爲不朽如我等聖經所載云得贖自爾祖所傳之妄行中非以金銀易朽之物實以合喇斯托斯寶血云云太守曰爾儕之經所

爲虛妄是何，鄂尼錫木答曰：虛妄之行，卽淫亂胡爲也，後必受永火，貪財者惡人也，術法者則由魔所爲，驕傲者則志高人不及也，嫉妬者如喀英之打死人兇殺也，毀謗者乃妄言如雲蒙也，衆人之僞善及虛假，乃真實之仇，魔之友也，卽係誘耶灰者，忿怒者乃激仇與弑父者，湏於酒者乃無節也，及貪淫穢言，遠離善謀，近於陋習俚言，此皆爲虛妄之行，由此妄行之權，及根爲爾儕拜偶之禮，彼乃蕩行之基，阻人識主，迷人明悟，不識爲人之體統，乃主之仇敵，又欲消滅敬真實之主者，引入於死，此卽爲蛇魔之役，歸惡遠善，離天不朽者，傳爾等滅亡之規，如嫉

妬之王，因衆不使識主，生諸黑暗而遠離光明之恩寵，事奉被諸惡縛束者，誘人學污穢毀謗之術而爲歸彼，彼乃陷害童貞之潔，如流牲血，明顯己之無恥及污穢，男子赤身而婦女並不避諱，又主祭者食毒蛇，有勸食祭神之餘者，以牛羊獻祭，而後食於牛羊，殺人祭於石木金銀等物而作之人，或爾儕拜偶之禮，乃傷害貞潔者，爾儕之占禮日，因爾儕拜偶時，爾儕機密事中，常有兇殺及淫情，人之明悟，直不解爾儕拜偶禮之愚妄，且不必論伊等叩拜之禮，不只令人瞎及愚，終必拽伊等脛入於永火中，細查及污偶不堪之生命，則我似自海中大浪逃出，至

停泊處而我居於信真實天主教及愛相近者中我亦勸爾遵守天主規遺棄夫虛俗如日影之過也宜學我遵規愛相近者識真實近於造物之主克得救贖因罪人死時天主極憂若悔轉時天主則喜悅且饒恕之太守曰爾卽如是乎非獨己不叩拜偶像並欲迷惑我等亦如爾聖鄂尼錫木曰爾之苦難不能使我畏懼雖極酷之刑我亦不失望因有來世之福慰我及合

喇斯托斯

之力堅固我不懼爾有何刑至我身彼時太守命囚

伊於極可畏之獄中聖人於其中十八日猶如在光明之天堂坐於涼爽處並爲己主天主而喜向伊獄中來之誠信者悉獎

賞伊之受難並以言堅其立功然亦有不誠信者聖人以天主

之言訓伊等於真實之途十有八日後太守惻隱心生不定之

死罪逐於城外乃發遣於海濱普提烏利城牢獄聖門徒鄂尼

錫木於彼處仍不絕傳宣

合喇斯托斯

天國之福音使多人向

永生鐵

兒提

知其所行復嫉之縛解於署受審因不順其教

命伸其四肢以棍嚴拷之拷多時命碎其脛骨後乃以刃斬之

聖鄂尼錫木

因而遇難歸於榮光天主國矣有一宗室婦亦奉

教者取其聖屍置於銀棺並舉行記憶致命之禮儀因此亦得

天主之永生天國直至無窮世阿民

二月十六日

榮記十二位聖致命者司祭葩木肥特輔祭瓦亮特葩韋特坡兒肥喇乙及其衆等十二聖致命者不第能說預言且得宗徒之寵恩符合十二宗徒之數焉并悉因爲合喇斯托斯受難於葩列斯提納之切薩喇阿當底沃克利提洋爲君時於十二人中爲首有爵者乃葩木肥特伊乃爲彼城之司祭原生於微喇特地彼自幼極留心於各家學及聖教之書且有善行度日後出名爲合喇斯托斯受難及爲承認合喇斯托斯者第二者乃輔祭瓦亮特係耶利阿堂中之輔祭此人齒尊且明智而能默

誦聖經成語出口成章第二者乃葩韋特伊信心甚熱極思虔誠度日生於亞木尼乙城因他先已爲合喇斯托斯被焚此三人爲合喇斯托斯受各苦難於總領屋兒望後幽於獄中於其中二年之久直至屋兒望死斐兒密利洋爲總領時於耶吉撒突地方有一百三十承認合喇斯托斯者悉由本國被發遣往乞利乞阿令伊等掘挖金礦內有五幼童乃同胞由耶吉撒突送至乞利乞阿由是處欲回本籍順路至切薩喇阿城伊等入城時司門者問伊等曰爾儕係何人由何方至伊等不諱直陳爲奉教者曰我儕之原籍乃在上之耶嚕薩利木故惡怒嫉之

置伊等於獄，明晨乃二月十六日，由獄提出，耶吉撒與五幼童，及前所言承認主之葩韋迦烏阿列喇特及葩韋迦被審於達理總領肥兒密利洋前，總領先訊幼童，勝以各刑嚇之，其中一年較長之幼童於中，總領問其係何人，勇敢答之，吾等五人皆係奉教者，總領問伊等名，曰：吾名伊利阿，其二耶咧密阿，其三伊薩伊阿，其四薩木伊迦，其五達尼伊迦，聖幼童因背拜偶不潔之名，由外教父母所命之名，伊等由此改爲聖名，紀爲伊斯喇伊迦，天主之僕，總領肥兒密利洋不解聖人等名意，問伊等本國，伊利阿言彼之本國非肉體，乃神靈之國，故語伊之原籍

乃在上之耶嚕薩利木，在彼明悟中，憶宗徒達噶刺提阿人書有言，在上之耶嚕薩利木爲自主者，斯卽我等母達耶烏雷書，亦曰爾等往錫汶山永生天主之城，卽天上耶嚕薩利木，總領斐兒密利洋不知耶嚕薩利木係在何處，因彼時聖城未稱耶嚕薩利木，然稱耶利阿，乃總領提特將耶嚕薩利木城拆毀已後，另更新名，迨囉瑪耶利乙阿達喇昂時，於該城處另建城池，命名曰耶利阿，自此而往使人稱耶嚕薩利木，城爲耶利阿，諸聖所及天主之墳墓被污，以石及土掩之，污穢之偶備立於各處，是以拜偶不潔者，未曾留心耶嚕薩利木，幾至二百年來，匡

斯唐廷及其母耶列納時，無人想起斐兒密利洋爲總領，係於
葩列斯提納君底沃克利提洋際，故聖幼童所提耶嚕薩利木
彼焉能知，因不知何處城，稱耶嚕薩利木，總領令將有福幼童
伊利阿者，赤其身，背縛其身，掛於法場嚴擊，使其實言此城在
何處。幼童對曰：耶嚕薩利木，只爲奉教之本國，致教外人不可
得知，其城之基於東方，近於日光之出處，卽日發已光之處，聖
人所言，乃爲在神靈聖耶嚕薩利木，聖人輕視於苦，有如無形
體者，總領不明伊等所傳述之耶嚕薩利木，伊忖必係奉教者
所建之城，冀征伐囉瑪人，因此需極刑刑之，以使聖童伊利阿

示其耶嚕薩利木，城建於何處，受極刑時，伊毫無所言，只稱認
合利斯托斯名，并言本國係在上之耶嚕薩利木，遂命以刃斬
聖幼童，其他幼童亦先殘虐，伊等言亦如之，亦被殺矣。嗣後司
祭聖葩木肥，輔祭瓦亮特及葩韋勛等亦被審訊，此二年伊
等已於烏兒望，總領前受多刑，并久被囚於獄，故總領不欲以
刑治之，只問伊等順君命否，伊等不順，卽斬之。有一幼童乃葩
木肥勛之僕，名坡兒斐利乙，年甫十八歲，主人甚愛其貞德及
聰明，伊聞知衆致命已定死罪，由叢衆出首曰：求聖屍賜於我
爲營葬地方，彼葩木肥之役，由衆中跑出，立於總領前，總領

入於致命者中，時尊貴老者，名斐鄂鐸兒，乃總領斐兒密利洋家人，其於老者中爲尊壽，至見孫，彼乃暗信合喇斯托斯者，卽行一已被斬之聖人前，以口親之，并祈爲伊代祈天主合喇斯托斯，總領之別役見之，遂并於總領言，彼亦係奉教者，總領卽喚至前問之，伊果然不背，怒而命將聖斐鄂鐸兒釘於刑架，第十二致命之末，乃聖由利洋，伊亦如聖些列烏乞乙之忠正義德，其時伊往葩列斯提納之切薩喇阿買物，迨至城時，見城外有致命之屍被擲飼犬鳥，及野獸，遂喜趨至口親伊等，因合喇斯托斯受難之軀，并讚伊等致命之終，爲由合喇斯托斯受無

窮之生，時爲守屍之兵於遠處觀之，其致命之屍者，恐被奉教者暗取之，彼伏俯屍前接吻，爲守卒識之，爲奉教者，遂解至總領前，依律當焚，遂如聖坡兒斐喇乙之被焚，其十二致命者，有如十二先知宗徒，因同衆先知及衆宗徒，分侍於主合喇斯托斯在天寶座側，首戴凱勝之冠，身著霞裳，榮耀哉，致命之屍棄於城外四日，不潔之人見犬鳥野獸不敢催殘，遂命誰何欲葬，卽葬之，有誠信者取之，爲營窆焉，讚美榮光聖父聖子及聖神，三位一體之天主於無窮世，阿民，

此日又榮記於撒兒錫阿地方瑪兒提囉坡利城致命者，又榮

記義德主教瑪嚕福伊因希臘國虔誠君大斐鄂鐸錫乙遣其
往撒兒錫阿君治君之女被惡魔害者治愈遂得彼國君之大
恩克請將先於撒兒錫阿致命之屍移於希臘國建城以致命
之名名城曰瑪兒提囉坡利將衆聖致命尊供於其中嗣後本
人死亦葬其城中

二月十七日

榮記極苦致命斐鄂鐸兒號提囉者不義之君瑪克錫密洋及
瑪克錫民下諭於各方爲異教以奉正教禮受洗訖若饗偶之
餘卽不刑治若不順卽審之彼時聖斐鄂鐸兒號提囉者在東

方同衆丘當兵投於瑪兒瑪喇特營其營之參將名烏唻喀其

營彼時於坡納提乙之阿瑪錫阿城由其進營卽逼聖斐鄂鐸

兒祭偶真實合唻斯托斯之兵斐鄂鐸兒忠信天主滿受聖神

遂立於營中曰我乃奉教者有教理不令我祭淫蕩之神主因

我有真實之天主伊伊斯合唻斯托斯卽在天之君烏唻喀

參將曰斐鄂鐸兒聽我取爾之兵刃以爲神兵祭祀神像聖斐

鄂鐸兒曰我誠爲我君合唻斯托斯之兵不能與他主爲兵參

將烏唻喀曰并囉瑪之兵伊等亦係奉教人聖人曰各知各爲
誰之兵我乃真實主宰及君與在天之主并主獨一子之兵百

夫長坡錫鐸尼^乙問斐鄂鐸兒^兒曰、爾之主有子乎、聖人對曰、誠有子、真實之言、萬物由彼而受造、參將又問、我等能識之否、聖人對曰、我愿意天主賜爾等之志、爲識伊、坡錫鐸尼^乙曰、若吾等知、彼時可遺棄己之君乎、聖人對曰、無所阻爾遺棄暗及暫時在地之諸君、而歸向施生活之主、永世之主宰、及君、并爲其兵如我然、^鳥咻喀參將與百夫長曰、暫留之數日、使伊思索何者爲益、聖人得數日暇、不絕所求讚美天主、不意人執奉教等下於獄中、聖人從伊等亦入、訓伊等救贖、及忍耐之道、爲不背君、^合喇斯^托斯^斯時封伊等於獄中、聖斐鄂鐸兒^兒遇暇於夜中將

神母之廟焚之、被城中人見之、遂告之於提督克囉尼^德、大驚、遂怒斐鄂鐸兒^兒、縋之往見總領普布利^乙曰、上憲此人城中爲惡、焚我等神母之廟、致辱神、因此執至上憲台前、按國律應治罪、因膽大之事、總領召參將^鳥咻喀向之曰、係爾與伊之權、焚我等神母之廟乎、彼答曰、我常勸之、且假以時日思索、使彼祭偶、他若爲此、神皆已無面目矣、亦爲不順君旨、爾乃刑官、可任爾刑罰之、因有君命、彼時總領坐於公堂、領有福斐鄂鐸兒^兒立於其前、謂之曰、爾當祭祀焚香、爲何以火施予、聖人答曰、我爲此事、不虛、我燒火爲毀焚石耳、因爾神主無力、致火焚之而成

灰、理訟怒、命擊之曰、因爾膽敢利口講堂乎、爾不必答我何語、爾只受殘刑而已、因爾不順國旨、聖人答曰、勿論爾何刑、皆不懼之、有何殘忍、卽行之、因我望得我主之榮冠、及永福、卽天主爲我所編結之冠、理訟曰、斐鄂鐸兒祭神主、釋爾於我所備之刑、否則死立至、聖人答曰、苦難於爾身、於我無、我之主及君、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救我於爾面前之難、然爾不能見之、因爾乃無明之目不視、彼理訟怒甚、如獅吼曰、將伊錮閉於獄、餓死、旣入獄中、聖神養育之、於夜間有天主顯現告曰、斐鄂鐸兒長膽、我偕爾勿取世之飲食、爾可生、卽謂偕我在天於不死之永

生中言畢、天主遂召聖人歡忻讚美、唱聖詠、衆多天神聽之、獄卒聞其至甘之讚詞、遂起至獄門、聽之、見獄固封未動、由窓視之、見多衣白者、同斐鄂鐸兒唱、遂懼、往總領普布利乙前告之、總領至、獄門封鎖如故、聽其中有同聖斐鄂鐸兒唱者、遂派兵圍護獄所、憶其中有他奉教者、與之同、入毫無所遇、只見斐鄂鐸兒被縛於其中、總領及衆偕懼、由獄出、復封鎖之、并命理訟士每日許與餅及水、合喇斯托斯正大之致命者、如書所載、義德信者而生、故聖人並不納其食水、且言育我者、乃我主、及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次早理訟命提聖人至公堂、向之曰、聽我

言祭神，無罰無刑，我且致書於君，命爾爲司祭者，并獲大尊，坐寶座，如我等然。聖人仰目視天主，請聖號對刑官曰：我身若爾以火焚，及各種刑罰，并刃斬，付野獸食之等，惟我靈在，則決不背我。合利斯托斯之名。刑官與參將商議曰：命懸聖人於樹，以鐵杷杷其體，有福。斐鄂鐸兒被杷至露骨，一語不答，只讚曰：我將時時讚美主，讚美伊之言恒在我口中。刑役甚異聖人之忍，向日，爾不恥乎？較他人亦恥乎？爾倚望者乃人，而稱之爲。合利斯托斯。伊乃被人強逼至死，爾爲彼受諸般苦難。合利斯托斯致命之聖。斐鄂鐸兒曰：我儕不以拜。合利斯托斯爲恥，百姓大

嘩，求總領將伊立斃。總領問。斐鄂鐸兒曰：爾愿獻神，爾愿受我刑。聖人勇敢答曰：不潔及全污，并滿虛妄之鬼子，爾不怕天主乎？彼賜爾權及能，其乃治國之君，宰地之權，爾強逼我遺棄永生天主，叩拜無靈明之石。總領忖度多時，又對聖人曰：爾欲何爲？爾欲隨我等，抑或隨爾之。合利斯托斯。聖人極喜答曰：我只愿隨我之。合利斯托斯。爾願何爲？卽爲之。總領亦不能強，聖人判之曰：斐鄂鐸兒不順君與神之命，信珀納提批刺特時被釘之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當焚之。理訟士卽如其命，令速遵其所命之言行，隨有役由近房之浴堂中，取多柴薪，牽聖人於

刑處彼時聖人畫聖號於額及全身火圍而焚之間聖神至而涼之聖人遂讚美主安然付己靈於主焉載書之人曰我儕已見其尊且聖之靈如閃電被取於天有一尊貴有德婦名耶烏些微阿求聖斐鄂鐸兒之屍取之傅以美膏殮以潔布置於柩葬於耶烏哈伊特城本家年年慶賀記憶伊之忌日合利斯托斯致命聖斐鄂鐸兒逝於二月十七日時殘虐瑪克錫密昂爲君吾等君伊伊斯合利斯托斯則榮光及權柄偕父及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記憶極苦致命聖斐鄂鐸兒號提隆之奇跡大匡斯唐廷

及其子匡斯唐提乙之嗣位君由利洋爲政時伊背叛合利斯

托斯入於拜偶極窘逐聖教不只暗迫且明驅逐因羞惱成怒

又因恐怕外教之人見奉教之忍亦爲奉教矣有歸順聖教者

因視合利斯托斯受難勇敢之忍伊污穢之想要髒污合利斯

托斯之人伊等知奉教者在大齋第一七天內尤要潔淨思念

天主遂召匡斯唐廷諾坡城之太守召聚市中賣食物者以祭

偶汚血攙於食物中爲奉教者於大齋日買食致汚之如此而

行之然天主無所不見之目見伊等之偽詐顧念己之諸僕乃

宣露之卽係天主遣多年前致命已於天者曾堅忍受難聖斐

鄂鐸兒號提嚨往城內主教前，非於夢中，乃明顯曰：速起，聚合
喇斯托斯之羣，確示伊等勿購市中之食物，因不義君命以祭
偶之血攪和之。主教思索後，遂問曰：家中豐足者不購可，其不
足及窮苦者，不購奈何？聖人對曰：當以适利鄂施之於不足者。
主教不解，适利鄂係何？大斐鄂鐸兒曰：煮麥和蜜，卽係适利鄂。
此乃我等耶烏哈伊特之土言也。主教問彼爲誰？聖人答曰：我
乃合喇斯托斯致命之斐鄂鐸兒。彼令遣爲輔爾，言畢，不見主
教遂起，聚衆奉教者，示其所見，并備蜜飯護守。合喇斯托斯之
羣於詐仇之害，違理之君，見其法無效，大慚。市中之物盡除污

血奉教者至今大齋前七日瞻禮七，記憶致命斐鄂鐸兒并備
蜜飯謝天主，并遵其聖僕所命，由彼時至今，天下正教於大齋
瞻禮七，備蜜飯爲恭敬。合喇斯托斯堅忍之受難及極苦致命
聖斐鄂鐸兒，并不忘天主大仁慈於奉教者。

二月十八日

記憶我等義德父列烏乃囉瑪之大總主教

此大總主教列烏爲天主大牧，生於伊他利國，其父克汶提洋

自伊幼，卽訓以聖書及雜學，令遵聖教度日，遂欲棄俗爲修士，
初受輔祭首於第三任錫克斯特。故後，因其真節度日，衆皆荐

舉伊爲大總主教，得後，畢肖合唎斯托斯之行，言行悉善，更導人靈於善道。時雄戰之君阿特提刺，衆號伊爲天主之鞭，勝各國後，至伊他利國，欲平其地土等大總主教列烏，見無人與之戰阻，乃齋禱泣求天主護之，更祈聖宗徒撒突兒葩韋泐輔之。時大總主教列烏親就阿特提刺君，不懼伊之強悍，如合唎斯托斯肯爲己羊捐軀，然彼至，宛言勸之，頓改其強悍之行。衆大臣及將軍詫異，彼昔如狼之兇，斯時如羊之柔，且速由伊他利回。衆詢之於君曰：何只見一囉瑪人徒手，並未帶何器械，而懼如戰敗之狀，歸旋耶？彼遂曰：我所見者，爾儕未曾見，我見有如

天神二男，立於大總主教兩旁，掣刃向我云：爾如不回去，及不

允許天主之主教，我將斃之云。此卽宗徒撒特兒葩韋泐暗中

顯聖呵護也。聖列烏大總主教，不第無形者恐之，卽有形者亦

懼之。因肯爲護其羣捨死，於時異端盛興，如捏斯托唎乙異端

之後，耶烏提吸乙作矣，乃皇城修士之首領底鄂斯闊兒乃阿

列克桑德唎阿城之大總主教也。因伊等以天主合唎斯托斯

爲一性也，故伊等聚議於耶斐斯城，聖法刺韋昂乃匡斯唐廷

城之大總主教，以其保護正教，被審判而斬之。衆奉教者被害

亦不少。時聖列烏極力重整被異端攪亂之教會，乃致書於斐

鄂鐸錫乙並瑪兒乞昂君前求公會聚議遂於哈勒乞東城第四次公會聚議計共六百三十位時乃瑪兒乞昂及鋪利些喇亞爲君特爲議論耶烏提吸乙及底鄂斯闊兒異端卽係言主合喇斯托斯只一性也時大總主教列烏年邁步履維艱路途且遙遠若許阻礙乃封書付與主教葩斯哈錫乙及魯錢提乙司祭鄂尼發提乙及瓦錫利乙等令之往迨至正值論辨不息遂展囉瑪列烏大總主教所付之書其書曾經宗徒撒特兒親加刪改謂耶魯薩利木之聖蒞肥囉尼乙之書名利摩拿兒彼論薩刺瑪拿修道院之首密納及修士會語我曰伊曾聞阿列

克桑德喇阿之大總主教耶烏羅汲乙曰我至匡斯唐廷諾坡

利時與格喇國喇乙居伊乃囉瑪輔祭首深可敬者我與彼相

談彼與我列烏大總主教寫書函爲駁耶烏提吸乙担斯托喇

乙異端書妥後致書於聖宗徒撒特兒棺柩上祝云天主伊伊

穌斯合喇斯托斯會令爾掌理教會於此我乃人所書者不能

無誤祈爾刪改之過四旬伊祈禱時聖宗徒現乃語之云我已

刪改矣列烏持由撒特兒棺柩上札折閱果聖宗徒刪改矣在

第四公會聚議時念畢此書衆主教曰此乃宗徒撒特兒語此

言自列烏之唇舌然因持此書函第四公會議論定不與異端

協不但彼時，卽今亦恃之定正教，異端亦無詞以辨。衆主教等因甚敬服此書，卽如耶鳥囉汲乙乃阿列克桑德喇阿之大總主教，因與異端及他人辨論，緣此大總主教列鳥雖逝後尙愛之，聖茲縛囉尼乙載於利摩拿兒書者如此。聖斐鄂鐸兒乃達兒納城主教，在利微亞境內，此主教語我云時，我阿列克桑德兒之大總主教耶鳥囉汲乙，我司伊寢室，嘗夢一光輝之男，貌美而亮，謂我云：爾往耶鳥囉吉乙告彼，我欲見之。吾詢曰：主與爾爲誰？可語我。彼曰：我乃囉瑪大總主教列鳥是也。我遂告耶鳥囉汲乙大總主教，伊聞言卽逐之，相接吻，延入座。聖列鳥語

耶鳥囉汲乙大總主教云：我緣何至此？對曰：我不知。曰：我至爲致謝爾儕，因我載寫匡斯唐廷大總主教聖法刺韋昂書函，以駁捏斯托喇乙耶鳥提汲乙之異端。我謝爾挺身雄辯，指異端之非，並敬重遵守，須知爾儕之功，不第爲我，抑且爲聖宗徒，特兒亦喜，因曾改正此書，並爲天主合喇斯托斯作工，因此書乃證合喇斯托斯之真誠也。斐鄂鐸兒主教曰：我見此二三次矣，末則語聖耶鳥囉汲乙此異像，彼聞舉手泣禱，天主云：主我等天主合喇斯托斯，我感謝爾，因我雖不堪稱爲傳爾之真實，然爾聆撒特兒及列鳥之求，賜我才能，俾傳聖道，此異像於列

鳥死後數年，因聖耶鳥囉汲乙在伊喇克利乙爲君時，尙生存焉。聖列鳥死於同名君大列鳥之先。聖列鳥大總主教年邁際，預知己將逝世，乃持齋禱主，赦宥其終身罪愆，遂立於聖宗徒撒特兒柩側，四旬切禱，嗣獲聖宗徒撒特兒現顯語云：我所求天主語云：愆尤悉宥，惟撫首禮天主，詳言之。爾若循規行之，無罪，否則天主定罰之。是聖列鳥齋禱倍切，嗣其靈乃歸至善我等天主合喇斯托斯掌握矣。至我等天主合喇斯托斯寶座前，榮光宜歸與聖父及子及聖神，直至無窮世。阿民。

此日記憶我等義德父法刺韋昂乃匡斯唐廷諾坡泐城之大

總主教

我等父聖法刺韋昂，初司堂器皿，繼爲該城中聖教會之司祭，

度日無玷，極聖，因此普囉克沙大總主教逝時，適斐鄂鐸兒爲

君及其姊捕利些喇阿輔政時，推荐伊爲大總主教，君一內監

名合喇薩斐，性甚強狡詭詐，弗悅法刺韋昂爲大總主教，百計

撼之，因伊乃異端士，探知聖法刺韋昂堅持正教者，故不悅之，

尋隙傾害，彼時惡極勁，且得寵於君，末乃得隙，載聖教會史者

名尼乞縛兒載云：閣寺曾遣人至新大總主教，命其備入觀之，

儀於君，彼來至聖法刺韋昂語而討之，聖法刺韋昂乃備餅而

作降福。合喇薩斐不受，欲令之備金，謂金克稱君意。聖大總主教以無彼至貴之觀物，已乃棄俗者，故無他物，只有堂中物耳。合喇薩斐深曉堂皿屬主者，無人敢擅予擅受，然只可濟乞丐。合喇薩斐悅得金，時迫之獻。聖大總主教無法，乃將堂中祭台數金器權予之，以滿其貪壑。闔見而不懌。至君前譖之曰：彼新大總主教藐視君，乃予此爲禮物，然君亦無可如何矣。因君姊捕利些喇阿統國家之事，多方調護，計不果。合喇薩斐因此復與君姊捕利些喇阿有隙，乃屢向后復譖之，爲使君與其姊成仇。後果被貶出宮，不令之轄希臘境。因君斐鄂鐸錫乙凡

事多從其妻耶

鳥

鐸乞阿言行，然耶

鳥

鐸乞阿亦依從。合喇薩

斐之意，乃令大總主教勸其姊爲修士，特爲離宮失權。君乃暗令臣議之，並命大總主教至囑之。大總主教心雖不欲，口強諾。因知其姊爲人甚溫柔典雅，貞節淑善，才智聰明，不獨此，尤有他焉。如君斐鄂鐸錫乙幼失怙恃，賴其姊撫育成人，且多方護持聖教會，及治理國家。聖大總主教歸，與捕利些喇阿商議之，告乃君意。然捕利些喇阿知其仇。合喇薩斐及君妻耶鳥鐸乞阿二人唆君而然。登時乃棄國榮，拋世俗，而往野修焉。時合喇薩斐乘間復譖於君斐鄂鐸錫乙，激之怒云：大總主教法刺韋

昂彼不向君，反向捕利些喇阿，將君密旨竟宣之，並語於人。君聞言怒，時皇城有一司祭首名耶烏提吸乙，彼時伊改信異端，謂合喇斯托斯二性混成一性者，此耶烏提吸乙乃合喇薩斐之代父，自受洗時所認，時大總主教法刺韋昂在該城私會議命耶烏提吸乙來，爲是聽其所信，彼不欲來，推諉云：在道院如於柩中，不克往，復又年邁，多疾病。聖大總主教復遣他司祭首及輔祭前往諄請之，爲易其所信，背彼異端，轉歸聖教會，亦如令他人觀此，可棄異端，歸從正教會。嗣耶烏提吸乙允之，未往先，至君面前，謁彼代子合喇薩斐代所君，命人領兵偕往，君允。

率諸兵卒，更遣內閣官名發囉哩提乙者，並諸大臣及兵偕往。

伊公會處，去如對敵然，彼未至之前，先令數人致書於公會聚

議處云：爾等不害耶烏提吸乙，彼方肯來。衆主教曰：固然。耶烏

提吸乙進堂，至，則衆人喧讀耶烏提吸乙異端各書，與主教聽。

卽係耶烏提吸乙將此書於各教會中者，大衆學習此書，因此

衆人竟被此異端書所惑，衆人始勸伊所信，良久，後始允曰：我

信天主子降之時有二性，後渾成一性，嗣衆神師令之棄悍異

端，彼不從。維時聖大總主教法刺韋昂聚會共三十二位主教，

二十三位司祭首，及衆輔祭等，褫其神品之職，擯斥耶烏提吸乙

乙於教外伊等判此事寫於書云耶鳥提吸乙初爲輔祭繼爲司祭至爲司祭首因其所寫之書有瓦連廷及阿坡勒凌納利乙之異端我等勸之置若罔聞亦不歸我正教叛道無法依律逐出教會此我儕哭審彼之事修道院及衆修士首皆須知此人若嗣後有人與之談教理知我儕逐出自我教會如有欲聆其異端之言亦將此人逐出法刺韋昂乃匡斯唐廷諾坡利城之大總主教鈐印及他主教司祭首等同畫押此耶鳥提吸乙被逐之後至宮知合喇薩斐於彼克佐之閩人合喇薩斐聞之怒極定革大總主教法刺韋昂之職以解耶鳥提吸乙之恨再

者亦爲捕利些喇阿君姊君悉如閩人所愿閩人致書於阿列

克桑德喇阿大總主教底鄂斯闊兒因其爲人甚詭詐兇悍爲

可侮慢法刺韋昂護庇耶鳥提吸乙且云果爾君將有賞復求

君下旨命帥其同謀至耶斐斯爲會議妖言之法刺韋昂新創

之教擾亂聖教會者使公會聚議若法刺韋昂果異端定逐之

質訊耶鳥提吸乙無咎仍復其司祭首職合喇薩斐亦求皇后

耶鳥鐸乞阿佐耶鳥提吸乙窘法刺韋昂大總主教底鄂斯闊

兒刻領諸餘同謀主教等及司祭首瓦兒穌瑪並一千修士等

往耶斐斯伊等衆入堂共計各處主教一百二十八位悉因君

旨召至，爲判法刺韋昂時，聖法刺韋昂亦至，合喇薩斐命君降
旨於宗室稅吏長耶迦皮底乙及各處督撫，命營軍阻法刺韋
昂及其黨入耶斐斯堂底鄂斯闊兒爲公會聚議之首，議際耶
烏提吸乙呈所信書札，其異端隱而不彰，似是而非，狀若正教
然，法刺韋昂書札衆主教均不折閱，因此辯論極久，有護庇耶
烏提吸乙者，有護庇法刺韋昂者，然護庇法刺韋昂者少，因伊
等悅暗羞明，愛假厭真，因伊等尊地君，不循天皇，然斐鄂鐸錫
乙君雖謙恭，奈失於覺察，致獲愆咎，緣不悟耶烏提吸乙合喇
薩斐底鄂斯闊兒等奸謀，因合喇薩斐時諂媚於君，致君以異

端爲正教，以假紊真，因無智慧，姊捕利些喇阿故維時會議不
定，甚至喧嘩口角，末乃從異端教，言救主祇有一天主性，衆悉
符合獎耀之，遂向耶烏提吸乙定其無疵正教，其實乃異端耳，
虔敬正教大總主教法刺韋昂衆定之以罪，不使回護，不使宣
讀己之書，議首底鄂斯闊兒斥革法刺韋昂職，擯逐於教會外，
攆至耶吉撒突利底阿城，伊闊尼阿主教鄂尼錫縛兒與數主
教知聖法刺韋昂無辜，羣起抱底鄂斯闊兒足曰：尊師，不必如
此行，因法刺韋昂無可逐之過，若有可罰處則罰，罪不致逐，底
鄂斯闊兒起立吐舌示曰：吾舌可去，此言不可反，司祭首及兒

穌瑪云孰若言

合利斯托斯

二性者宜殺之時數主教皆所赦

法刺韋昂底鄂

斯闊兒

不睬云卽宣督撫監督至時耶

迦皮底

乙及督撫監督持巨索入堂衆主教懼云

瓦兒

穌瑪

乃強賊帥

此一千修士爲拘管我儕耶爾乃賊盜應滅擯

瓦兒

穌瑪

厲呼

日須擊斃異端法刺韋昂者遂趨至聖

法刺韋昂

有以杖擊有

以手披者底鄂

斯闊兒

見聖法刺韋昂仆地至前踐踏其脛衆

任意扑撻幾至斃乃以鎖索之底鄂

斯闊兒

勒命衆主教畫押

具結其同謀黨立刻畫之他主教見會議不公甚不合理乃擾

亂公堂幾斃人命咸不具結底鄂

斯闊兒

命

瓦兒

穌瑪

及一千

修士攔門不令出堂且衆修士等狂呼逼脅詈詈至夜不克走

脫衆主教不得已權畫之如是議定聖

法刺韋昂

逾三日乃死

如阿韋

利無辜

被喀英所斃其靈歸於天矣嗣其大總主教位

者名阿納托

利乙

宮庭之君嗣得閹人之私情甚怒知

合利薩

斐奸謀乃逐之君妻耶

烏鐸

乞阿亦無可奈何遂往耶嚕薩利

木城其姊捕

利些

喇阿君亦請還偕極榮聖

法刺韋昂

之聖軀

至匡

斯唐

廷諾坡

利城

迨公會聚議於哈

刺乞鐸

納城

乃第四

爲凌辱底鄂

斯闊兒

及耶

烏提吸

乙

出教滅絕

合利

斯托斯

之

聖教會至斯時仍爲真實且讚美天主乃不分離者其讚美榮

光宜歸於聖父聖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二月十九日

此日記憶聖門徒阿兒吸普及肥利孟並阿普肥阿

聖門徒阿克吸普乃七十門徒之一，據聖按烏囉錫乙云，乃聖

耶拍福喇斯之裔，爲主教於福喇汲阿地方，闊羅斯城緣此聖

宗徒葩韋勃稱爲同佐戰者，見於葩韋勃達斐利孟之扎，聖斐

利孟乃是闊羅斯城極尊貴之人，聖阿普肥亞爲肥利孟之妻，

因聖金口伊鄂按曾言之，此肥利孟信合喇斯托斯際，彼室易

爲主堂，闊羅斯之奉教人時往禮拜誦經，嗣肥利孟爲門徒及

主教時，宗徒等有一定之處，主教有遊行隨在傳教之主教，故

衆亦稱之爲宗徒之主教，因如宗徒傳宣也，故聖宗徒肥利孟

亦爲遊行隨在傳教之主教，乃往福喇汲亞傳教各處，聖書載

其爲耶吉撒突之噶襍之主教，聖阿普肥亞在闊羅斯造一室，

人名爲堂，晝夜齋禱侍天主，供給傳教者衣食住宿，週濟乞丐，

館旅客人，故其室爲堂，又爲客寓，又爲養病院，時闊羅斯年例

慶賀阿兒鐵密達偶像，維時聖門徒阿兒吸普會聚衆奉教者，

及聖肥利孟在聖阿普肥亞居處，偕衆禱求天主，外教人見奉

教人於其室內，會其黨共至其室，或扑或殺，携聖門徒阿兒吸

普肥利孟阿噶肥亞至耶斐斯將軍阿兒托克利蘇予以多刑，用棍打伊等，聖肥利孟及阿噶肥亞後被苦而死，卽以土掩其足脛露半身，用石打伊等，時聖阿兒吸普留餘生，爲令兒童以刀刺之，以爲戲具，其三聖遂如此致命，其靈歸於至聖至善施生活之天主，乃一體三位不分離者也。

此日我等義德父鐸錫斐乃義德鐸囉斐之徒，有福師鐸囉斐欲修道，乃往些喇特之道院，至則寡言齋禱度日，於彼有出色之師，名瓦兒蒞諾斐及其同齋之徒伊鄂按，人名之爲先知，因天主予以權，能克知未來事，此鐸囉斐祈此二傳訓之，伊曾與

聖神師些喇特往瓦兒蒞諾斐及先知伊鄂按處，鐸囉斐於些

喇特道院，時其師令建醫養院，自監管之，因諸修士或有患病

乏人服勞，伊等憂愁，然天主幫助鐸囉斐，遂有其兄捨資，爲之

建此醫院，因其兄樂善好施，故鐸囉斐與他修士得於此道院

服役諸病者，一日院首些喇特叫鐸囉斐至，則見有一童穿武

衣，立於其側，及童父數友，乃由宮來之大臣偕在焉，院首些喇

特暗向鐸囉斐曰，伊等帶此童，欲居此道院內，恐其竊宮中物，

逃至此，我恐害及我等，因此童非修道樣，否則安能甘居道院耶，夫此童之親，乃爲將軍，自幼卽驕生縱養，衣食充足，因聞人

傳說耶嚕薩利木聖所，乃欲觀之，更求其父允之。其父將軍甚疼愛子，乃煩其友領之。至耶嚕薩利木聖所觀看時，領其子往待之。極優至渥，至耶嚕薩利木叩拜聖所，往碣錫瑪尼亞之園，於彼有畫，乃天主審判多惡人在地獄受苦難，立而觀此，甚詫之。與伊並立者，有一貴婦，著宮粧，指其畫云：「乃此因何惡，因何罪，此不可爲，彼不可作。」時童只呆立，聞而詫之。因聞所未曾聞，童轉向婦云：「媼與何克脫此難？」曰：「須齋戒，不食肉，屢祈禱，克救於此苦難。」婦云：「此三者畢，遂杳不見。」童各處覓之，不見。此乃至潔至淨聖母，向伊現顯。由此時其童頓易其志，卽遵碣錫瑪

尼亞媼三戒，常祈禱守齋，領伊之人，爲伊守齋茹素祈禱甚虔。因其父將軍愛伊如珍寶，見其如此，卽云：「果爾可往道院，克得救靈。」彼曰：「爾曹如有識者，領我至。」內中有數人識之，卽領至些喇特道院。至院，首令鐸囉斐至，曰：「爾觀此童，可納否？」所代籌思之，留則留之。我察其有無罪惡，然彼只云：「我欲得救，外無他言。」院首復云：「爾可留之於道院，引領彼得救。」鐸囉斐爲人甚謙，曰：「我自顧不暇，焉能引導他人得救耶？」院首云：「我曾照看爾，爾何不如我之照顧爾，以照顧之，有福之。」鐸囉斐允之，曰：「均可。」遂往太師瓦兒蒞諾斐處告之。院首允，乃往告之。瓦兒蒞諾斐語鐸

囉斐云、爾獲此童、慎引之得救、彼諾且甚悅、易名鐸錫斐、乃共於醫院事諸病者、至食、鐸囉斐曰、爾飽耶、曰、飽、食幾何、曰、餅箇半、然每餅重二斤、每頓食三斤、曰、此後爾須減食四分之一、鐸錫斐如之、嗣詢曰、爾飢乎、曰、微覺、後數日仍詢之、曰、不饑、復語之曰、可再減四分之一、伊如之、復詢曰、饑乎、答如前、不數日復詢曰、饑乎、曰、否、復語之曰、可再減四分之一、如是遞減至四兩、此童鐸錫斐甚樸誠安穩、凡事無不兢兢爲之、被其視之病者無不悅之、因慇懃備至、若事病者、已偶出暴言怨語、卽入己室涕泣、他事病者之侶、知而慰之、不果、乃告其師鐸囉斐云、彼童

哭泣、不知何故、其師往而詢之、乃曰、求師恕我、向他弟兄曾出暴言不和婉、其師曰、鐸錫斐爾因何與諸弟兄出厲言、爾豈不知言弟兄者、卽如言合喇斯托斯、鐸錫斐聞言甚憂、俯首伏罪、師見其哭止、遂徐慰之曰、天主恕爾矣、自此須悔改、善於度日、天主方助之耳、鐸錫斐聞言急起、爲其工作、如獲宥自天主、以後他修士見其復如此、卽知其必犯過失矣、乃往謁其師云、爾徒鐸錫斐坐地涕泣、諒必獲咎矣、師知就之、怒語曰、鐸錫斐爾又犯罪於合喇斯托斯乎、無臉之至、泣、猶不悛改懊悔、哭止、其師云、我因天主名赦爾、自此以後須謹慎悔改、伊復悅、起而侍

諸瘡病者，優備床衾，且盡心於告解神功，其供備床榻際，其師鐸錫斐曾由門前過之，鐸錫斐曰：師歟，我狠慣備床榻，其師云：鐸錫斐現爾爲好供侍牀榻者矣，然汝爲不好之修士矣，其師不令其徒有所嗜好，然其徒謹遵，且更愛其師，凡事無不從命，時值其缺衣，其師予布令之自縫紉，彼兢兢爲之，成後告其師曰：我衣成，且作甚善，其師遂命其予給某病者，或某修士，彼毫無怒色，怨言，復予布令之縫作，迨成，仍命予某某，彼仍無愠色，凡善舉無不樂從，一次有修士持一刃至，乃命鐵匠所造，爲備廚中均用，極華美，鐸錫斐愛之，往謁其師，鐸錫斐曰：師歟，彼有一刃，極美，允我持於病室備用可乎，其師命携至觀之，至見果美，遂曰：鐸錫斐爾欲爲此刃之奴，抑爲天主之奴耶，不得令刃轄爾，不許用，其徒鐸錫斐俯首無言，謹遵師命，置而不用，嗣見他人用之，其心亦不憶何我獨不用，爲何異諸人，絕無如此作思，其度日於道院五載而終，毫無嗜好，只師命是遵，時伊病癆喀血，聞人言煮鷄卵可療之，其師亦知之，時值缺乏，其師探之，鐸錫斐曰：我有一言相告，吾知有一物，可療吾疾，然求之，千萬勿與我，以免爲其擾吾，師詢何，曰：爾若首肯不予之，我則言耳，師諾曰：聽人言微煮鷄卵，可以治此病，我求爾允我，病卽瘳矣，

其師乃以藥餌代進，不效。因其病篤，故雖病沉，亦不吃葷，不第此，且常記念天主於心。因其師命其常言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我天主矜憐我等語，並天主子輔助我，如是於其犯罪際，常以明悟憶誦之。病危際，其師鐸錫斐云：鐸錫斐爾須用心祈禱。曰：然。求師亦代吾禱。危尤篤，師詢曰：爾禱較昔如何？曰：同。祈爾代禱助我。病瀕危間，其師曰：爾禱何如？曰：求師恕之。現余弗克禱也。師曰：既不克禱，宜需明悟憶念天主，靈神向之。伊亦必念爾，其患病甚苦，乃語大修士師瓦兒莎諾斐云：祈放我，我不能生矣。其太師曰：爾須堅忍。天主恩迅臨矣。有福鐸錫斐見其

病巨且重，甚爲之憂。伊病漸危，復語其師。稟太師曰：我絕無生機，亦萬不能忍之矣。太師曰：爾往哉。至聖三台前，代吾等祈禱。他弟兄等聞之，訝且妬曰：何鐸錫斐病，而太修士師如此回言？彼有何功德？緣伊等未知其功德。見其入堂，飲食睡卧，無異俗人，不甚節制，故論之。如他修士養病，食餘之湯汁，及魚尾菜蔬等，彼輒食之，不似他修士。則問：一日食之，夜眠亦減，如是節制己身，此等人聞太修士與病童說此話，均爲之不悅。卽五載居道院者，伊等心中稍怒，不解此故。詎不知此童之順師命，終身無任己性爲者，凡其師有所命，無論巨細，無不從之。鐸錫斐至

道院際言語頗聲高其師訓化之令持一瓶好酒至彼如命而捧進求師祝福其師見而笑之曰癡哉童乎蓋我因爾出語聲高故用喻戒之緣夷狄酗酒則狂號故以此戒爾焉彼聞言叩拜師將物捧回由是低言微語一次伊至其師前欲談講書中意彼誦讀至難明處卽就師詢之師對以不解因不喜其讀聖書乃欲其學謙恕卽足矣嗣復問之仍曰不知且曰爾可問院首伊未至前其師語太修士曰鐸錫斐至詢書爾須扑責嗣鐸錫斐果至太師曰此非爾輩所務旣不明晰復敢問詢遂批其兩頰撻其背走告其師曰吾詢書被扑撻以面背示之然並不

以師諭我往方受撻楚毫無歸怨其師之辭色役如常任勞任怨逢伊告解其師語曰須力改前非彼卽謹遵不再犯凡諸百事惡行悉不爲他弟兄等皆不知其如此度生故聞太師及兒茲諾斐所回之言而怨之天主欲顯爲鐸錫斐所備之榮福緣其遵循師命並亦表義德鐸羅斐訓徒之勤訓如五載之期克引鐸錫斐履無辜之途至合利斯托斯前時天主將彰之如鐸錫斐逝後逾數日一聖修士至道院欲覩已亡之諸聖士以爲天主示明其故乃見諸修士環立於光明處當中有一童立遂語衆曰此童立於聖人中像貌爲誰衆修士聞而觀之乃鐸錫

斐也，不勝訝云，何天主賞之如是榮，彼有何功德耶？况服役只五載之暫，此因其舍己之欲願，惟師是遵，如遵天父，而得與諸聖神師享天所讚榮，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之名，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二月二十日

我等父列鳥乃行奇跡者，伊乃喀唐主教，此稱天主心之列鳥。乃都主教所轄之喇韋尼亞人，其親乃尊貴者，以其行實神明皆善，遂送於道院爲神品。時喀唐主教薩韋納死之前，求天主挑伊爲主教，以其貞節敬恪，喀唐在希齊利阿境內，耶特納山

之傍，此山生焰，聖列鳥既當主教，日工極繁瑣，願恤孤獨鰥寡，困病貧難，濟弱扶傾，由堂中所捐之資贍養之，且爲病者祈禱，猶羊之善牧，子之善父，爲魔狼及其所役甚畏之者，喀唐有一巫，名伊利鄂鐸兒，其親乃奉教者，彼乃自幼卽受洗矣，現陰背合喇斯托斯付己於魔，從伊烏疊亞之人，學其邪術，陽欲煊己爲奉教者，實乃爲妖術魔役，無異於古時之妖術錫孟，因聖宗徒撒特兒葩韋勛二人祈禱斃伊，與彼同，亦克作術，行極奇異之幻術怪異，如克令人見陸如有水河，男女行人見此水，脫衣涉之，亦能點石暫成金，播弄貿易折本，致使顯宦之女起淫慾，

別親狂奔時總領魯乞_乙語於君列_烏及其子匡_斯唐廷號生而君服者君命下令拘執之人欲拿之彼乃自投携之入艦當日自喀唐行過半時之久卽至匡_斯唐廷諾坡利從喀唐至匡_斯唐廷數萬里他人須航七日夜伊則半時卽至迨至君前君曰須屠之彼遂杳不見矣旋有人言其仍居喀唐城中復擒之往匡_斯唐廷諾坡利城拽往法場就斬劊手持刃舉而斬際伊幻不見聞人言復在喀唐城聖主教列_烏數勸伊改心歸向天主奈魔弗納勸弗克令堅石易爲柔脂不第不改且行尤劇更藉術以辱主教如主教登堂諷經堂中教衆會集彼巫士伊利

鄂鐸_兒亦入堂暗作彼邪術使衆以足蹂地吼如獸有狂者亦有怨怒者術士復播弄主教偕諸神品不誦經而鼓吹譟舞聖主教洞悉伊利鄂鐸_兒之意乃祈禱畢出聖臺以堂肩帔扼其頸携至市中令民堆柴焚之聖主教列_烏扼其頸偕之並立於烈焰中直至無恥者焚斃後聖列_烏乃歸入堂事天主此奇跡人見之皆甚驚訝不第身未受傷卽其衣亦未燃損因有聖神施雨露呵護之君與民悉知之矣君乃遣人邀至極優視之伏於其前祈代伊等祈禱天主所行奇跡如仍有令啞者言瞽者明魔被逐疾被醫等事嗣後有一寺廟伊祈禱寺自傾圮出一

言偶卽仆毀時列_鳥死際有自錫喇庫錫阿來一血淋婦其夫
爲內閣顯宦被患病年久經多醫治罔效聞喀唐聖主教列_鳥
藉祈禱克療之乃往謁求之行近城聞擊鐘聲詢諸人曰列_鳥
死矣聞言不勝惋惜至僅拜撫其牀血卽止伊之聖軀置於聖
魯乞_亞所建堂中自其聖軀溢聖膏醫治病症爲榮光我等天
主合喇斯托斯之國得永生也阿民
此日又記憶神品致命聖薩鐸克乃波斯主教等及同伊等一
百二十八位

波斯主教聖錫咩汶致命後嗣其位者乃薩鐸克生於波斯國

之薩利克及克提錫豐城聖薩鐸克一日夜夢不祥起而召己

之執事司祭及輔祭等漸示伊等所夢之景曰於此夜夢見一

梯梯首撐天聖主教錫咩汶於梯之上有大榮光我立於地彼

呼我曰薩鐸克與來就我勿懼我昨日上午去爾今日上午去我所

見所聞所信者必因合喇斯托斯致命其言我昨日至爾今日

至乃表伊去年受難我於此年將受難被斬遂漸訓囑己之執

事曰我可愛之弟兄及諸父當全靈全意愛我等主天主伊伊

穌斯合喇斯托斯衣古銅信甲勿懼諸惡若死及斬至於我等

勿懼然我等亦須法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之爲良兵因爲要

是死就得全，若生，則如義德父，若刃，爲我等永生，是以我等勿懼刃，因刃而獲永生，設至其日，卽立功日，可獲不朽之福，並獲永遠尊榮於天國，且於奉教中遺榮名，弟兄乎，我等祈我等主，爲速應我之夢，誰爲神，卽有神寵，卽喜樂，情甘熱愛等候因。合
喇斯托斯致命死，若肉體凡人，則必於臨死時畏懼，誰爲有德者，專心勇敢尋其死，爲獲永生，怠惰者見死而避，愛天主者，投奔天主，避身於赴俗世喜脫之處，則受塵世之冗俗，愛世界者，而近於世，乃受苦難及憂患，迨至次年窘逐聖教者，波斯之君薩鄂喇至其處，有人譖言聖主教，謂薩多克之名，繹漢卽君之

友，蓋伊之全心誠愛在天之君。合喇斯托斯乃係有節及信義，效法聖錫咩汶者，緣嗣主教位者，因此時君派兵捕主教及衆執事，與衆奉教，並修士等，共一百二十八位，皆以鐵練束之於獄，且於極污臭可畏之處，並受五月之久，極苦之難，不潔之君，不義之僕，以極細之繩，纏致命之全體，並以木板枷壓之，爲使其骨碎，皮綻，聖人忍受極苦之刑，忍心之刑役曰，遵君旨，拜日及火，可生，聖薩多克等僉曰，我等乃奉教者，叩拜獨一造天地之主，且全心全力事奉之，日由彼所造，故不拜，亦不尊火，因日及火皆係天主爲人所需，不順君命者，因其命乃使我違背天

主者，故我等不懼死，因此世暫時之死，可引我至永生，是以爾莫少撻，亦不必恕宥我，於爾目前所流之血，嗣後君示聖人曰，爾若不順我旨，不遵我命，爾乃自招滅亡，勿悔，聖人等僉應曰，我等於天主無滅亡，亦無死，亦無悔，因以永生復生我等，並賜我爲平安不死國之嗣，外莫他言，爾速施爲，緣我等已純心預備爲我等主死，絕不拜日及火，亦不遵君之悖旨，君見伊等之堅信，告定以斬死之罪，聖人等聞定伊等斬罪，喜候死時，引往城外，途間聲籲曰，天主審判我等，並救我等於不義之舌，及由人之不義及詐僞，而飲我等之血者，爾救我等，因爾乃天主，係

我等之倚望，伊等迨至受斬處，同心同意同聲曰，天主讚揚爾，因爾賜我等恩，不輕我等之所禱，而賜我等勇敢致命之榮冠，主爾知我等尋爾，並讚揚我等天主，爾之獨一子之恩，卽謂救我等，並召我等於永生，主歟，勿遺棄我等此世之難，祈堅固我等於爾前之永恩，並以我等之血，洗我等之諸愆尤，因榮光爾乃獨一天主，及爾獨一子，及至聖爾神於無窮世，阿民，不潔者視聖人如此所禱，及口中讚美天主不輟，直至被斬時，至尊至榮堅忍受難之主教薩多克，被縛解至微福拉葩特城，於彼聖人尊潔之首被斬，衆聖遂安然致命矣，頌讚揚美我等主伊伊

穌斯合喇斯托斯其諸榮光尊貴叩拜於伊與父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二月二十一日

榮記錫木鄂勛之隱士我等義德提摩斐日

近鄂利木普山有曠野之區稱錫木鄂勛其處有道院焉掌院

首斐鄂克提斯特乃有德之義士於彼處義德士普拉托納乃

承認主者亦於彼修行有福院首斐鄂克提斯特有徒名提摩

斐伊自幼時即守修士之行如祈禱及節制且通宵跼立祈禱

極力息滅私慾之情故聖人至終靈軀皆爲童貞因其自幼從

未睹婦女之面故耳得爲聖神之室克獲療疾逐魔之寵恩及

藉己之禱行奇跡如是多年遊行山野只爲天主而生且以祈

禱之淚灑洗己靈如此至老安然逝世矣

此日又榮記按提鄂吸阿大主教我等父耶烏斯他斐

按提鄂吸阿大主教肥羅國尼乙逝後嗣其位者乃此有福耶

烏斯他斐伊之志行誠堪稱爲聖且智慧亦著名並極力勤於

虔誠伊乃明稱爲普世之神師伊於尼切亞當匡斯唐廷爲君

公會初次聚議時彼亦同衆聖神師駁斥阿喇乙異端之狡辯

阿喇乙黨言天主子乃受造而非造物者天主父之榮及權不

與伊同等聖耶烏斯他斐恥辱詛咒彼出謗言之異端者使其
當承認父及子乃同一性體同有者異端生嫉更嫉尼适密底
阿之耶烏些微及尼切阿之斐鄂格尼大匡斯唐廷死後其子
匡斯唐提乙嗣位遂守阿喇乙之異端極獲庇之並賜阿喇乙
黨權窘逐陷害正教之人阿喇乙之徒遂有違理之力及不義
之權尼闊密底阿之耶烏些微於承認主之葩韋油被逐之後
其爲該城之大總主教同尼切阿之斐鄂格尼乙往耶嚕薩利
木順便入按提鄂吸阿與衆不義之人會議耶烏斯他斐之行
而後革職不義者有誣伊爲不正之教同薩韋利乙爲異端者

亦有言其行不潔者伊等以多財賄妓者爲讒毀聖人並令妓
女誣以受孕於聖人妓女抱子入於聚會中大聲讒毀曰此乃
由大主教耶烏斯他斐受孕而生理事者卽命妓女發誓確言
妓女遂發誓曰此子非由他人乃由耶烏斯他斐而生當事者
遂將聖人斥遣承認合喇斯托斯之耶烏斯他斐毫無辜忍受
不義者之遣因此而逝歸於天主而往在天之本國詔害聖人
之妓被患極重病遂知天主之罰係因讒言陷害無辜至潔之
大主教遂承認實因伊等以金賄買讒言聖人有淫行後告之
發誓言由耶烏斯他斐所生乃虛誓實由耶烏斯他斐鐵匠而

孕非由耶烏斯他斐迨百年後希臘國濟諾納爲君時移請被遣尊潔我等父卽承認主之聖耶烏斯他斐之屍於按提鄂吸阿且以至尊之禮迎之衆人皆出迎於八十里是處手執燭及香爐口唱讚詞讚美天主合唎斯托斯及聖父及聖神之榮於無窮世阿民

二月二十二日

此日榮記耶烏碣尼乙處之聖致命之屍被尋日

囉瑪國無道君時多有窘逐聖教者亦有無數承認合唎斯托斯之名致命者卽謂受各種之刑而死衆聖之屍棄野飼禽獸

而衆誠信者却暗葬之於己之室或於己園中故因主名致命之衆屍乃葬於耶烏碣尼乙村年久皆不知矣時希臘不潔刑役儘數珍滅值奉教人爲君聖教之光得光照普世聖教日見繁茂彼時耶烏碣尼乙村所葬衆致命之聖軀由地中發光如燈之燃蓋因天主奇跡而顯現於該處有若許負病而得痊者因天主欲顯己僕之榮隨有主教及堂中執事者等至其處掘之遇多致命之聖屍然伊等之名只天主知之已註於生命冊矣伊等之聖屍乃完全而未朽因聖書曾言天主獲其遺骸至一亦不傷折云並發極香之氣顯奇跡醫諸病者及負魔者遂

恭請於堂，無數奉正教者會聚，以聖詠及讚詞，讚美之後，有受
默示者，號喀利格喇福尼闊賴，係有德者，知衆聖致命之屍中，
有聖昂德囉尼克，乃七十門徒之一，及輔助彼之由尼阿伊等，
乃聖宗徒葩韋勛於達囉瑪書札中載曰：爾儕問安我之親者，
及與我同被囚之昂德囉尼喀及伊屋尼亞。

此日又榮記致命聖瑪烏喇乞乙同七十兵卒，

無道昏君瑪克錫密洋，想行祭祀之禮於假偽偶神，以求護國
安邦，遂命凡伊屬地，皆當致祭於不潔之偶，其旨爲魔使，而逼
衆人獻祭焉，不但寫與各方各城之總領，如其先之君所寫爲

叩拜偶像者，且親身週遊各方各城，專心用意事奉魔之壇，無
恥者，冀其已欽臨，以使奉正教歸入外教，及前爲外教，後入正
教者，復歸已教，懷此念出囉瑪，遂遊於東方，入錫喇阿阿葩密
阿城之主祭者，進讒言於奉教者曰：全權之君，神賜我等能力，
與爾語真誠之語，我等都懷畏，願敬本國之神，尤敬底乙及奇
異之阿坡凌，以伊等較他主爲大，因護宰爾國，惟瑪烏喇乞乙
及七十兵卒，皆驕傲，緣爾之賞而富，不憶念神，並違爾，謂誘惑
迷亂奉教者之旨，國君瑪克錫密洋聞之，怒甚，有一日君命備
公案於阿瑪克錫克地方，衆皆得觀看，遂解聖人至於公案處，

高坐施刑之瑪克錫密洋城中多人咸往其處以至婦孺皆不
留於家中兵解合喇斯托斯聖兵七十名偕伊等之首領聖瑪
烏鳥喇乞乙乙既至君視伊等曰瑪烏鳥喇乞乙乙我想以榮恩寵爾身
以糧餽果爾腹受我頭等之尊優等之爵不思報本平安度生
反違我旨倘有不順我理者爾儕能勸之教之彈壓衆等當順
說爾儕諸仇敵及不和睦者順服我等不但不尊然爾等悉反
所爲不獨不順我等禮並無我等神主爲仇且欺侮之不與伊
等尊榮祭祀若我所聽者盡是真卽係爾儕自招滅亡矣聖人
對君曰與爾無覺悟之神爲仇者以真實之天主爲我等備凱

勝之榮冠故吾等不輕視造我之天主並不似伊偶之無能爲
者宜讚頌之因其乃獨一真實之主造成天地海及其中所有
者至污穢不潔之魔貽害於人其衆偶乃聾瞎及無知覺者不
當稱其爲主君曰瑪烏鳥喇乞乙乙爾獲如此之尊及武職中之首
位當謝我等神聖人答曰我未由爾之神獲何榮不欲敬伊等
既識天主爲真而反敬無明之物者有乎除非人無明悟者及
愚妄之輩敬重木石緣其以天主所造之石及樹謂之有明悟
且敬之如主故耳君曰因爾得第一之職品故有勇敢違我等
因君言畢命去休遂對七十名兵以溫柔之言問伊等曰弟兄

乎誰誑爾儕躲離救我之神歸向迷惑敬重人被釘之惡人彼時有福斐鄂鐸兒及肥利普皆對君曰我等非係被誑誘願爾亦得救於彼我等乃叩拜獨一全能天主父及其獨一子我等主伊伊斯合斯利斯托斯伊爲真實之天主乃天主之智慧並敬聖神因曾默示於我等智悟爲承認三位一體輕視爾之教並棄暫時之兵而爲兵軍於主及君瑪克錫密洋曰肥利普爾爲尊貴之叟乃智慧者如童子之聰明歸我神教以作爾同伴之表率爲使伊等拜神以邀神福並由我等得重賞聖肥利普曰君我語爾我沒有惡謀能迷惑畏天主者因聖經有言災禍

至誘惑人之身瑪克錫密洋曰肥利普我溫柔忍耐行於爾爾

可放肆與我言保爾棄爾之惡信爲不使我等怒以施極苦之刑因爾儕敬人如天主七十名聖致命答曰君與爾可厭之恐嚇乃徒然天主賜我等之力及保障不畏爾之刑罰用善悟者及堅心愛天主者無可畏瑪克錫密洋遂怒命褫伊等爲兵之帶及衣對伊等曰當知何等之榮及尊今去矣受何等之辱因爾儕不聽順之故衆聖答曰若爾革我等之武職並解脫我等之衣帶然有我在天之主服我等以永生不朽之衣及永遠之榮彼榮乃爾不能見聞者因爾父爲薩他納助爾所言行彼時

君怒甚，對衆聖曰：「可惡及不堪受我等神之恩，爾儕之污辱乃自尋，因我儕付爾輩若許之尊，爾儕反辱我等神，並輕我，現依爾儕之刑行於爾。」衆聖答君曰：「爾此職乃渺小者，轉瞬過矣，爾之尊實乃辱，因爾忘天主賜爾治國之權，虛幻及無明悟之偶，全無知識，孰敬孰辱，亦不知曉，總之爾神乃無明無思者。」君對伊等曰：「本吾國恩，欲保全爾等之生命，可再忍耐之。」下伊等於獄，爲伊等思索，揀擇自己有益者，錮閉衆聖於獄，並以鐵練縛之。彼此相語曰：「可愛衆弟兄，吾等竭盡全靈性於祈禱，並用心祈求我等善仁之主，爲賜我等聖神之悟，於我等口中，能對答

國君，爲使刑役奇異我等誠信之真。」衆聖遂一心一意祈求天

主曰：「主伊伊穌」

斯合利斯托斯

斯

全力之主與爾之權無窮，爾國

無盡，遣爾聖神於我等，彼可訓我等，歡怵喜樂勝惡之迷亂，並

堅信爾之聖神所言，可依爾真實而無虛僞，因奪我等此世之

榮，使我等爲兵於爾在天之聖城，並使入於高賞，同爾衆聖，自

永世，卽係真實信爾，及稱爾心者之數中，因爾係獨一主，榮光

及權柄，皆歸於爾於世世。阿民，越三日，君瑪克錫密洋復於己

位而坐，解衆聖於前，衆人皆至其處，刑役以溫柔之言向衆聖

曰：「衆男子歟，自揀有益者，祭獻於神則生，否則苦死。」衆聖答曰：

吾等熟思再再，爾當細心聽之，勿強逼我等獻爾儕之祭，我等聖謀厭恨此暫時之生，而極願因我等合利斯托斯死，我等望由彼而獲永生，若其餘者任爾所欲行，而速行，我等乃不背吾等主，永不拜爾儕之魔，蓋被暫死之審，而被釋於永審，衆聖言畢，刑役視其中有一少年，卽向之曰：少年爾何名，何方人氏？少年答曰：名縛停，蓋譯漢卽真光也，爲我合利斯托斯之兵，伊乃恥辱爾父薩他納，吾乃囉瑪人氏，依體依靈，乃光明瑪烏喇乞乙之子，由彼而獲識天主，並被培養於聖教，卽謂合利斯托斯乃爾所背者，君爾乃近於無明之牲畜，且與伊等同，刑役曰：少年爾乃無明悟者，爾言乃依爾童子之言，不以爲爾知，當學我教，爾知有何益，何害，爾去祭大主底乙，以護佑之，少年曰：因我不如命行，不拜偶，爾名我爲無明悟者，我較爾老者尤明，因信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乃爾儕不信不識者，刑役復語

聖人曰：無恥者，我耐爾無明悟者至何時，我等無量之恩於爾，而又將至何時，卽行祭勿招尤，莫令我行極不哀憐，聖人答曰：污穢不潔事奉偶者，若爾有知識，卽認識我等之信，及力，於縛停之罪，如伊識正教，及識合利斯托斯，我等極愿受苦，爲辱爾魔父，我等更願致悅於我等主合利斯托斯，時彼刑役怒甚，禡

其衣以牛筋鞭之。他刑役如命而行。由合喇斯托斯兵以忍心
笞其全身。笞聖人至肉綻皮飛。血流滿地。伊等受難中。呼籲天
主。合喇斯托斯求其輔助。天主以無形之力。至於伊等。故不覺
苦。並堅伊等克忍。且愛天主。君向衆聖致命曰。皂役勞苦。何甘
輕生。可去拜偶。省受殘刑。聖人曰。不潔及遠我等主。合喇斯托
斯之君。爾不明。合喇斯托斯之愛。及光。乃緣魔之幽暗。及迷惑
所昏。至於我儕。不覺爾刑之苦。因信愛我等主。合喇斯托斯被
其光照。我等明悟。刑役與爾如狂犬。爾尋出奇之重刑。刑我等。
然我等靈渴愛。合喇斯托斯。因爾之刑死。我等却爲我等見永

生之天主。於無窮世之國。刑役聞之。怒甚。命備烈火。爲擲聖人
於其中。燄盛時。聖人不待擲。衆聖自投於其中。伊等赴火。猶如
赴水。進火中。亦未受傷。並姍笑刑役及其神。既有此奇跡。而刑
役仍不識有天主之力於衆聖。如火不能勝之。伊復覓法害之。
遂命將火中未傷之衆聖。束於樹。以鐵杷杷之。聖人等堅忍酷
刑。不顧肉身之痛苦。及君之嚴酷。時無明悟之衆。皆驚訝。而聖
瑪烏喇乞乙笑伊等曰。爾無恥之刑役。今尙何如。小縛停乃少
年。皆能忍爾多刑。若童子得勝刑令之力。如何能勝我等整營
之兵耶。瑪克錫密洋切齒瞪目。命將幼童縛提納於其父前。斬

之爲使瑪烏喇乞乙痛子心切而聖瑪烏喇乞乙見子因合喇
斯托斯致命亡不勝欣樂而其子被斬卽往天國去矣時聖瑪
烏喇乞乙對瑪克錫密洋曰刑役歟滿我等之願矣蓋謂先遣
縛停往合喇斯托斯處去吾等定亦速往天國去矣因爲我無
不欲從縛停往天國辱爾父薩他納者雖覺大且酷之刑亦不
能使我等遺棄信合喇斯托斯瑪克錫密洋見衆聖凡刑皆堅
忍所不能使背教遂召己衆忍心之人卽在內閣者共議以何
殘刑處伊等死而警普世之衆奉教者衆謀者中有一殘酷不
潔惡狠忍心人曰君歟我有一策現乃七月西郊草木蕃衍且

多泥淖於彼處有蚊蚋及牛蜂致無人敢經其處恐不堪其虐
將伊等解往彼處裸其衣束於樹以蜜圖其身爲使蚊蚋及蜂
吮之此刑較他刑酷使伊等醒悟爲不謗我等無敵及永久之
神此謀極悅不潔之君及內閣衆遂將聖人如其法刑治衆堅
忍致命者時兵解伊等於前言之處並堅束伊等於水溝多泥
之處其聖少年屍放於其父目前蚊蜂等擁集伊身如雲羣咬
致命者體衆聖受不能忍之苦十晝夜後日視天祈求天主曰
主我之天主歟造我等乃肖爾像而造並引我等於爾之真實
識爾獨一子之性及至聖施生活之神現我之靈獻於爾矣並

祈爾使我等與爾諸聖偕居，因我等全靈性，全心願愛爾，並因爾而致死。因爾乃獨一至善愛人者，榮光歸於爾，至無窮世。阿民言畢，衆聖將己靈付與主之手，而蒙永榮之冠矣。違理之刑官瑪克錫密洋於致命死後，怒未息，命斬伊等首，將伊等之屍擲於青草野地，飽獸腹。維時有誠信者，懷敬畏，於夜中葬衆致命之屍於他處，共讚美榮光。我等天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偕父及聖神至無窮世。阿民。

二月二十三日

神品致命斯密兒納城之主教坡利喀兒普之行述

多泥淖，於彼處有蚊蚋及牛蜂，致無人敢經其處，恐不堪其虐。

將伊等解往彼處，裸其衣，束於樹，以蜜圖其身，爲使蚊蚋及蜂吮之。此刑較他刑酷，使伊等醒悟，爲不謗我等無敵，及永久之神。此謀極悅，不潔之君及內閣衆遂將聖人如其法刑治。衆堅忍致命者，時兵解伊等於前言之處，並堅束伊等於水溝多泥之處。其聖少年屍放於其父目前，蚊蜂等擁集伊身如雲，羣咬致命者體。衆聖受不能忍之苦，十晝夜，後目視天，祈求天主曰：主我之天主歟，造我等乃肖爾像而造，並引我等於爾之真實，識爾獨一子之性，及至聖施生活之神，現我之靈，獻於爾矣。並

祈爾使我等與爾諸聖偕居，因我等全靈性，全心願愛爾，並因爾而致死，因爾乃獨一至善愛人者，榮光歸於爾，至無窮世，阿民言畢，眾聖將己靈付與主之手，而蒙永榮之冠矣，違理之刑官瑪克錫密洋於致命死後，怒未息，命斬伊等首，將伊等之屍擲於青草野地，飽獸腹，維時有誠信者，懷敬畏，於夜中葬眾致命之屍於他處，共讚美榮光我等天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偕父及聖神至無窮世，阿民。

二月二十三日

神品致命斯密兒納城之主教坡利喀兒普之行述

斯密兒納城於伊鄂尼阿省乃在小阿濟亞中，於彼城有聖鳥

闊勛者，於宗徒時爲主教，曾有一孀婦，乃虔誠畏主者，名喀利斯他，於夜中被天神顯示，因其無嗣，命孀婦收養幼孤子，卽此聖坡利喀兒普，教以虔誠之道，迨成丁，明悟已開，其義母遂將家中所有託之，適婦遠行，爲產業之事，必須數日可歸，彼時聖坡利喀兒普施行哀矜於窮苦孤嫠，凡求之者，卽予以餅酒油，及他諸食物，於其義母所存者，捨之盡淨，及至孀婦歸時，途遇家人，告之伊家中所有皆空，言坡利喀兒普不儉，皆耗費矣，喀利斯他遂生愁，至家看其盛物之器皿，仍能不缺，蓋有福坡利

喀兒普兒普於婦未歸之先曾祈求天主曰主我之天主爾可愛幼
童之父先知伊利阿曾祈爾滿足薩咧普他之孀婦諸器今我
祈爾於此時聽我之禱因爾合唎斯托斯之名使滿此諸器天
主聽納其所遂滿其家所有之器喀利斯他見家中所有之器
皿較前多矣遂致怒於訛聖坡利喀兒普費用之人因伊想此
人謬言或是不愛坡利喀兒普即欲撻之聖幼童坡利喀兒普
護庇造謠言者遂向其義母曰求媼勿爲我撻他人然而爾代
伊撻我可也然須獎伊不可撻因彼乃忠正者其告爾者屬實
昔者誠已盡竟蓋我見衆弟饑餓窮苦我遂賙濟伊等因此全

費淨因我所主主遂遣天神報答爾替爾依規濟貧婦聽其言
及見所行甚異之更用心多行善事廣行哀矜婦愛聖坡利喀
兒普如子奇其德婦後成爲稱天主之心者喜悅而逝世矣聖
坡利喀兒普遂嗣其家業夫聖人將家產全濟貧人且好念聖
經惦念天主而祈禱并至潔之行成爲無玷之童貞日夜事奉
天主并事諸殘者病者年邁者時彼城之主教烏闊勛愛伊遂
立聖人爲主教之大執事後爲輔祭聖批鄂尼乙曾載主教立
伊爲傳天主言者因其智慧能言彼爲輔祭時即命伊於堂及
各方訓衆非獨聖烏闊勛愛聖人即主之宗徒葩韋勛闡聖三

之伊鄂按及他聖宗徒等皆愛之以其欽敬可教之故如隨伊等於路中行爲伊等之徒與伊等共勞并效伊等之行嗣復遣伊往斯密兒納城謁烏闊_勛卽由彼而受司祭職聖坡利喀_兒普曾寫多有益有用之言寄於合_合喇斯托斯之教會後因窘逐聖教書被沉淪只存不多聖烏闊_勛被默示云嗣_斯密兒納主教位非他人乃司祭坡利喀_兒普也聖烏闊_勛逝世時執坡利喀_兒普右手將戒指戴其手指將羣託付於彼遂曰主歟讚榮爾言畢安然逝世聖人聚集接宗徒位之衆主教葬聖烏闊_勛并成全伊爲主教當時有多異見如成聖時有天主之光照滿

堂中之人并有人見白鴿光如閃飛繞於聖坡利喀_兒普之首上并見聖坡利喀_兒普衣兵衣束兵帶如戰征之狀他人見之乃衣君服面發不可言之光亦有童女見其身較衆高於其衣右肩有血跡聖坡利喀_兒普曲膝被聖時見於己前有天主_合喇斯托斯之足此則他人未見蓋_合喇斯托斯親自同聖神成聖使其理天主宗徒之教會多受疾痛勞苦爲救人之靈并行奇異之跡聖坡利喀_兒普逢彼處鐵鄂_斯城泉名列韋底亞溫泉曾有一主教名達_福納此之名見於捧主聖伊_格納提乙寄

斯密兒納人之書內聖坡利喀_兒普見達_福納主教家中乏用

代求主降福其家，於彼時主教達^福納，卽得豐盛滿足，伊有園，在先乃不收成者，今亦豐收，主教有時酒乏，而聖人求主增之，遂盛滿，後回^{斯密兒}納本城，路過一店，因勞乏，乃住宿，彼時天已晚，有與偕行之輔祭，食少許，遂熟睡，於夜半時，主之天神推搖聖人，呼曰，坡利喀^{兒普}，聖人曰，主何爲，天神曰，速起，出此店，因將傾陷，蓋店中無識主者，且多行違理，聖人起，喚己之輔祭，亦命之起，輔祭寢正酣，不欲起，懟曰，父乎，還未息，我儕卽走乎，爾竟思想聖經，自不眠，亦不使他人眠耶，聖人遂不語，天神復又顯示，命伊等出店，聖人復喚輔祭曰，房將塌，與輔祭曰，信天

主，房不傾，至父在其室時，父曰，我信天主，然不可信磚瓦之房，嗣後天神三次復顯示如前言，叫輔祭起，二人將出戶，其店卽傾至基，擊斃其中所有，一無所存，聖坡利喀^{兒普}立仰目視天，曰，主全力主，聖父與伊伊^{斯合}耶穌^斯托^斯爾之子係被讚揚者，藉先知伊鄂納預示尼捏微^阿人之城將被陷，并以仁慈護庇伊等誠心者，現在我讚揚爾，因天神救引我於不意之死，如携羅^特由^木莎多^木城，永獲守爾僕於諸惡，爾好善及仁，乃於無窮世，嗣後是城不信主之王，有一夜其家一僕，忽被魔負，王之全家皆戰慄驚懼，天明有伊烏疊亞人至，欲逐其魔，負魔者打

伊等多人被難，無一人能勝者，致反爲亂打，而血流傷重，幾乎殞命，僅存生氣而已。衣已被負魔者撕，身已被其傷，負魔者且以牙咬之。王家有奉教者，謂王曰：「若君宰許之，我往尋一人，卽療爾之僕。」王遂命其人往請聖主教坡利喀兒普。聖人尙未至王之家，魔遂呼曰：「苦死我矣，我雖不願離此，奈聖人至焉。」聖人進屋時，魔尤戰慄，由王之僕出而逃。王見之極奇，仍有一夜行奇事。大眾尙睡，斯密兒納城失火，焚處不少，并有傳言喧嘩，畏懼呼號，衆民皆勤心救火，卽伊烏疊亞人救之，而火力且更盛。伊等祇徒勞，王想起聖坡利喀兒普，遂向己之理訟首及謀士

曰：「誰亦不能滅此火，惟奉教之師坡利喀兒普能緣其不多時醫痊我負魔之僕，仍求彼救此城之難可也。」聖人於衆前舒潔手，向天哭泣曰：「祈求天主。」合利斯托斯有如多水澆滅火，遂熄矣。衆人憶聖坡利喀兒普乃係衆主中之一，傳真實在天之主者，曾亦自言已乃天主僕，於是歸向天主。合利斯托斯教會者不少，有時乾旱，無雨不收，衆民偕王及城之總領，請聖人代祈。天主憐憫伊等，祈天主降甘霖於其地。聖人所禱，透雨立沛於地，是年較他年豐收。聖人行如是多之諸跡，并以手撫醫痊諸疾者，多人歸向。合利斯托斯聖教會日見繁盛，敬偶及神者，於

斯密兒納減矣。聖人乃由宗徒得位。聖伊喇內曰。坡利密兒普非只爲宗徒之徒。且有多人觀其與天主交談。由伊等有被打發於阿錫阿之斯密兒納城。得主教位於聖烏闊迦逝後。我於幼時亦曾見之。我見伊之訓言。如宗徒所得。其所遺於聖教會之言。乃真實者。伊死後。他主教皆言其真誠。不易言行者。不像爲聖教會留下不少錯。譬如異端及連庭瑪兒乞翁及他衆等。阿尼乞他爲羅瑪之大總主教時。此誠福之坡利喀兒普至囉瑪引瑪兒乞翁異端等多人。歸向真實之教。聲明傳宣由宗徒所受之真實。有人聞彼曾言主之徒伊鄂按往耶斐斯之澡堂。

見異端之叶特。

亦於其中沐立時由彼出。勸同伊之衆曰。我

儕速出。非因浴室中有何故。蓋見天主之仇叶特於浴室。堂將倏塌。後果然。又時聖人遇瑪兒乞翁之異端者。遂向聖人曰。乞爾識我。聖人答曰。我識爾乃魔之首生子。夫宗徒及伊等之衆徒。皆防異端者之害。不與伊等共談。如聖葩韋迦所囑。異端人爾既一再警勸。弗聽。可擯之。深知若輩實係敗壞者。其獲罪自審其非。坡利喀兒普寄肥利普人書札。曾細寫之。觀此書可知其心傳真實。亦可使人有益。且顯明可見。至此按托寧君爲政二十二年。遂駕崩。其子瑪兒克又名阿烏咧利乙同其弟魯

乞乙爲政時在阿錫阿聖教極被窘逐聖坡利喀兒普致命而終載聖人致命受難之諸跡乃斯密兒納城教會書札中所載天主父及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仁愛賜平安予在斯密兒納城之斐羅畔利乙教會衆正教者我已寫過諸聖人致命及聖坡利喀兒普之事跡衆聖人蓋因窘逐之火以己致命所流之血滅之彼時多現無敵之致命者卽如有被擊多時致肋骨皆碎洞見臟腑有被刃被杷者有被石擊及諸等殘刑者此可顯出伊等之堅心忍受并有付野獸食之者不義者見致命如此之勇敢奇之異之其諸幼童中有一堅忍致命者名耶

兒瑪尼克克明顯有天主之補助無畏懼之心有不可勝之慨勇

於死若他人則畏首懼亡矣理訟多時諫勸之使其護惜己童年爲不亡滅受世之苦死然其見將野獸放之於其前就至野獸前嚇呼之爲獸食之乎有從福喇吉亞至者名克微納特見野獸及威刑恐懼遂背己之救贖因伊非真信乃浮心如被倏忽之風吹至不潔之公案前以爲不能茹苦者戒亦有有膽受難者先有堅願後能受其苦坡利喀兒普時已聞知諸苦難矣不信之希臘人視聖致命之苦難向理訟曰尋坡利喀兒普滅之可爲不信神者戒坡利喀兒普聞知仍居於城中不去却被

奉教衆求出城，隱於某村，遂於彼處依己本分，晝夜祈求，爲使教會平安。於三日前，夢枕被焚，醒後述於衆曰：我將因合利斯托斯名被難，當焚死。越三日，總領派多人前往尋聖坡利喀兒普，途執二童，伊等恫嚇以樹條撻之，使實言聖人居趾於何處。伊等至其室，然聖人由其處能避而不避，遂曰：有我主旨，時聖人聞役到，卽出而逆之。伊等見其面發光，僕役先前未嘗覩其面，今觀其卸頂年殘，性溫而和，甚異彼臉生輝，相顧曰：嘻，何用勞心力若此，覓渠老朽者乎？坡利喀兒普命與伊等備食，請伊等食飲，爲使伊等與之時祈主，遂熱心祈主，并感謝天主，看顧

己自幼至老，付普世之聖教會於主，祈禱畢，僕役取老者置於驢上，牽之入斯密兒納城。是日，乃瞻禮七，有二尊貴之內閣名伊羅德及尼乞他，遇聖人於途中，遂請聖人乘其車，教之曰：爲公計，曷若於公案前當認背教，獻祭於神，殊爲上策，可得生，否則憊矣。坡利喀兒普默然，又諄囑之，聖人慢答曰：我不從爾曹之詐謀。伊怒起，遂申飭聖人，推車下，致老者仆，腿骨跌傷折，因此抱恙，解至公堂時，不義之人悅極，因坡利喀兒普已被捉，時

聖人聞我等主伊伊斯合喇斯自天發聲與曰：坡利喀

兒普勇敢放量立爾功云云，此聲我等亦聞之矣，繫之在堂，理

訟問曰、爾係坡利喀兒普乎、聖人答曰、然、理訟曰、爾當惜爾之邁景、合背合喇斯托斯之教、他人亦如是言勸之、彼時聖人伸潔手、仰尊面視天、舒手於不潔人之上、向天主曰、敗壞此不敬主者、理訟曰、背合喇斯托斯并毀謗之、遂釋之、任爾自由、聖人曰、我事合喇斯托斯現已八旬有六載、并無待我有惡處、爲我之君、至今護庇我、應向彼毀謗乃惡者、理訟曰、將野獸來噬之、聖人曰、放之、我絕不易我之意、理訟曰、我將擲於火、聖人對曰、爾嚇我以滅火、然不滅之火爾知乎、不敬主者及不信者將入其中於永世、凡速行爾所欲行於我者、理訟大呼傳於衆人曰、

坡利喀

兒普

自認乃奉教者、希臘及伊烏疊亞人聞之、遂厲聲

呼曰、伊爲阿錫阿之首逆、乃爲奉教者父、伊乃遠離我神主者、

宜焚之、衆民及伊烏疊亞人和曰、坡利喀兒普當焚之、遂備多

柴薪、聖人自解帶脫衣靴、刑役已備妥多釘、爲錠聖人、不能由

火而逃、聖人向伊等曰、不必錠我、天主賜我忍耐、及膽敢、不但

不逃、亦不動轉、於是刑役未錠、只以繩束之、置於柴上、如由羣

被選縛之羊、祭獻天主馨香之祭、聖坡利喀兒普祈曰、感謝爾

主天主、因偕致命者、及承認爾者、允我復飲爾合喇斯托斯受

難之爵、并因合喇斯托斯受苦難、乃爲將來同伊等立於永生

之位地步，祈爾訥我，并悅爾目，爾準許我立功，現我功行克全，竣并讚美爾，卽係謂獨一子。合利斯托斯榮光叩拜歸爾聖父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時刑役燃火，燄不能及其首，且不近其身，四週環繞焚之，此奇跡，衆人因駭甚，夫聖人於火中立，不似身於火中被煉，乃如精金煅於爐，越煉反精固，奇哉，衆人嗅聞火中出香氣，此香較諸至香者猶香，不義之人見之，遂呼劊夫持刃近其身而殺之，劊夫至以刃剝之，由其身出血，以至血滅其火，衆民見此皆異，誠信者與不誠信者分判之，此坡利喀兒普乃至良之人，在我斯密兒納城堂爲主教，乃由

宗徒而得位，嗣後伊烏疊亞人求理訟官，勿將此聖人之屍給奉教人，爲伊等不能恭敬如。合利斯托斯伊烏疊亞人不知奉教人除救普世之。合利斯托斯外不能有他主，諸致命者如。合利斯托斯門徒愛慕效法。合利斯托斯且因伊而死，因己之極愛，乃肯爲之死，只我儕信拜榮光獨一天主者，并宜敬愛伊等致命聖人，效其虔誠，并願有分同伊等於天國，伊烏疊亞人求理訟官命焚聖人之屍，百夫長登時燒之，我等攢伊之骨如精金，及貴重之寶石，聚其灰藏於尊處，於其受難日，我等將歡忻慶賀之，所記因。合利斯托斯受難死之功卽如此，宜承認讚頌

我等眞實天主合喇斯托斯此信託弟兄瑪兒克寄爾儕爾儕看畢轉送於他教會使伊等亦讚揚天主云云

二月二十四日

是日尋獲聖先知前驅授洗主伊鄂按尊首日時創夫斬伊鄂按首級伊囉底阿達之女由拾供於盤托付於其母其母遂以針刺其舌因其生時以舌證伊等之罪不令首軀并葬恐復活仍質證伊之罪夜間聖徒將竊葬於些瓦斯提亞城卽在薩瑪喇亞地方然其首級伊囉底阿達令葬之於宮禁掘挖極深穴埋焉且擇一隱僻處此事曾有一婦人名伊鄂按知之此婦人

見於述福音宗徒魯喀篇婦人甚憫大聖前驅伊鄂按無辜被殺於夜間將其首竊出盛於器中捧出埋在耶列汶山上時伊囉德聞人傳說伊伊穌斯出現伊以爲前驅伊鄂按復活故甚驚訝掘覓其首已杳不見語其侍者曰爾知伊伊穌斯爲誰卽我所殺之伊鄂按復活也因其名所行時有一朝宦名英諾肯提乙拋棄已差事往耶嚕薩利木置買伊囉德產在耶列汶山建一室着修士服行依天主理復欲建一石堂遂掘地作基遂尋獲一盤中有聖首因此首顯多奇跡并天主默示故知此係前驅伊鄂按尊首敬謹貯收後伊將死時見耶嚕薩利木聖所

污穢充滿諸邪神偶像及祭祀此神師覩此景况復將聖首埋瘞免至污辱卽埋於置伊囉德產業建堂處伊死後此堂傾圮如平地後人無知者時大匡斯唐廷爲君受洗際其母耶列納往耶嚕薩利木命其子匡斯唐廷將聖所肅清時奉教者如日之光輝照普世於時東方有二修士欲叩拜至尊施生活十字架於耶嚕薩利木城此架乃太后耶列納尋獲者并叩拜天主聖墓及瞻仰諸聖所處迨至後聖前驅伊鄂按於伊等寢中顯應命掘取其首指示卽在伊囉德產業葬之寢語彼修士彼修士曰爾夢耶非真耳是日夜二人復夢向伊等曰不必疑怠速

依我言行之二人寢各述之遂往伊囉德產業處遵夢中所示處掘之果獲尊首卽包於駝羯衣中而回時耶咩錫亞城有一陶人甚貧窮去故土欲他適逢二修士二修士將衣包之尊首予之提携此人不知祿內是何物聖前驅乃顯現命曰爾持包而速奔彼如命奔回家蓋彼二修士於夢中懷疑貳迨掘得復輕慢故聖前驅不悅之彼貧陶旣持之至家因天主降福家道遂殷實故極尊敬聖首每日燃燭持香爐掄之倍切敬重後屆死前驅命置聖首於桶內將桶置於箱內貧者卽密封之付於其妹從本至末一一語之卽謂如何得富等語又示其妹曰須

虔誠恭敬至謹，不可啓視，更須代代相傳，傳時須擇一有德虔誠人，如是相傳已年久，傳至一司祭名耶烏斯他斐者，居於耶咩錫亞城附近山洞，伊乃漸背正教，從阿喇乙黨者，彼得此箱尊首，凡有疾病者克醫之，因由此奇跡尊貴，施恩醫之，然其隱此聖首不題，作爲醫疾爲己之力，聲獎己異端爲真教，貶正教反爲異端，耶咩錫亞處主教及君，知其爲異教，卽遣軍刻逐之，伊乃懇逐者曰：俟明日我自出此耶咩錫亞境，彼於夜間埋此箱於洞穴極深處，以期後來仍復可獲，再行奇跡，彼被逐後，復有有德修士居之，故不克竊此寶，嗣衆修士聚於此洞處，乃建

一道院，仍無人得知其地中有前驅尊首，逾年久，有院首名瑪

兒切拉居於山側之修道院，彼如何覓前驅之首，乃載曰：天主

伊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降福，因賞我得見異像，乃二月十八日，

值大齋中之內外，於吾眠際，見道院諸門頓啓，我恐懼欲出閉門，河水反往道院內流，我觀此，不省何意，聞許多有職守者，率兵喧嘩，欲入道院，且聞其言乃各處方言，伊等云：前驅伊鄂按卽刻至，嗣見伊等入道院，我不勝驚恐，遂登樓而望之，見有二院，一西，一南，二院之間有一堂，伊等入西院，進此堂，叩拜訖，卽出南院，伊等止步不行，曰：此前驅授洗伊鄂按顯現至矣，我卽

視之果見聖人立於堂中，有二人站其左右，有職守者一一入堂求降福，余戰兢兢亦至求降福，伏抱其脛，彼乃扶我立，與我親口，從地內取出一器，盛滿蜂蜜，與我曰：此須爾降福，言畢即行，我亦從行，在伊面前有火如柱，我因此懼遂寤，逾一日我令弟兄等於晚間誦聖經，依修士規程誦際，有一弟兄名伊薩阿乞乙，舉目視上，見一牖有火，因在山洞堂中藏放伊鄂按尊首，我儕皆不知，彼見即驚訝與我曰：爾觀山洞有火，我曰：弟兄乎？母懼，母告人，逾五日我眠中有一人手指我右肋曰：起，我既予爾，爾按此所行處掘我首，我驚恐而寤，見屋外一星，吾畫聖號

而出，星亦隨之，引而前行，余偕至山洞，見星止，乃其首隱埋於此地，我叩拜天主，伏於地，持燭及爐并鍬，至掘之，聞有聲甚巨，且馨香，覺地堅硬如石，甚費多勁，嗣見有多巨專搬出，復有一石板，二人昇出，乃見尊首之箱，及其尊首，甚驚恐，持燭及爐掄之，叩拜畢，復蓋而出，適洞口，逢司祭首根拏底乙，復領我入，祈禱畢，語曰：我於異像中，見我二人立此處，見有若許餅餌，發光如日，并有狼多民求者，予之而不罄盡，且益多，我聞司祭首根拏底乙言，即知乃天主默啓，并示伊鄂按之聖寵不盡，欲使人得之，我遂語之，如何見異像，獲此寶，彼亦甚悅，并指示所以爲

寶二人議如何措施我則不欲告諸人亦不欲告耶咩錫亞之
主教屋喇尼^乙欲告修士^斯鐵芳即居在鐸囉密^阿修道院乃
甚著名公道大齋者彼可轉語主教且伊與此主教相和迨吾
至鐸囉密^阿道院未遇因彼往探他道院弟兄也我儕復遣人
覓輔祭乞喇亞^克彼乃爲城內第一堂之輔祭至則語我曰於
夢中見一異像與根拏底^乙所見者同我儕乃語其所見機密
即前驅聖首輔祭乞喇亞^克及根拏底^乙司祭首日須將此事
語於主教我曰先不必告主教俟^斯鐵芳回道院而告之於是
迨五日後至瞻禮七我儕坐談時我忽仆地不得立偶染一疾

根拏底^乙及乞喇亞^克甚訝代吾祈禱天主禱畢向我曰我儕
豈未言乎須將此機密語主教耶我心亦如此想遂擬語之較
善此機密須語於人爲藉榮福天主然吾病仍未愈迨夕誦晚
課畢根拏底^乙及乞喇亞^克至曰我儕誓次日未黎明前當語
主教我向之曰弟兄乎爾意甚嘉如爾願爲此可也我允際病
立愈次日偕伊等謁主教而語之正值主教由道院中出吾即
語此至尊至貴之首顯現伊充滿悅樂令我儕歸不必語他人
次日偕諸司祭輔祭至此道院誦經祈禱畢至埋尊首處啓請
之時輔祭曰吾衆跪下禱主衆人皆跪叩主教烏啦尼^乙誦禱

課請出至聖至尊首及箱，值彼處有一司祭首，名瑪_{勛合}不信，伊問如何由此處有前驅之尊首，遂擅撫箱，并戲摸前驅之髮，撫際手卽刻枯，且黏於箱，衆見皆詫異，主教及衆悉心祈禱，伊手方得脫，奈仍枯，主教司輔祭等，昇請聖箱并尊首入堂，在聖所中另備一案供之，直至在耶_{咩錫}_{阿城}，另建新堂，由故堂請入新堂間，前驅顯現，向瑪_{勛合}曰：我聖首由故堂至新堂時，爾需手撫其箱，乃得愈，此瑪_{勛合}卽遵而行，手立時卽愈，此乃有福之瑪_{兒切}_勛所言，仍有錫_咩汶_咩他_{福喇斯}，曾於所書義德瑪_特囉納行實內，亦載伊尋獲前驅尊首如左：維時有一農

耕田，觀由一地溢火，此地因原曾埋前驅尊首，於近此山洞後之道院，彼觀火溢非祇一次，且每日時溢無間，以後彼往城內，語主教烏喇_{尼乙}，彼往日乃主日，瑪_{兒切}_勛及根拏底_乙及乞喇亞_克，赴耶_{咩錫}_阿，主教烏喇_{尼乙}，主教意此必非常，遂同衆神品至此田內，卽在先耶_{烏斯}他斐異端所居處也，祈禱掘地，尋獲盛聖尊首之寶箱，却亦非金銀，乃施恩寵之至寶具，此風聲由其道院漸傳，溢耶_{咩錫}_阿外四境，義德瑪_特囉納同其姊妹聞之，亦至叩拜之，由此尊首溢流馨香之膏，神品等傳此膏於人之額，時義德瑪_特囉納亦盛此膏於小器，降福於己之道

院時奈彼求傅者極衆，日不暇抹，無奈不得已，亦須傅之。曾有一孩童生卽瞽，瑪特羅納曾以膏塗，卽得明。咩他福喇斯特所載至此，此尊首由耶咩錫阿城敬請至匡斯唐廷諾坡利城，於是建前驅致命堂焉。將此尊首置堂中，於耶烏鐸木之家逾數載，禁止叩拜聖像異端出，不但將聖像卽聖屍亦扔河投海，以足踏之。一時正教人請聖首出京，往闊瑪尼地，卽金口伊鄂按會歿於是地。伊等以銀鑿成器皿，將聖首殯殮於地，然無人得知。至君斐鄂斐之子密哈伊及其母皇太后斐鄂鐸兒，乃斥異端，助正教之君。時尊首復尋獲，後卽與爲京都大總主教。

伊格納提乙請至匡

斯唐廷諾坡利

城爲榮光我等

合喇斯托

斯并聖父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此日我等父耶喇襍

木

乃深山洞居隱士

蓋此天國榮冠，自施鴻恩之天主賜賞，予之因其家道饒裕，思欲散以寶榮主聖堂，修理聖像，卽所以修飾己心也。然修靈不在金銀珍寶，乃以貞潔良善安和，忍耐謙卑，敬虔飾之。彼之榮與先知之口宣教法，貴值金銀千萬，此義德之被誘，有如此，原義德窮窘際，無人賙濟，然譎詐之魔試探曰：爾之家貲飾於聖像上，不如付之於貧者。伊不悟其詐，遂漸易弛其度日成規，然

天主乃仁慈者，令其憶昔者克己之功德，徒失喪，天主遂施予極重病，偃卧於床，七日不言如啞，止存餘息，奄奄待斃，迨至八日，諸弟兄探視，觀其形狀頻危，皆疏之曰：惜哉！始勤終怠，爲罪縛之靈，不易速出其軀。耶喇襍木刻覺病愈，起坐曰：弟兄乎，爾曹何言？我乃罪人，毫末悔改，現義德父按托尼乙及斐鄂鐸錫。
乙顯語我曰：我儕爲爾祈禱天主矣。天主令爾祈禱懊悔，旋見至潔至淨聖母，抱聖子，如其像，并有聖人等圍護，對吾曰：耶喇襍木因爾修飾吾堂及吾像，故吾欲飾汝，予爾榮華於吾子之國。奈因貧者各處常有，我堂非有各處，爾須改心承大修士職。

三日後，我將持領爾，因飾我堂之華美，有福耶喇襍木如此語衆弟兄，又述己之諸罪，不以爲恥於衆前。耶喇襍木遂入堂，受大修士職，如聖母所命。三日至，欣忭而逝世。至聖母及諸聖處矣。衆始悟其扮飾聖像，爲天主所悅，衆宜恭敬叩拜，至尊至貴，施生活我等天主。合喇斯托斯與聖父、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二月二十五日

榮記我等父他喇錫乙乃匡斯唐廷城之大總主教，聖他喇錫

乙生於匡斯唐廷諾坡城，父名皆鄂兒吉乙，母名耶納克啦

提阿其父母乃巨族名門之裔，迨及歲，讀書博通今古，且深曉聖書，學成供職於宮禁，衆悉愛敬。君亦知之，漸陞極品，輔君謀國。時君匡斯唐廷，乃列汶之子，闊撒囉尼木之孫，匡斯唐廷君及其母伊喇納理政時，異端盛興，飭民禁止叩拜聖像。時因君甫十齡，自列烏爲君時，異端日日增長，時禁叩拜聖像。時大總主教乞葩兒城人，名葩韋訥者，乃有德虔敬膽怯者。時闊普囉尼木之子列汶爲君，伊適爲大總主教，見君禁滅叩拜聖像極嚴，目睹奉教者受窘迫，已亦斂跡叩拜，陽作異端者。君薨後，彼雖欲顯然叩拜聖像，奈力單無輔助，因異端熾，城內外甚嚴，緣

此甚憂感，爲大總主教計四載，見一功無濟，乃思退職歸隱於道院。恰伊患病，趁此避遁，適一道院獲大修士職，衆悉洞知，甚詫異。太后伊喇納及其子匡斯唐廷見其不辭而別，實不明其妙，卽赴其處而詢曰：父乎，爾何如此行？曰：我現已老而疾，不久卽故，獲此大修士職，以終我生，豈不美乎？且目覩教會之擾亂，何可耶？我之辭職，因異端盛於教會，實難挽回，我曾三次允許異端，因我無法脫彼魔惑，現在很悔此事，尤悔者我見爾等所轄之各處，教會係真，甚平安度日，亦善，並不願欲禁止吾叩拜聖像者共之。緣此我捨去大總主教職，居此洞中，吾較被滅四

位大總主教爲妙，天主予爾權克轄人民管教會，不當有負教會之母，當護庇之，爾儕爲君，毋令異端壞天主之教會，須爲教會作正直及平安，亦克令正道得榮，我所言乃指宮中，他喇錫乙而言，緣彼爲君謀士，能轄聖教會，伊能逐滅異端訛言，伊能善牧，合喇斯托斯羣，伊能會集正教羣於一冊，虔誠太后伊喇納及其子匡斯唐廷，聞大總主教葩韋勛言，心甚憂，伊等走後，仍留數人與之言談，大總主教葩韋勛曰：若教會有疵玷，我卽不爲大總主教，若無第七次公會聚議，禁叩拜聖像，則不能得救，是爲彼之一策，內閣人向大總主教葩韋勛曰：爲何爾爲大

總主教時，允異端禁叩拜聖像，且於函上書畫甘結曰：我因懼寫書畫押，現恐受天主罰，故現改心，爾儕若甘於異端度日，必不得救，此後數日乃死，由此時匡斯唐廷諾坡勛城內奉教者，有膽與異端爭辯，卽爲叩拜聖像，因先人不敢啓口辯聖像，當拜，太后伊喇納及內閣人，因大總主教葩韋勛死，乃選堪受此巨任，非品行兼優者不可，祇他喇錫乙一人，彼現爲內閣差事，伊堅推之，伊喇納太后召諸官民，會於瑪格納烏喇宮，在耶鐸木關鄉內，太后伊喇納曰：大總主教葩韋勛已死，我儕公舉一人代之爲大牧首，咸舉他喇錫乙一人，言此，他喇錫乙起立曰：

我見教衆分東西，且相敵，不與我等相合。若肯公會聚議，合成一會，猶如一體。且此乃天主所悅者。果爾，我雖不堪，無才能，牧教衆，勉可任之。如不公會聚議，仍禁拜聖像，吾不敢爲大總主教。恐天主將判罰我，無人能援之。僉允諾。公會聚議，祈伊牧之衆，亦如羊循牧者牧。彼旣諾，由輔祭層聖至大總主教，天主輔之，得滅擯諸異端，成爲一會。彼居官時，度日極善，現尤加勵勉，一如天神度日。彼之節制，齋禱，不眠，儼如天神。夜則默想天主，所卧之榻無衾褥，衣只麻布，眠則匍衣，卽帶亦不解，且常憶經言：吾當役於人，不當受人役。故不需役，凡事自操作，且施恩於

貧者，饑者食之，渴者飲之，寒者衣之。建養病院，皆需己家貲。於己膳房自服役，且用父母之錢。蓋修道院，此院病者飲食，值大禮期，親手施爲，尤爲客人備食。及住處，集多修士於此道院，修士度日極善。嗣多有爲主教者，伊極力輔助聖教，猶如教會之砥柱。盡力復還叩拜聖像之榮，消滅禁拜聖像之異端。緣此屢上祈於君，求公會聚議焉。時太后伊喇納及子匡斯唐廷君降旨於大總主教他喇錫乙，令轉致於諸主教、司祭等，公會聚議。衆主教等由各處而來，內中亦有大總主教遣人代替者，如囉瑪大總主教阿達喇昂，因路遙，故遣人代往。按提鄂吸亞及耶

噶薩利木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等因阿噶兒之人適

勝伊之故亦不得至遂遣虔誠智慧者代往悉會於首奉教君

大臣斯唐廷所建之堂時大總主教他喇錫乙與他代往之司

祭等至堂年幼君斯唐廷亦至忽有羣兵卒至佩劍及刃乃

異端禁拜聖像黨乃自斯唐廷號闊破囉尼木君時之異端

黨人因其黨中之主教及公婦暗謀會聚催兵卒令入堂喧嘩

聲言仍遵前公會所議仍禁叩拜聖像絕不更改吾等並不慌

忙致令斯唐廷入聖堂異端黨以聖像呼爲偶像倘有膽敢

不以斯唐廷公會聚議者殺以徇仍尊貴聖像供堂中吾儕

將殺主教於此當擾亂際幼君暗召諸位主教散去時異端兵

卒及諸公卿等皆被罪後數日聖明幼君斯唐廷隨責諸公

卿於各處耕田矣復於微肥尼亞之尼乞阿城公會聚議焉如

初次公會聚議爲阿喇乙異端共聚三百一十八位主教二次

大總主教他喇錫乙同特兒兒司祭首代囉瑪大總主教者及

另一修士特兒及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坡利提昂

遣縛瑪修士至按提鄂吸亞之大總主教斐鄂鐸喇特及耶嚕

薩利木大總主教伊利亞二人遣伊鄂按修士代之及神父並

他喇錫乙由宮所携一聰明者名尼乞縛兒彼因德行度日後

乃嗣大總主教他喇錫乙之任及他人共聚三百六十七位在
尼乞阿城巨堂中乃九月二十四日在聖致命斐克拉之日聖
他喇錫乙聲言曰因何會議緣君令詳訂教理爲無毫失亦爲
滅擯異端新教言訖卽宣讀君詔曰昔大總主教葩韋喇未死
前授意命會議弛禁拜聖像之異端欽此諸聖主教皆降福於
君君亦悅之緣伊等能如是照管聖教時異端主教等改易其
心歸入正教維時瓦錫利乙乃按乞兒之主教手中執一束帖
誦之曰若不敬拜聖像當滅擯孰呼聖像爲偶者宜逐出教外
誰尋查聖書言以爲禁拜聖像者當滅擯誰若不信古聖神師

之遺傳阿喇乙捏斯托喇乙耶烏提吸乙底鄂斯闊兒者當滅

擯誰稱叩拜聖像非藉古神師者宜滅擯若以創世之像爲偶
者當滅擯於是衆主教羣和之彼異端黨方俯首認過歸入正
教矣後又宣明誰不背異端者當流之於遠方聖他喇錫乙曰
如病久延纏不能求速愈其澆俗易淳風均不能立化會議間
伊等向化故未得滅擯且仍獲神品職此次公會聚議共二十
日日談論古聖先賢所載及聖書各言悉爲拜聖像之事伊
等溯憶古跡如當初主以手帕拭面而成聖容將此付於阿烏
噶兒耶疊斯王王拜之病得愈又談錫喇微斯特兒乃囉瑪之

大總主教曾予宗徒撒

特兒

葩韋迦之聖像於匡

斯

唐廷君視

之合喇斯托

斯聖像在韋喇

特

城被伊烏疊亞新進教者辱毀

之聖阿發納錫

乙

曾記載此聖像故誦至此時衆神師悉泣末

乃定議拜聖像緣是正教人皆悅無論遠年近日聖像悉請入

聖堂恃聖大總主教他喇錫

乙

及虔誠太后伊喇納之力得弛

禁拜聖像敷和教會聖他喇錫

乙

善監教會補助苦難者佐佑

受侮者如有一君之軍機大臣名伊鄂按犯大罪君命嚴刑拷

之夜乃脫桎梏逃之於堂跪在聖臺側撫聖臺祈聖他喇錫

乙

護庇官兵至聖人不使拿獲官兵至沿門守之忖其飯時必出

然飲食等項均主教予之若便溺聖他喇錫

乙

以衣護之同至

廁所廁外立俟之待伊便溺畢復入聖臺饑渴時分子己之飲

食事之如役而不爲恥如善牧之牧其羣如是直至已終末云

孰若擒爾其人必當滅殲故未被擒拿受審悉因聖他喇錫

乙

護庇之力也時匡

斯

唐廷君年二旬己稍通國政被奸臣唆使

不任其母伊喇納權朝凡事任己意爲之故心術國政漸壞伊

厭元后瑪喇

阿

思貶之欲收斐鄂鐸提亞爲妻緣與斐鄂鐸提

亞暗中苟合約立爲后尋其原配隙出之不得後乃思得語之

於臣遂於廷前告百僚以后欲耽君臣信之傳於庶民間聖他

喇錫乙亦聞矣。忖度曰：彼后瑪喇阿毫無辜，緣何至斯？諒必君之譎謀，遂欲誣諫君之過誤。時有一顯宦，君甚寵愛，遣之往主教他喇錫乙處，揚言曰：后備耽毒欲斃君，遣我求主教以便降福。另選賢偶，他喇錫乙聞而大息曰：果言出自君，其何忍甘心受誣諄乎？蓋彼欲拒天主所配一體之偶，若已作俑，爲之。其他人犯姦淫者，抑將何法以繩之？如爾言果真，亦須聽從天主所曾言云：若無故出妻者，係使之行淫，已先犯淫律云。爾言后備耽毒君，君年貌俱優，富貴莫比，伊又何所屬乎？除貶此后，伊屬意何人耶？我思此乃誑誕不經，欲離異尊貴之配偶，自尋野合。

污辱床榻甚矣。復云：誰囑爾爾所言者？吾不信也。如欲爲無恥之事，討我降福，卽死不敢奉詔。且另選后，我尤不允。寵臣甚憂，將所言語之於君。君疑却微恐，諒何敢阻之？遂擬邀大總主教至宮，極優視之，以婉言求其允可。聖大總主教他喇錫乙同一尊貴年邁者伊鄂按，乃代按提鄂吸亞及耶嚕薩利。木大總主教公會聚議者，至則行禮畢，乃坐。君就之曰：我遣人至語爾，我不欲暗爲，因我甚愛敬如父。然我妻蓄謀害我，非天主所配偶，因彼不助我，反與我爲仇。緣此我欲離之，乃本律例，此悉當知，非可密者。孰亦不能阻我，或判訊依律殺之，或寬恩予以修士。

職使彼苦心懊悔，其所欲毒斃者非平人，乃其夫而又係極榮福者，凡爲婦者如此行，吾國將亂，須曉諭天下人民共知之，言際皇上以懷滿盛紅色水，向大總主教曰：此乃毒藥，與我妻欲我吃，爾觀察之，實據在此，爾語我依其罪當施何罰，勿遲延而不斷，依我思爾如欲其生存，須勸之爲修士，我亦不能與之偕居，亦不樂覩其面，亦不能忍耐其所備之毒水，聖他喇錫乙見君姦情之熾，所言悉誑誣言，請皇后遂語之曰：爾何所爲，不依天主禮，何暗談僞爲真，君權無限，所爲乃顯然，何毫無憐心，暗謀詐譎，欺憫天主，不遵誠命，衆悉知皇后無辜，絕不至毒君，爾

自忖度，我已言過，孰能如爾貌美年青，爾妻焉能毒之，他求匹偶，孰權榮尊貴榮福豪富，復駕爾上耶，爾轄四海爲王，且爲老王之曾孫，爾之財無數，爾自思之，誰能較爾猶強，然此謊言皆爾妄造，恐人指證申飭，我則恐天主之審判，故不敢拆爾天主所配，允爾出之，我不敢以謊言害皇后，雖賜萬死亦所甘，早知爾愛妓女，與之欲無恥而配，尤爲罪之罪，若我等見爾如此行，當滅擯教外，不能與我儕至寶座前，領聖體血，爾雖爲君，我循天主旨，必不令爾入聖臺，因古聖司祭曾載主對伊等云：爾等勿令人辱毀我聖所，懷熱心言畢，遂默然，復有從大總主教一

耆老名伊鄂按亦以若許益言勸諫君匪特不從反甚怒諸朝臣聞言亦怒內有一閣老掣刃欲擊伊鄂按之腹因怒其背君情君因怒命人逐二人出聖他喇錫乙大總主教及耆老伊鄂按直言進諫被逐遂溯憶前驅伊鄂按之質證伊囉德之妄配被辱乃擲去足下塵出而言曰我儕於爾之罪無分君卽逐無辜后入道院爲修士納彼苟合妓爲后卽名斐鄂鐸提阿司婚配之神品名伊鄂錫福此事主教不知緣此故大總主教擯司祭於會外聖人等雖有心阻之拆散此婚然無法可施蓋君曾曰將令禁拜聖像於是大總主教置之免生害於聖教會因彼

爲異端之子其上三代祖皆係禁拜聖像異端君弑聖人亦不少君怒大總主教所爲常辱毀之聖人忍耐而受之嗣天主乃罰君逾一年後其虔敬太后伊喇納見其無悞惡行殘毀天主禮復欲禁拜聖像太后甚怒因太后愛天主較惜己血尤甚商之於數大臣欲將其子鎖於坡兒斐利亞宮中緣其生時卽於是其母令人挖其目其曾挖伊三叔尼乞他按斐木耶烏鐸克錫乙三人之目未至五歲時也君如是受刑乃死伊喇納復治國盡改其子之惡行由是時稱天主心他喇錫乙甚平安牧天主羊羣掌會務將異端盡革自陞極品後誦經無間日日行聖

體血禮儀直至年邁病卧不起爲止迨彼時其靈將出驅與魔敵戰爭鬪以言如大勝魔之狀魔查其自幼行實謊言罪曰非也爾僭誣我不能擒我此言乃尼乞亞主教伊格納提乙記聖人行實者所親聞維時已爲輔祭職聖大總主教病際伊曾親侍聖人聆聖人言語間舌捲之時伊卽手揮衆魔而散迨於堂中誦聖詠經時伊卽欣然長逝至合喇斯托斯榮光所記牧天主教會共二十二載死時乃君尼乞縛兒卽嗣伊喇納位者君臣庶民神品無不痛泣惋惜至鰥寡孤獨貧窮無依者痛尤甚因彼乃哀憐仁慈之父凡人有爲難求之無不護佑在波斯縛

兒曾建一道院於此葬之嗣由其柩克醫諸病者如有一婦患

血漏多年因婦人不宜入道院乃著男服入道院秉心祈醫撫柩沾柩前燈油刻得愈他婦如之亦得愈有一人曾一目瞽至聖人柩沾燈聖油得痊復有枯一手者至撫聖燈油亦得愈凡秉信求者無論何疾皆可愈如負魔者前就聖人所之魔卽被逐藉此可表聖人護拜聖像者不第於生前卽死後仍能護之逾幾年如號阿兒辟尼亞之人名列烏爲君時復禁叩拜聖像聖他喇錫乙顯現於列烏忿中其怒形於色令一卒名密哈伊持刃刺惡君由前身直刺透後身君驚醒諒必聖他喇錫乙

道院有名密哈伊^勛者，要行刺，不料於己宮中內有將軍密哈伊^勛，號^瓦拉^鄂斯，又號^特喇^烏利^乙，於主降生禮期弑君，於是昏君被弑，乃因祈禱而然。聖他喇錫^乙以復仇於^合喇^斯托^斯，及禁拜聖母與諸聖等聖像，榮光尊貴叩拜宜歸於聖父聖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二月二十六日

記憶我等義德父坡兒斐喇^乙乃噶襍之主教

噶襍乃葩列

^斯

提納之城，與耶吉撒

^突

相近，初爲伊^斯喇伊^勛

人伊烏達後裔所轄，嗣爲斐利^斯提尼人所轄，古時薩木松曾

單臂毀壞此城之門，此城內皆係拜偶不堪外教人，然自主受人體後，宗徒及其後人，曾宣傳教，漸有歸信者，其所拜之偶，如瑪兒納^斯韋捏喇等，此處流奉教者血非止一二次，於伊烏利昂號悖教者爲君時，尤甚，時外教窘迫修士男女，並諸奉教人，受此苦難，在噶襍城尤烈，因城大人衆之故，傳教者莫能使此處人盡信天主，直至聖坡兒斐喇^乙之時，始因其所訓，偶像悉毀，城內建聖堂，爲主作功於闔噶襍城，聖人原係斐薩羅尼乞亞處人，其雙親豪富，伊則棄家拋業，捨弟兄却財帛，年二旬有五，始往耶吉撒^突入道院，受修士職，每日齋禱，在院與神師共

處約五載，嗣乃往耶嚕薩利^木城，意欲拜施生活聖十字架，及天主痊處，並閱歷諸聖所，繼往伊鄂^兒當地方，於河岸近處一洞齋禱天主，復有五載，遂染疾，曾有一友至，携之偕往耶嚕薩利^木，在耶嚕薩利^木雖患疾，然每日必往聖堂叩拜，病久體弱，不克徒行，乃曲膝匍伏而往，所往者乃^合喇斯^托斯之堂，時有一少年修士，名瑪^兒克，見聖人負疾，仍虔心拜事天主，已甘心愿服侍聖人，聖坡^兒斐喇^乙寫書付此修士，命往斐薩羅尼乞亞原籍，向弟兄分家產，將伊應得者付之，乃爲賙濟貧民者用，此修士至，伊弟兄如例分子，伊乃將其所分者，盡售之，約得白

銀萬有一千兩，仍有其父所貽黃金，分得九千八百兩，瑪^兒克將坡^兒斐喇^乙之金銀携回，見聖人恙瘳，坡^兒斐喇^乙之金銀，悉數捨予修道院，及弟兄之中貧苦者，已仍度日如丐，乃將已之如何得愈，悉告之瑪^兒克，曰：值晚間禱課終，卧而寢，忍痛而起，遂往郭^拉郭發地方，痛極遽如神遊像外，乃見救世者釘於刑架，另有一架，上有一賊被釘者，我忽然曰：主在天主國憐念我，聞被釘主向彼被釘者曰：爾下刑架，與伊醫之，如我醫爾靈之疾然，彼下架就我，抱而吻口曰：爾起，可就救贖者，我就之，見伊亦自刑架下，向我曰：爾慎收存此架，我卽荷之於肩，卽無此

神遊像外，覺病愈，逾多時，耶嚕薩利_木大總主教予聖坡_{兒斐}喇_乙司祭之職，命收儲聖十字於聖匣中，另有一分聖十字架，乃聖耶列納携至_匡斯唐廷諾坡_城者，其得司祭神品，及收掌十字刑架，即符合其神遊像外焉。三載後，主命噶禰_主教耶捏阿闔邑教衆等，往葩列_斯提納之切薩喇亞城，至總主教處，即係伊鄂按，因伊轄噶禰_{全境}，悉請總主教賜伊等幹練，有爲主教，克與叩拜偶像者戰。因邑中拜偶者，大半名公巨卿，官富紳巨室，總主教伊鄂按，命衆守嚴齋，已亦齋禱，希天主指示，何人能此主教之任，乃現予之曰：往覓耶嚕薩利_木司祭名坡_兒斐喇_乙，乃保獲聖十字刑架者，遂致函於耶嚕薩利_木大總主

教坡喇_{烏利乙}求打發司祭坡_兒斐喇_乙至耶嚕薩利_木大總

主教遂命坡_兒斐喇_乙觀此書信，往切薩喇亞坡_兒斐喇_乙始

則猶豫，繼曰：量天主所欲，出語其徒曰：弟兄瑪_兒克_與我儕現

當往聖所，拜施生活之聖木，因我儕見不久矣，多俟多載，其弟

曰：何出此言，我思不過一主日之期於彼，聖人對曰：因我於昨

夜見救世者語我曰：爾還我所守之寶，即謂十字架，聖木，我將

配爾貧苦女，爾其貧窮，扮飭之，爲竟其素貧，然彼雖貧，非他人

乃吾之胞妹，爾管束之，不宜爲不好事，須慎毋辱我，激其怒，我

見夜中異像主語如此恐將他人罪置於我身因我罪本即多遂偕其徒入聖所拜畢將金匣封鎖錮付於大總主教得大總主教降福遂偕其徒瑪兒克往楷薩喇阿城乃葩列斯提納之城也偕往者仍有一少年名及嚕合彼曾在養濟院聖人自幼抱入道院醫愈其瘡痕三人至總主教伊鄂按卽勸聖坡兒斐喇乙爲噶襍城主教聖人聞言泣良久自以爲不堪當此巨任總主教慰之後量必有主命乃允總主教遣入噶襍是城異教人聞聖坡兒斐喇乙至會集多人於必經行處堆棘撒糞掘穿焚烟阻其去路聖主教至行之甚難緣伊等恨嫉奉教者乃如

此行然係魔與聖坡兒斐喇乙戰聖坡兒斐喇乙與衆奉教者

行之極艱難迨至夜方至噶襍城於此城內僅一小聖堂奉教

者亦稀寺廟甚夥偶像極繁城中有偶魁名瑪兒納斯梵宇高

臺備極華美創自古昔且法身魁偉巧匠鑿成工精像細多寶

鑲嵌衣服亦極珍貴於是聖坡兒斐喇乙牧其合喇斯托斯小

羣夫聖坡兒斐喇乙入境值是邑亢旱不雨城內人悉言因聖

坡兒斐喇乙牧此之故天怒不雨衆寺僧諭黎民曰瑪兒納斯

神語吾等皆係坡兒斐喇乙之故衆異教人乃會衆瑪兒納斯

廟祈禱祭祠求雨因伊爲掌雲雨之神遂狂呼痛禱並獻祭求

賜甘霖如是七日禱告而巡城仍不雨後奉教者男女大小計共二百八十人祈聖坡兒斐喇乙偕請十字出城公同祈禱天主降雨因懼餓死及怕衆異教者辱詈誹謗以爲奉教人之故不下雨遂命衆持齋當日晚入堂誦經至次日早持十字偕衆出城西行有一小舊堂乃爲阿斯克利皮乙主教所建亦係受多苦難者至則誦經畢往提摩斐受難及他聖之受難墓聖驅處祈禱畢已初時回城見城門緊閉緣異教黨見主教及衆奉教者出城閉而不令伊等入直竚立一時之久天主聞其僕坡兒斐喇乙等泣禱乃命南風大作摧雲施雨於是陰雲密佈雷

閃交作日落際大雨滂沱希臘國人觀此啓城門與奉教者曰

天主合喇斯托斯乃獨一真主宰衆全入堂甚欣喜異教人多

有信合喇斯托斯願受洗主教坡兒斐喇乙爲伊等啓蒙計男

一百零七女三十五孩童十四口共一百五十六人悉感謝天

主而回家雨降三晝夜方止田地沾足潤澤深透希臘國人復

入合喇斯托斯羣者計一百二十七人是年又另有一百零五

人亦受洗不第受洗且更守誠度日他外教者見之不悅尋各

隙執之時總領入城外教人需多金賄囑使窘逐奉教者如耶

吉撒突人令伊斯喇伊勒之爲苦工伊等亦如是苦累奉教聖

主教坡兒斐喇乙見衆受此苦難，虔禱天主，令伊等外教者改悔，釋奉教人之苦難，聖人命其役瓦嚕合，往外教人家取所種堂地之租，至彼此爭論不休，外教人將瓦嚕合扑撻至昏，死曳出村外，棄之。次日輔祭闊兒尼喇乙及他人由此過之，視之如死，五官閉，股肱僵，止存餘息，以板舁之入城，外教者見伊等舁瓦嚕合，以瓦嚕合爲死人，遂擊衆曰：何舁死人入城？因噶襍城之例，埋死人當於邑外，復曳瓦嚕合脛出邑，闊兒尼利乙輔祭告之。主教坡兒斐喇乙遂偕出趨至，求伊等不爲此無恩之事，用善言婉詞勸求，時外教人趨視者甚多，見聖主教堅忍謙和，

遂自相爭論不休，甚致毆打辱罵。聖主教及奉教人趁天晚，舁瓦嚕合入堂，見其仍有生氣，皆詳加照料。聖主教及衆於是夜悉代泣禱天主，瓦嚕合乃啓目開口，討飲畢，將始末語衆。次日早官率衆民入堂喧嘩曰：何爾舁死人入城，違我儕古例？不准者，聖主教遂出，衆見主教至，乃辱詈且欲擊，忽天主賞瓦嚕合力，刻卽愈起，持杖出擊諸佞黨，衆見瓦嚕合驚且懼，驚者量其必死而復活矣，懼者因其擊撻極疼痛，衆遂潰亂而奔逃，如古薩木松逐斐利，斯提尼人自瑪兒納斯廟，由是時外教人甚懼瓦嚕合。凡路遇者無敢再譏誚，聖坡兒斐喇乙感謝天主，因瓦

噲合痊愈之速，乃予伊及瑪兒克輔祭職，聖主教見外教人欺侮奉教人，遣輔祭瑪斯克往匡斯唐廷諾坡泐城，見阿兒喀底乙君，祈毀噶襍城之寺廟，并致函於匡斯唐廷諾坡泐大總主教伊鄂按，求轉祈君護庇，君降旨令鍵噶襍之廟，不毀之者，以免希臘國人猶豫，君遣伊拉喇乙官率從者，至所謂之兵卒，乃阿作特及阿斯喀羅納處者，迨至噶襍城，展讀君旨，後乃鍵鎖廟門，加以封，曾有三官被禁於圉圉，蓋彼處民以金銀賄欽差，求不鎖瑪兒納斯大廟，餘可任意封鎖，伊拉喇乙遂背天主而允之，他廟悉鍵封，偶被毀畢，覆君命，受財者雖陽爲奉教者，却

陰助希臘國人，然噶襍城人因有大廟未鍵，其餘諸廟鍵不足爲慮，故惡復萌，一如往昔，復辱毀奉教不休，維時其城有一異事，卽城內一著名婦人，名耶利亞，迨懷孕，臨月不生，痛難忍，已三日，延一收生婆至，亦不克生，痛尤遽，並請術士，亦無濟於事，虔禱不應，且痛更加，已七日矣，其夫並父母及親戚悉憂泣，並求瑪兒納斯廟，亦無濟於事，時城內有一婦至聖堂懇切祈禱，天主聖坡兒斐喇乙見其如此虔禱，詢曰：爾何求？曰：爲人愈病，聖人遂遣其往病者家，告之如何作，如何言，既至，令其父母丈夫戚族會集，語其家所有人曰：有一名醫，伊包治彼婦病好，令

我問爾有何許，衆曰：伊病痊得生，即將我家產與之，亦所甘。婦曰：果爾，愈後恐爾失言，須誓。衆舉手誓曰：如果此女病好，願爲醫之僕。此女死，我儕亦不能生活。婦人聞此言，遂向病婦曰：大神父坡兒斐喇乙告曰：天主子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治好爾之病，爾信可得活。婦刻分娩，且無恙。衆皆驚訝曰：誠哉！天主乃爲大，誠哉！神父坡兒斐喇乙乃大者。其夫及阿公婆並戚族母子，悉求主教領洗。主教命持嚴齋，與之啓蒙授洗。其子以己坡兒斐喇乙名，名之。計受洗者六十四人。於是合利斯托斯羣，遂漸加增。然外教之迫奉教者，亦日甚。視使奉教如僕隸然，累以

苦工，猶踐踏奉教之田園。因而教中人勢漸貧窮，直至無力完租稅。聖坡兒斐喇乙觀此景況，不忍於心，遂往切薩喇亞謁總主教伊鄂按，求允其辭主教職，或偕之往朝君，求毀其大廟，以冀減其勢燄。總主教伊鄂按偕坡兒斐喇乙於冬行難走崎嶇路，因爲不允其辭主教職，航海約十日，方至囉鐸斯島。彼有神師名波兒闊皮乙，乃極穎悟，且有先見之明。彼預知二位主教至，遂迎伊等，款待極敬，并知伊等爲何至，乃語如何辦理曰：宜先往見金口伊鄂按，伊必予爾善策。伊不入宮者，因太后不悅之，雖則彼有良友名阿瞞提乙，乃閹宦，司居寢室，係德行兼優

者金口伊鄂按薦爾等於閩人閩人克使爾等面君及后有所要求語於皇后然先言后將生子爲君其必悅如爾願因其現懷孕九月矣又聖主教等聞言甚樂卽告別嗣逾旬日至微贊提亞見金口伊鄂按言之金口伊鄂按曰是誠善卽求內監阿瞞提乙舉薦伊等輔助佑獲伊等爲克如願司寢室者遂詳聽如何在噶襍城奉教者被外教者欺侮等語乃曰爾聖神師等不必憂因天主合利斯托斯爲衆牧克護其羣爾衆須祈禱天主我將告后冀天主令其心慈施恩次日晨爾衆入宮面見后自語何求語竟闔者還宮次早阿瞞提乙遣人令坡兒斐喇乙

及伊鄂按入宮領見后后見主教等先語之曰降福吾聖師等伊等拜揖俯首后坐於床謂之曰祈爾恕我疏慢未迎迓至門外奈身孕不便爾儕祈禱天主爲我孕易生衆悉訝后之謙及待之優坡兒斐喇乙二人曰我等願天主降福爾腹如薩喇耶利薩韋特喇韋喀等欲爾腹易生且得活預賀后吉后命坐曰我知爾儕爲何跋涉遙途因阿瞞提乙已語我矣爾等所願者再可親語我爲克深知伊等遂祥語之如外教如何欺侮聖教人等后聆言曰爾衆師弗憂我冀合利斯托斯佐之求君得爾允所祈者爾衆勞苦多時亦憊乏矣現可退休我語君時代我

祈禱天主助我言竟乃厚賜飯銀時君至后所后曰有人自葩列斯提納至求君毀噶襍城內之廟及偶乃因伊等窘侮奉教之故君聞言曰吁此難爲之事此噶襍城內人烟稠密設折毀其廟激彼衆怒必不輸賦稅我國餉將絀且伊等勢將驚懼而逃散我想緩緩圖之不令本地教黨人爲該邑之官鍵其廟不令之祭祀使伊等知我不甚愛之漸可老實化向我教后聞言憂甚泣曰我等不助之天主合喇斯托斯必親輔其僕司寢室阿瞞提乙聞君后言悉告於主教等他日後召主教至曰我將爾欲者告於君君以爲難事爾等不須憂天主若願吾必屢煩

擾君令之自悛悟主教聞言感謝后恩主教坡兒斐喇乙忽憶

聖坡囉闊皮乙之預言乃曰爾善謀天主之事天主必賜爾男

將爲君爾必親見其秉權治國茂盛壽且遐齡后聞言充滿悅

樂現於聲色曰爾衆代我禱天主果如爾言生男無論何求我

將允爾我亦必多方護助之且於噶襍城中我將建一聖堂現

爾可安歸我將祈禱天主後果產男如聖先知言矣遂以已祖

斐鄂鐸錫乙名名之因君阿兒喀底乙父係名斐鄂鐸錫乙子

生而如有君服加身者爲表伊將爲君君甚悅闔城亦然后遣

司寢室闔往謁聖坡兒斐喇乙及伊鄂按代曰我合喇斯托斯

因爾之言，賞我子，爾等可祈天主爲我所生之子，克遐齡康健，我亦安而無恙，爲克成爾所欲求者，逾數日后，召聖主教坡兒斐喇乙及伊鄂按至，逐於備主教居之門，抱新生之子，俯首曰：祈降福我母子，爲如爾言，隨坐談諸益言，后曰：神師歟，我已憶何行克如爾願，聖坡兒斐喇乙曰：爾何所想念，悉由天主出，因我昨夜見異像，如立噶襍城中，瑪兒那斯廟，爾亦皆立，予我聖福音經曰：展讀之，我持而展讀，乃天主謂撒特兒言曰：爾乃撒特兒，爲教會磐石，我將於此石上建教會，地獄門不能勝之，爾與我曰：安和予爾，堅而勿懼，我遂醒，因此我悟天主旨，置於爾

心，此時爾願予吾儕何善謀，后曰：若合喇斯托斯願意，逾七日，此子可受洗，爾儕將所欲者筆之於柬，在太子領洗畢，出堂時，將此字柬與其代父，我令此代父如何作，我將輔弼，如天主所悅者爲之，伊等退，繕之，不獨折偶毀廟，尤書予教衆中貧而無依，及受諸苦難者，蠲捐田贍之，猶有諸多善舉，繕畢，待太子受洗日至，衆悉呼之爲君，因無襁褓，下生於君袍服上，受洗時，衆爭飾室壁，嵌以金銀，且皆服官衣新服，時有一著名者，抱君，覆之以君服貴袍，衆百官隨駕，衆百姓從之，衆悉着華服佩刀劍，觀此君榮甚威，聖坡兒斐喇乙曰：此世君，榮至極矣，然有終，須

知天君其榮福乃無窮者時入堂二主教傍門立侍持所書之
柬受洗畢衆悉退主教請之曰新君歟我儕祈爾允我所求者
藉彰爾君恩言竟將柬置於孩身后令代父捧柬宣讀爲衆得
聞誦畢治於孩身代父以右手令兒作首肯狀曰此新君乃第
一次降旨允諾絕不食言必如柬上所書行之衆皆駭詫皆俯
伏於地山呼萬歲降福訖因初爲君即施恩澤有福君阿兒喀
底乙因天主賜子且許爲君即降恩旨與后同深欣悅拜於天
主前謝之新受洗之孩入宮時后出迎之執其手親吻之捧之
至君阿兒喀底乙前曰爾誠有福因爾生而能見新君並施恩

澤君聞言甚悅后因之亦歡暢曰如爾悅可展其柬試觀之視
其所載何此乃彼第一旨首肯允者須踐言君令人讀之讀畢
曰此乃難爲之事然不允則尤難伊向吾子所求者乃第一次
不便食言后曰食言不但無光且伊等先語我在未生之前如
不允諾我亦與之無光君阿兒喀底乙令寫葩列斯提納主教
所求者太上皇允之亦書阿兒喀底乙斐鄂鐸錫乙二君允准
繕畢召二主教讀之曰此悉如爾所願善否曰善哉求君等遣
人往噶襍際須較第一遣者忠心爲克成君旨隨命乞捏吉乙
乃虔誠敬畏天主者命往噶襍依柬所載妥協辦理后賜聖坡

兒斐喇乙多金，在於噶襍城內建一石堂，并予多金贍諸奉教貧窮者，復贈路費，并賜切薩喇亞及噶襍城內聖堂所需金銀器皿，伊等隨至金口伊鄂按處問安，後乃別歸，嗣乞捏吉乙登程，往彼邑，亦將近囉鐸斯島，聖主教伊鄂按及坡兒斐喇乙求舟人泊岸，前往探望隱士坡囉闊皮乙，舟子不願曰：風不順便，忽狂風逆吹，舟甚難行，蓋彼隱士知舟子爲阿喇乙之徒，伊心不愛正教之主教者，故弗愿，時逾此島之海，因颶風波濤巨揚，衆悉驚恐，直至一晝夜，恐溺斃也，迨天明，聖坡兒斐喇乙稍息，夢見義德坡囉闊皮乙，現顯謂之云：爾勸彼舟子，背阿喇乙之

異端，消其滅擯，歸入正教，復啓蒙之，風卽息矣，聖坡兒斐喇乙寤，語聖主教伊鄂按及他人，隨令舟人至，謂曰：若爾願意得救，并我在舟者均獲救，須背阿喇乙之異端，歸入真正奉教，舟人甚訝，聖人發其隱密之行，量必天主所語，曰：吾背阿喇乙之異端，求爾等收納我，正教會中云：舟子言竟，風頓息，浪亦平，聖主教訓以聖書，爲之啓蒙領洗，舟行至瑪油馬處，距噶襍六里，遂登岸步行，至噶襍城，奉教人知彼二人至，悉誦聖詠，請十字欣忭，出迎入城，拜偶者見此，怒而切齒，然不敢措手害之，因聞君后待之甚優，有旨令毀廟，拆偶，故待之甚形謙遜，奉教者同主

教等請十字，至韋捏喇偶廟，此韋捏喇偶，乃赤身女像，噶襍城人甚敬之，至婦女敬之尤甚，衆悉叩拜焚香燃燭，魔乃居於是。偶中多人於寢間被其鬼幻所迷，如勸男女姦淫苟合等類，維時奉教衆人行於街前，魔驚恐，卽刻遯，播弄偶仆於地，原伊法身甚魁偉，仆際壓斃二人，卽辱詈奉教唱經者也。亦有多希臘國人見此奇蹟，歸信者，亦入堂求領洗，計男三十二人，女則七名，衆奉教者甚悅，因善牧回歸，并多人入聖教之故，有福主教伊鄂按在噶襍城居二日，卽歸切薩喇亞奉教者送至極遠，逾數日欽差乞捏吉乙至噶襍，率諸同僚及將軍兵卒等，城內百

姓見悉惶悚，甚至欲奔逃，次日早召城內官及民，宣示君旨，令毀廟拆偶，時聞宣讀，民悉號呼哭泣，亂擾不休，乞捏吉乙授兵卒憶令扑撻斥逐，不任衆民攪擾，而奉教者却悉悅，感謝君恩，同官軍入廟，拆毀之，城內計小廟不計其數，大廟有八座，日日廟，韋捏喇廟，阿坡凌廟，普囉些兒皮拏廟，疊喀他廟，耶囉納廟，縛兒突納廟，瑪兒納斯廟，獨瑪兒納斯廟，甲於他廟，大且尊，除此廟外仍有多廟及偶，如衢市道途壁墉房宇甬路院內田地無處無廟偶，約計旬日，奉教者及官軍將偶廟盡毀無存，除瑪兒納斯一廟未毀，因衆觀其華美，留爲聖堂用，衆悉願如此，然

聖坡兒斐喇乙祈禱天主，求示可否，誦經立聖體禮儀畢，有一小子曰：瑪兒納斯，廟必須拆毀焚燒，原其污穢不堪，曾流多人血祀魔矣，及其基亦宜盡出之，另作新基，以建堂可也。此童方七歲，卽出此言，料必其母令言，乃將童仆擊恐嚇，審訊誰囑言。此童乃作希臘土語，仍言當毀須焚等語，衆乃悟爲聖神所感而言之。然其七歲克語希臘言，一如成丁者，且無人教之，竟能自言，衆遂毀至廟基，掘基拋於路，任人踢之，不堪者見悉哭，奉旨之官軍入人家及各處聚偶於市，以火焚之，如是希臘國噶襍城拜偶之俗盡革，乞捏吉乙令城內異教百姓及官，悉樸實。

謙遜報復奉教人之仇辱，乞捏吉乙遂回朝覆命，仍依主教所求，留一支兵屯守，免復害奉教者。維時卽以瑪兒納斯廟原基，建一聖堂，太后耶烏鐸克錫亞畫堂圖，并三十根漢白玉柱，偕至內有二玉柱，王經五載落成，美麗較勝瑪兒納斯之廟。主教聖人感謝天主，合喇斯托斯，卽因先以血祭偶，此時獻無血祭於合喇斯托斯，更建貧者客寓，醫養義所，收合喇斯托斯羣以識天主言，漸漸馴熟，增長多人背希臘拜偶不堪之教，歸信合喇斯托斯。他希臘外教人，見甚怒懷妬，因見奉教逐漸增旺，如春華漸美，外教漸次如秋花之枯萎。有一次外教人與堂內執

事者不睦時一教中執事人與外教薩木普錫吸乙爭爲堂中
產歐打奉教者佐執事外教者輔薩木普錫吸乙外教者多於
奉教者遂被伊等擊斃奉教者七名被傷者無算乘勝羣狂呼
趨至聖坡兒斐喇乙處擬斃之主教知謂輔祭瑪兒克曰弟與
我儕須逃匿乃踰牆逃至一丐女名薩拉發家原女乃異教無
父母親族只有姑母一人時卧床病重女侍之主教及輔祭卽
匿於是而食飲之聖坡兒斐喇乙等當日居是及次日夜見亂
息回見及嚕合受多傷祇存呼吸院內一切悉被擄掠奉教人
刻往切薩喇亞語將軍將軍遣兵至剿逆黨有被殺及被扑者

由此時外教人不敢侮辱奉教者矣聖主教坡兒斐喇乙由是
時得安居彼丐女薩拉發感主教之勸訓及其姑母之痊愈悉
入教矣乃自堂產播田贍之主教欲與丐女擇配女不欲欲爲
修士主教悅遂予之此女從聖坡兒斐喇乙得職後齋禱度日
堪稱天主心者合喇斯托斯予主教能行奇蹟如三人曾被陷
於深窞中伊爲祈禱而竟毫無傷損又有一婦乃瑪尼叶乙之
異端人性甚懦誘惑多教中人入其教主教禱之伊乃斃卽忽
仆地無氣息並行諸他奇蹟爲榮天主合喇斯托斯彼牧合喇
斯托斯羣計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卽歸於合喇斯托斯大牧

首處其榮光尊貴於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二月二十七日

記憶我等義德父^坡囉闊皮^乙號疊喀坡利^特人識主者

疊喀坡利^特地濱噶利列^阿海、在瑪兒克福音經中、記言伊伊

穌^斯往噶利列^阿海、經疊喀坡利^特界、於此處、誠識主之^坡囉

闊皮^乙生焉、初爲修士、卽齋禱度日、較他義德修士、修功倍加、

時禁拜聖像異端出、首出此異端、卽係伊薩^鳥咧亞人、及列^鳥

禁叩拜聖像、謂拜聖像如拜偶然、乃將奉教者戮斃多人、并滅

擯衆主教、及誠信之君、與奉教人、然伊亦爲他人所滅、擯伊時、

此聖人如教會不欽傾之柱、與異端戰、卽異端之辱詈受人體

之天主言、與背供聖像、聖人遂駁斥證質異端之謬辯、伊等雖

暗設網罟、而聖人却克得勝、故其國如禽獸之性情、如獅吼自

野、覓可啖之、君怒、遂召聖人至、而執之、以杷杷其體、後乃下於

臭暗之獄、義德與瓦錫利^乙因曾與之友甚善齋禱、同修、至今

同受苦難、二人亦共之、以爲聖像之故受多傷、被囚於獄、直至

苛虐君斃時、不堪之君、軀靈滅後、聖^坡囉闊皮^乙及同難之友

瓦錫利^乙、及他義德士等、始得被釋、聖^坡囉闊皮^乙齋禱度日、

仍如昔，更引人歸信。合利斯托斯，至老邁歸。合利斯托斯矣，爲是在天上，觀其真聖容，并得二賞賜，卽謂供聖像，身受多傷，且被囚，及齋禱克己之度日也。

此日又義德發刺列乙之行述

聖發刺列乙生於乞利乞亞地，自幼卽拋親，適薩瓦堂之道院，齋禱度日，得修士後，繼得神品，逾數載，至錫喇亞之噶瓦拉城，距此三十里之遙，有希臘之塋墓，墓上建有一小廟，下則多魔居焉。凡經行者無不懷懼，因魔不第施鬼幻恐嚇，尤令獸傷行人。聖發刺列乙聞之，特意於此建一小堂，齋禱事天主而居之。

魔不悅與之爲鄰，聚其羣肆擾恐嚇之，必務逐去方休。因此處屬伊等已歷有年矣。義德發刺列乙望天主助，遂祈禱畫聖號，乃有膽如。合利斯托斯之軍，將魔消滅，如是日日戰之，至夜尤甚，恃天主之助，未乃勝魔，魔悉他遯矣。此後建一矮室，高三尺，寬相等，祇容屈膝俯首入而已。居此約十載，乞喇涅亞之主教斐鄂鐸喇。特至謁之，見其誦福音經焉，詢伊緣何如此度日，對曰：我有許多罪，須居此矮室度日，克己爲去其罪之苦。此義德發刺列乙自此處得益，克行奇蹟，醫人及畜之疾病，緣有此權，人多就之，爲獲身靈之醫治。緣此希臘國人距此近者，亦有信

合利斯托斯者，噶友勒城市居者，悉拜偶祀邪，因聖發刺列乙訓教，漸識真實。伊等信合利斯托斯之人，將希臘之廟墓偶等盡毀之。緣此將彼墓之魔趕逐潔淨，建一聖堂，每日誦經祈禱。嗣後仍如往昔齋禱度日，乃終登塔聖茲縛羅尼乙乃在耶嚕薩利木之主教，於利摩拏兒書中所載曰：修士撒特兒在名聖薩友都修道院，語我儕乞利乞亞之聖發刺列乙修士，言其爲修士六十年，未嘗間苦，且曰：此時乃天主賞我儕改悔之日，若失之，難免受審。

此日又記憶我等義德父提特，伊乃洞居之司祭，天主之所憎

者，人之嗔怒。若和平，天主將保護之，得救靈魂。伊居於山洞之道院，係司祭職，盡力成就聖人之真福。譬如一次有福之提特與輔祭耶烏噶喇乙二人交情莫逆，人盡訝其交誼之密。後二人被惡魔催成參商焉。如上堂不見面，見面必迴避，不向之掄爐。如是不和多日，弟兄等屢次敷和不允從。有一次天主命提特病垂危，失望再生時，憶其獲罪於弟兄，刻遣人往耶烏噶喇乙求恕。彼不第不恕，反加咒詈。時病已危，他弟兄掖耶烏噶喇乙至，爲永別。提特雖病篤，見伊等至，乃番身伏地曰：求父恕我，彼乃向他弟兄曰：我不恕之，不第此世，并來世耳。語此畢，奪臂

自弟兄力猛致仆，衆見時已無氣息，且啓口伸臂，聖提特忽病愈，起坐，衆見驚訝，悉問聖提特何解，聖人遂將始末默示，盡告曰：我病際，因我與輔祭不和，見聖神離我，并哭吾靈魂之滅亡，魔則歡欣近我，我故邀爾弟兄等，請輔祭恕我，迨伊至，我拜求恕，彼背我，見天神手持火苗之劍，向刺，彼不恤者即死，彼以手扶我，我即愈，衆弟兄聞言驚恐，將輔祭葬之，仍瞪目，張口，厥伸二臂，衆緣此皆謹慎於恕，交相恕宥，悉以天主罰爲戒，共憶天主所曾言，凡無故詈弟兄者，難免乎審判，聖耶福喇木亦曾云，凡因怒而斃者，其受天主審尤森嚴，戒之，時弟兄交相謂之

曰：天主誰若愛爾，即有大平安，夫聖提特因與弟兄相和，亦如和睦自天主矣，然聖人由此時毫不生怒，將怒滅盡，愛弟兄尤甚，以和睦爲之根源，以良心爲信天主之具，忍耐克滋生慈悲，必不嫉妬，并有他諸德，如真守齋，常祈禱等，因有福神師信聖經所云，宜謹慎理事，儆醒祈禱，尤宜誠心相愛，因愛能蓋多愆，每祭祀時，即憶愛天主及弟兄，較勝全燔之祭之訓，宗徒之言，誠乃驗之於伊，因天國不在飲食，實在義德安和，及賴聖神喜悅，是以義德提特度日甚安，其功修德得至天主前，其逝後聖體不朽，置於洞中，此洞中之聖人甚多，若天星然，其靈悉被天

神領至天，天神亦喜悅，如福音經曾言，其先爲罪人後改悔則在天，卽如昔者宗徒葩韋^初曰，天主安慰我儕，因來之提^特我儕同樂，因爾儕安慰，我等亦安慰，因提^特樂，我儕亦樂，因提^特神靈由衆出，緣伊之所禱，我儕能去怒，求恕罪惡於有窮無窮世，於我等主伊伊^斯合^斯喇^斯托^斯，乃愛慕安和榮福之主，并聖父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二月二十八日

榮記我等義德父及錫利^乙，聖^坡囉闊皮^乙，號疊喀坡利^特人，及十同受難守齋者，

義德父及錫利^乙，生當號伊薩^烏喇亞人列^烏爲君時，嗣及錫利^乙棄紅塵出家，卽虔誠守分度日，時值禁拜聖像，彼甚不悅服，是以惹人嫉，而被執打受多苦難，仍不順其異端，祇證傳真實，至死靡他，惟有^坡囉闊皮^乙佐之，聖父及錫利^乙被杷杷，如義德^坡囉闊皮^乙全身亦杷畢，後一同囚於獄，在獄多時，直至違理之君及刑役死後，義德父及錫利^乙同聖^坡囉闊皮^乙與他諸承認主者，方被釋，度日一如往昔，如修齋功，引衆進教，以善行訓人，如此行，主喜悅之事，多年有福者死期乃至，遂於祈禱中，感謝彼自幼所愛之天主，歡欣而逝矣。

此日又榮記聖致命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普囉鐵喇

耶吉撒突阿列克桑德喇亞城大總主教乞喇勃逝後，異端之

底鄂斯闊兒嗣其位，卽以異端佈散於耶吉撒突地方人，彼處

有司祭於聖教會書文，莫不深通周知，名普囉鐵喇乙聖人滿

被天主之悟及智慧，伊見廣衆被誘於主教之異端內，乃論合

喇斯托斯只一性之異端也，伊見之，急力敵擋伊等以不可勝

之言，大總主教底鄂斯闊兒怒之，尤願引彼歸己之異端，遂以

柔言誘，并尊伊爲司祭首，弗克撼其堅操，聖普囉鐵喇乙乃監

信如此，因伊曾受正教於至聖乞喇勃，卽先爲阿列克桑德喇

阿之大總主教也，嗣後第四次公會衆議在哈勃乞東城，適瑪

兒乞洋爲君時，爲駁斥底鄂斯闊兒之異端，議既定，乃革其職，

滅擯於教會外，被發於葩福刺國尼亞之剛格咧納城，在彼不

久卽死，底鄂斯闊兒被逐後，大總主教之位，由正教衆主教及

執事與衆人中選，祇虔誠聖普囉鐵喇乙實堪勝其任，然阿列

克桑德喇阿城之人衆底鄂斯闊兒異端者，如飲害靈之酖毒，

并異端之執事百性等，皆不許立普囉鐵喇乙聖普囉鐵喇乙

由正教立爲總主教，獲寶座時，亦在哈勃乞東，公會衆議正教

之事、定之時、值慶賀正教之平、異端皆亂、如尊貴執事七人內、
有司祭提摩斐號耶劉兒者、輔祭撒特兒、號蒙格斯者、伊二人
乃由底鄂斯闊兒而得成聖者、是以伊等充滿異端、其從黨亦
然、皆被聖教公會聚議滅擯矣、因不願歸與聖普囉鐵喇乙、且
於衆民中播傳異端、編造謠言、是以阿列克桑德喇亞教會、因
此口角、有一半歸新總主教、掌管新正教、有一半願底鄂斯闊
兒爲主教、詛咒哈勒乞東之公聚會者、緣此相爭、使傳言者聲
言聖普囉鐵喇乙乃貪淫者、因爲主教底鄂斯闊兒雖係被發、
而尙在後、普囉鐵喇乙納伊新婦、卽謂聖教會、并說普囉鐵喇

乙乃異端者、不勝總主教之任、聖人忍受異端之譏刺、只懼佞
黨之手、遂求救兵保護之、然仍恐百姓作亂、因民不遵官令、伊
時由斐瓦伊達地方來官帶兵、滅亂百姓、百姓以石擊兵、兵見
百姓至、避入堂內、此堂名些喇批底斯、衆民圍堂、擒獲時、以火
焚之、虔誠之君瑪兒乞洋聞之、遂怒、派多勁旅、爲安衆民之亂、
并遣人刈其城之麥、前因由耶吉撒突年年運入阿列克桑德
喇阿之麥、皇上又降旨、不許此麥入阿列克桑德喇阿城、運麥
由披魯錫亞運入京城、并削阿列克桑德喇阿城人與他產業
等、并不准唱戲說書、時求總主教普囉鐵喇乙轉求君施恩、赦

免伊等之罪，允其所求。聖主教走後，所求悉允。如還其城之糧，任伊等自由。天主之主教蒞其任，得數載平安。提摩斐號耶劉兒者，及其一黨，不欲改悔。主教乃革提摩斐等之職，逐出虔誠之君瑪兒，乞洋去世後，異端之徒復興，民漸起謠言，變亂不止。違理行惡，尤甚者如提摩斐號耶劉兒，乃流猾魔，詭詐及行邪術者，欺誑耶吉撒突之修士，即謂伊於夜內穿青衣，過所有修士屋，呼所有修士名字。伊問爲誰何，彼即捏稱曰：我乃神役，被天主所遣，爲使爾等不與普囉鐵喇乙爲伍，爲爾莫從哈勒乞東公聚會之教。爾曹宜立提摩斐號耶劉兒爲阿列克桑德喇。

阿主教云云，如是之狡猾奸詐，因魔輔彼，故得以法術誘惑衆人。伊等不明詭詐之仇，以僞教爲真，彼此相傳而允之。遂後議往阿列克桑德喇，阿駁斥，遂鼓勇猛之氣於無辜之正教，欲逐天主之大主教普囉鐵喇乙出教會。彼時提摩斐在阿列克桑德喇，亞以錢暗囑僞詐者，爲其羽翼。時底鄂尼錫乙總領未之城，而在耶吉撒突之高處。提摩斐同其黨執持器械，有偕來之衆修士，及二主教，即昔作主教，與其黨曾行異端而被革者。此二主教成聖提摩斐爲主教，並爲阿列克桑德喇阿大總主教。不顧聖教會之規，亦不懼國法，皆恃符迷亂者，及衆蠱惑之執。

事聖總主教普囉鐵喇乙見此亂起而無輔助者遂於夜中逃出城宿於嚴密處聖先知伊薩伊亞顯示令仍回城曰我現待爾欲領之聖普囉鐵喇乙見此異觀乃知己將受難遂歸入一小堂亂黨適各處尋覓普囉鐵喇乙後知其在小堂乃先錮閉堂門後則入而狠心撻之更刺以刃仍擊斃從者六流伊等血此日乃葩斯哈記我等合喇斯托斯為我等被釘日內即大瞻禮七此兇惡之心猶未已仍未飽食無辜之血更佈己之兇猛於死屍謂將聖人之屍以鐵練鎖之偕衆曳至城中或以物撻或割其體更有不仁者擄其屍使獐犬野獸噬之後則以火毀

成炭拋擲之並命違理之主教提摩斐登聖普囉鐵喇乙之寶座其以此座曾為聖普囉鐵喇乙之座時為不潔者所污矣如此兇殘聖普囉鐵喇乙後主教提摩斐號耶劉兒派己之兵趕逐耶吉撒突地方城衆正教之主教所遣之缺擅以己黨任之彼時正教主教及衆人等皆怒寄淚書所虔誠君列烏即嗣瑪兒乞洋位者并皇城總主教至聖阿納托利乙示伊等諸景況求救援阿列克桑德喇亞教會之辱君及總主教甚惋惜天主之大主教普囉鐵喇乙之被殺君乃復命大臣偕勁旅剿此亂民有斷臂割舌號令者有囹圄禁錮者主教提摩斐號耶劉兒

及其諸主教諸執事黨人，皆候正教審判之。主教判畢，不但革主教位，卽奉教之名亦滅擯矣。且發往噶納格列納城，彼師名底鄂斯闊兒者，曾死於是城。嗣其位者，另一提摩斐號薩羅發乞鄂勛，乃公正智慧博學愛衆，彼任阿列克桑德喇亞主教後，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合利斯托斯教會，遂得平安，其榮光讚頌於三位一體之天主，謂父及子及聖神，於無窮事，阿民。

二月二十九日

記憶乃囉瑪城我等義德父喀祥

喀祥乃囉瑪城人，其雙親乃名門巨族，彼自幼卽好學諸善書

無不窮究，爲藉得益，更讀天文算法理學等書，嗣詳考聖書得其妙諦，遂聰名頓開，度日貞節，一從純風，後離本城，往匡斯唐廷諾坡迦城，至金口伊鄂按等處，學熱愛等德，後入一道院得修士職，作成修士諸功，如守齋祈禱克己等神功，嗣往野爲度日無事擾，乃隱修焉，常被魔誘噬，困乏其身，嗣欲得聖神之力，乃出野適耶吉撒突城，及斐及伊達之道院，又尼特喇亞山，及阿錫阿彭特喀葩鐸乞阿等處之道院，伊見若許大神師，守齋度日，及諸修士，己功亦漸修至完全，遂建男女二道院於瑪錫利亞，作書數卷，甚有益於人身靈，據此可識作書人之度日如

何矣。此義德喀祥爲駁異端捏斯托兒並以辨論天主言受體童貞聖母作若許書分子諸修士而得其益者不少後遂至永遠常在所矣。

此日記憶我等義德父伊鄂按又名瓦兒莎諾斐者義德伊鄂按生於葩列斯提納十八歲受洗繼獲修士職漸學守齋之操緣其有德乃於達瑪斯克處爲主教矣居職未久其爲修士時之益幾盡改遂暗逃至阿列克桑德喇亞易名爲瓦兒莎諾斐爲人不識之由阿列克桑德喇亞往尼特喇亞山如孤子狀祈掌院收爲役掌院允予修士服伊恪事之夜則不寐常祈禱早

則持瓢至河濱擔水沿室置器滿注之此處曾有一狂修士不時辱謾聖人以穢水溺之呼以惡名鑽壁溺汚聖人之床故聖人衣多惡味院首知令瘋修士至欲施罰瓦兒莎諾斐伏地哭曰緣我不良方惹彼怒求爾恕伊因此院首遂未罰彼嗣義德院首斐鄂鐸兒知瓦兒莎諾斐之行瓦兒莎諾斐遂由此山適往耶吉撒突得先見之明克預知人意襄助聖教證斥異端者更著書加惠於人後以善終赴天國其榮光歸於聖父聖子及聖神自今至恒久及無窮世阿民。

（The text in this block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appearing as ghosting or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t is organized into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decorative border.)